

8月號

# 夏潮

## 論壇



探討的、批判的、進步的——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八月出刊 第一卷·第七期



### 台北市選情初探

### 論台大學生約談事件

「在野」黨外大聚會  
給李敖的最後諍言  
戴奧辛的震撼



# 何罪？

## 主活動份子被約談事件

每年的七月以後，台灣的大專院校先後進入暑假。平時熙攘着各級學生的校園，逐漸趨於平靜。但是就在大量學生離校返鄉的七月，台灣大學却傳出學生民主活動份子被安全單位約談的消息。熟悉台灣校園政治的人士鑑於以往校園逮捕事件，例如戴華光案、成大案，都是在放暑假的時期進行逮捕的，而為台大幾個民主活動份子學生，感到憂慮。

在耳語中傳播在黨外社會中的台大學生約談事件，據說是今年六月底甫自台大政治系畢業的一位同學，被當地安全單位約談。據聞，這次約談是爲了尋找台大學生與今年年初發生在台大校外的某種政治性傳單的關係。有些謠言甚至傳說被約談的台大學生多達五、六名。謠言並指出，在強大壓力下，學生已經做出了對自己極端不利的、不實的口供。

沒有人確知事情的真相，却有一股深入的憂慮、不安和恐懼在台北的黨外青年知識份子中，隨着不見得有根據的謠言到處彌漫着。有人甚至敏感到預測九月間將有例行的「大選」前的檢舉和逮捕。

面對着這些紛起之謠言，人們自然地想起從去年到今年台大一系列民主事件。「大學論壇社」因爲率先主張班代表聯合會主席經由普選產生，遭校方停社半年，到今年四月才得以復社。普選運動雖不曾成功，但台大黨外的學生候選人竟然衝破台大黨團強大周密的包圍，當選爲代聯會主席！此外，還有學校黨團和學生爭奪社團領導權的「醫社理事會」。這些接二連三的事件，使一向平靜的台大校園，起了一定程度內的激盪作用，對於一向要以壓、管、嚇等手段，就可以輕易使學生溫馴地服從的學校黨、團、軍訓、訓導和安全單位爲中心的校內支配性政治力，受到嚴重的挑激。

當然，校園外黨外民主和自由運動，對於一年來的台大諸「事件」，有一定的影響。但是，一年來台大學生的「學生權」(Student Power)運動最直接的原因，是校內國民黨、訓導和軍訓、安全工作人員長時期以來的顛覆、官僚主義、知識和文化極端粗陋、獨斷、專橫的作風。

事實上，全台灣的大專院校，目前只有台大發生了一些學生「不安定」的現象，其他的



# 「學生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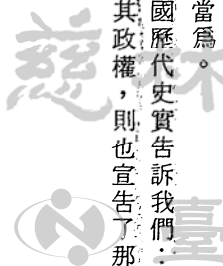
## ——論最近台大學生民

大專校園，一般地仍舊停留在冷漠、個人主義、荒唐：的情況中。至於台大這一年來的「事件」，還必需指出以次的特點：「台大學生的「學生權」運動，基本上還停留在少數幾個先進學生的範圍。這些學生的認識和行動，離開廣泛的一般台大生很遠，因此還沒有形成一股台大學生群眾性基礎；二目前情形下，爭議的焦點還停留在學生在校內的行政問題上——例如代聯會主席普選、學生刊物的言論自由，等等。學生們還沒有從廣泛和其他日常生活和學習問題上展開爭議，如飲食衛生、學生福利、課程、教師的選擇權，學生對教授學問品德的檢討權，校園中的性騷擾、學生對學校各種切身的行政舉措的參與權等等這些具有學生中廣泛、普遍、切身利害的群眾性問題去爭議，更沒有把運動開展到與黨外反體制力量以及社會上勞動運動、農村運動、消費者保護運動、保護生態、反對環境污染等國民運動結合的程度。不必說和先進國家的學運相比，即使與韓國、泰國、菲律賓和廣泛中南美洲的校園相形之下，台大的「運動」，仍然還停留在相當「單純」的階段。

對於目前程度的台大學生民主活動，政府安全當局更不可聽信來自顛覆的幹部的報告，採取鎮壓和逮捕的行動。

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在人人逐利的工商社會中，是唯一的一群有理想、有抱負、有正義感的一個社會層，擔負著對腐化社會提出警告、批判、抗議和改革的先發性的責任。對於一個誠心和人民緊密團結的政權，學生運動，是找出社會和政治問題，從而加以治療的途徑和方法。就如同身體發燒是體內存在着細菌性感染，並由抗體抵抗細菌的一個表徵一樣，學生的「不安」，是政治和社會腐敗、不合理、專制：的一個反應。聽從人民、學生、知識份子的聲音，在各個範圍內大刀闊斧地改革黑暗之政治、社會問題，而不是縱容黨團、軍特恣意破壞大學園的神聖自由，任意約談和逮捕學生，才是一個以民主、自由、進步自許的政府之所當為。

中國歷代史實告訴我們：任何古今政權，一旦發展到必需鎮壓、殺戮讀書人，否則不足以維持其政權，則也宣告了那個政權的終結。國民黨當局可不慎乎！



# 目錄

## 政治經濟

### 《國會風光》

18 表決部隊進行曲

16 「在野」黨外大聚會

— 蘇秋鎮主持「選政研討會」側記

10 吳挽瀾遭遇的難題

— 立委選舉黨內提名面觀

6 山雨欲來風滿樓

— 台北選情初探

### 《讀者投書》

4 ● 許世賢不如傅聲  
● 是誰在圖利商人破壞景觀  
● 燃燒電纜商人的生意經？

● 御用學者的胡說  
● 請保護花蓮的自然景觀  
● 雷根為何在中美洲耀武揚威

### 《社論》

「學生權」何罪？

— 論最近台大學生民主活動份子被約談事件

發行人 / 柯水源  
社長 / 黃溪南  
總編輯 / 蘇逸凡  
執行編輯 / 楊棄·康雄  
採訪編輯 / 洪錕·陳莫愁  
業務經理 / 唐榛

法律顧問 / 江騰堅·湯金全  
廣告顧問 / 進步廣告小組  
編輯部 / 台北郵政第29-247號信箱  
電話：(02)9151887·9142941

劃撥帳號 / 555202 黃溪南  
零售 / 國內每册新台幣50元 國外每册美金2元  
長期訂閱 / 國內：全年12期500元 半年6期280元  
國外：航郵全年歐美地區美金30元  
亞太地區美金26元  
港澳地區美金20元

印刷所 / 翊豪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大路640巷30號  
發行所 / 台北市泰順街59巷10弄12號4樓  
北美洲代表 / MR. JAMES NING  
106 ROOSEVELT BLVD.  
FLORHAM PARK, N.J. 07932  
U.S.A.

美西聯絡處 / MRS. San San Chen  
2627 Hillegass # 104  
Berkeley Ca. 94704  
U.S.A.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誌第3474號  
中華郵政台字第0791號執照登記為新聞紙類

台北總經銷：  
百全書報社 電話：(02)9245210  
各地經銷處：  
自強書局 電話：(032)224807  
國華書報社 電話：(034)559853  
大華文化服務社 電話：(035)228054  
英華書局 電話：(037)320810  
台中書報社 電話：(042)333363  
嘉聯圖書社 電話：(052)324581  
永茂書報社 電話：(062)234339  
天和書報社 電話：(07)3829975  
環球書局 電話：(087)323071  
民生書局 電話：(039)323765  
國民書局 電話：(039)543743  
花蓮文具店 電話：(038)322941  
紐約書局 電話：(089)322267

本刊文章歡迎轉載，但請註明出處。

海外訂戶請注意！

美金支票抬頭請寫

夏潮論壇社

／ 洪錕  
／ 陳成  
／ 邱國楨  
／ 黃沙城



# 夏潮論壇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八月出刊

第一卷・第七期

## 《追蹤報導》

22 20 監察院放水，計程車司機遭殃！  
人民的權益豈容鎮壓！！

——賀兆雄組漁船工會血淚斑斑

24 人生處處有青山

——訪湯女士談陳鼓應

25 是榨欺，不是福利

——中油興建勞工住宅糾紛事件

28 不容以「反共」之名「反民族」！

民族立場豈容打折扣？

## 《華人世界》

31 陳香梅為何改變反共立場？

●鄧小平又在對台推銷「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統戰新招

●鄧小平的神化運動即將展開

33 地球仍然是圓的

——給李敖的最後諍言

39 戴奧辛的威脅到底有多少？

「戴奧辛」的震撼

——廢五金回收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

## 環境與公害

45 公害短訊

## 《潛望鏡》

47 波蘭解嚴仍將是換湯不換藥

●北韓將由「金氏王朝」統治

●阿拉伯的卡式錄音帶文化

●雷根與中美洲風雲

華府酷熱中的冷冰冰陰影

——「辯論門」事件所帶來的衝擊

52 愛與戰爭

——來自拉丁美洲的呼聲

56 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新痛苦

## 世界之窗

## 歷史與思潮

61 徘徊大陸知識界的「怪影」

——對馬克思的「手稿」的爭論

67 日據下台灣史年表

76 72 巴札洛夫的虛無主義

「父與子」的啓示

——訪台大學生

## 藝文

／王司令

／甄民選

／林妍

／陳莫愁

／林台生

／陳英

／王曉波

／綠鄉

／郭純

／愛德瓦多·賈林諾／撰

／林海

／波／譯

／璞玉

／鄭學稼

／葉榮鐘 編

／李南衡 編註

／本刊編輯部

／徐曙



# 文季

第2期  
已經出刊!!  
絕讚發售中!!

## 黃春明最新小說「大餅」

本期文季  
焦點作品

李南衡小說連作：MADE IN TAIWAN, R.O.C.

新銳作品

- 東年：墨綠色的夜
- 張橫眉：彎刀·蘭花·左輪槍

評論

- 施淑：二〇年代文藝理論的發展與反省
- 許南村詩評：試論吳晟的詩

何欣：朱自清——一位最誠懇的教師

■ 唐文標：我的詩生活 ■ 郭楓：一縷縷  
希望的燃燒 ■ 尉天驄：記三個死去的同學

- 吳晟·趙天儀·蔣勳·新生代詩人·楊渡·楊傳楷
- 李疾的詩

文季雜誌社·社址：台北市木柵一支一五五號信箱·電話七〇〇一〇八〇——  
劃撥帳號：五七〇〇〇文季雜誌社帳戶·零售每本九〇元·訂閱全年四五〇元



● 訂價：國內每卷台幣100元 國外航郵歐美美金7元 / 亞洲美金5元 / 港澳港幣25元 (存書不多，欲購請從速。一次合購10本以上七折優待)  
● 郵撥帳號：555202 黃溪南帳戶 ● 郵政信箱：台北郵政29-247號信箱 ● 電話：9142941

# 買新“夏潮” 基金會典藏 不要忘了買舊“夏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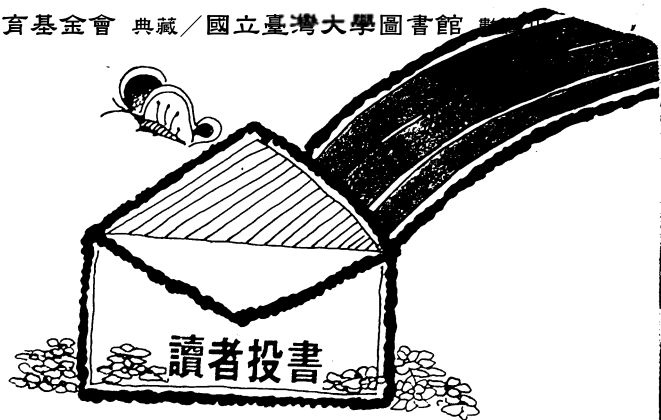
敬請珍惜民國67年舊“夏潮”第四卷、第五卷合訂本

當您翻開這一本中斷了四年，爾後復出的“新夏潮”，請您不要忘了四年前“舊夏潮”波瀾壯闊的一年，就是那一年，文學界掀起了空前激烈、燦爛的大論戰——鄉土文學論戰，就是那一年，黨外開始了行動上的大聯合，就是那一年，中美斷交突然宣佈了，也就是那一年，新人輩出、洶湧澎湃的大選舉，中途停止了……而“舊夏潮”也就在那一年停刊了……。

“舊夏潮”第四卷、第五卷合訂本  
第四卷中華民國67年1月~6月  
第五卷中華民國67年7月~12月

要目：

1. 鄉土文學論戰——  
    王文興教授談鄉土文學的功與過  
    論鄉土經濟與鄉土文學  
    胡秋原論王文興 nonsense in sense  
    中國人立場之復歸
2. 論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的歷史對照  
    諍言給「聯合報」副刊  
    為大老板服務的報紙
3. 黨外民主運動大採訪——  
    訪問康寧祥、蘇南成、康水木、余登發、黃順興、陳鼓應、周滄淵、張德銘……。67年大選選情分析  
    黨外民主餐會報導



## 許世賢不如傅聲？

編輯先生：

看到十五日的報紙實在令人傷心。許世賢出殯的消息竟小小的可憐，同日出殯的傅聲却佔據了一個大專欄。有些報紙甚至根本不報導許世賢出殯的消息。

難道一個為民主奮鬥了一輩，為地方繁榮奉獻出生命的政治家之死，不值得一個為了飛車撞死的小戲子嗎？

照這樣看來，可以想像，最近李登輝即將率領楊麗花歌仔戲團前往美國宣慰僑胞，假定不幸（我是說假定，不是真的），發生意外，我看楊麗花死亡的消息，一定比李登

輝死亡的消息佔更大的篇幅，說不定有些阿公阿婆還不知道李主席已經死翹翹了哩。

台中市 李阿土 上

## 御用學者的胡說

編輯先生：

日前讀了高資敏先生在中國時報的專論「用健康的溫情排解黨派異見」，心中詫異不已。他不針對黨外立委集體退席的原因作探討、研究問題的根源，反倒一如國民黨的大官員、御用學者般的引用一大堆外國人的東西，大談健康、溫情、共識，為民主擔憂。殊不知今天的台灣是一個只有口頭民主（當權者說著玩罷了）的地方，問題在於三民主義的實踐不徹底。

非但高資敏，就是林洋港之流開口就是歐美的阿狗怎麼說，閉口日本的阿猫怎麼說，而忘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怎麼說。外國東西好的學不到，專挑一些三流角色的話來唬人，若是有黨外人士引用外國進步的例子，就斥之不合國情，拒絕接受。高資敏可能忘了前些日子在立法院，孫運璿曾當面答覆黨外立委康寧祥，說：「我們之間沒有共識」。從當時的談話裡我們不難發現朝、野間毫無共識的基礎可言，更暴露出我們的政治是何等的 unhealthy、沒溫情。

讀者 陳忠義

## 是誰在圖利商人破壞景觀

編輯先生：

據報載花蓮太魯閣風景區因為水泥廠在附近開採大理石、石灰石，嚴重破壞自然景觀，心中非常難過。我因特地前往察看，真的發現中橫公路入口處附近、亞洲水泥廠、三棧、崇德蘇花公路管制站、火車站背面、清水斷崖的公路旁，都在進行採礦。原本秀麗的山水，被弄得滿目瘡痍，慘不忍睹。

花蓮縣富藏大理石礦、石灰石礦，開採礦石，增加就業機會，原是好事情，但是開發經濟不能以破壞自然景觀為代價，因為就是不開採礦石，也可以從其他方面的投資賺到錢，但是自然景觀一經破壞，將永遠不可能恢復原來面目，而且萬世萬代的觀光資源損失將無法估計。

我們強烈呼籲有關當局，對於礦務局和公路局，擅自專橫，有虧職守，圖利少數礦商的行爲嚴加追究。

台北市 愛山客  
一九八三、七、廿八

## 請保護花蓮的自然景觀

編輯先生：

我們知道夏潮雜誌一向關心環境問題，

在此園地我們要呼籲有關當局停止東部礦石的開發。

東部礦石的開發，美其名曰增加就業機會，繁榮地方。對於我們花蓮人來說，這些冠冕堂皇的話早就聽煩了。因為花蓮原本是一個純樸的鄉村，人民生活安居樂業，近年來突然來了一批淘金的礦石商人，一大堆採礦工人，賺了錢還不是拿回西部去享受，我們花蓮人賺的只是空氣污染和滿目瘡痍的景致而已。

但是如果維護了觀光資源，我們花蓮人將子子孫孫永遠享用不盡。

要繁榮地方，只要一個辦法，那就是保護花蓮的自然景觀，開發礦石對我們花蓮人一點好處也沒有。

花蓮人 七月廿日

## 燃燒電纜商人的生意經？

編輯先生：

自從台灣裡區燃燒電纜電纜製造戴歐辛的新聞喧騰開來，一般的評論都認為商人所以要燃燒是因為燃燒法成本較低，每公斤只要二、三毛本錢、粉碎法要二、三元本錢。其實這不是真正的原因。因為燃燒法浪費了可以回收的塑膠、損失銅、銅質也較差，損失的比節省的成本要多的多。

其實真正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有他們的生意經。第一、燃燒法只要一根火柴就可以賺錢

，不必要粉碎機、清洗槽的設備投資。其投資報酬率高得不得了。

第二、燃燒法雖然浪費，但是今天燒了明天就可以賣錢，如此錢滾錢，其資金週轉率又高得驚人。

所以，那些燃燒電纜的商人雖然明知燃燒法會製造污染、浪費資源，但是見錢眼開，他們還是要昧著良心去燃燒。

你們以為他們無知嗎？其實他們常常到國外去參觀，那一個不知道粉碎法。

你們以為他們沒本錢？燃燒了那麼多年，汽車、洋房漂亮的很，那裡沒錢？

灣裡人 七月十八日

## 雷根為何在圖 中美洲耀武揚威

編輯先生：

夏潮雜誌一向都很關心第三世界的命運，不知道對於雷根在尼加拉瓜海外作軍事演習耀武揚威的作風是否也有評論。

美國一向標榜「民族自決」，看看雷根的作風，似乎只有受到蘇俄侵略的國家才有自決的權利，雷根整天叫人撤出阿富汗，叫人不要干涉波蘭內政，我們以為他真正的支持「民族自決」，不禁對他肅然起敬。沒料到現在居然派兵到尼加拉瓜去耀武揚威，還說中南美洲不是新的越南，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雷根最近在電視上公然為詹姆斯龐德「

〇〇七情報員」及「超人」電影作廣告，一般評論說他有失國體。其實是他的英雄主義的發作。在第三世界搞英雄主義，其實就是帝國主義。雷根想要把演西部電影的那一套搬到國際舞名上，未免太落伍了。

高雄 齊悞生 上

七月廿八日

### 夏潮徵求贊助性榮譽會員

“夏潮”又出刊了，開始了再一次的漫長新征，在這坎坷艱辛的征途上，夏潮需要您——需要您的精神鼓勵與財務支持。

只要您——捐贈五千元(海外朋友美金二百元)，您就成為夏潮的榮譽會員，您就可以成為夏潮的永久性訂戶，更是夏潮的永恒之友。

榮譽會員郵檢帳號：555202黃溪南 帳戶 郵政信箱：台北郵政29~247號信箱

夏潮愛大家

大家愛夏潮



# 山雨欲來風滿樓

## 台北選情初探

黃沙成

### 一聲春雷驚醒夢中人

在國民黨堅持壟斷的政策下，因為市長寶座曾大受挑戰，於是高雄市、台北市便相繼淪為院轄市。二大都市的市民從此喪失選舉市長、省議員的權利。不幸的這二大都市也是台灣民間菁華聚集之處，於是，僅剩下的市議員和立法委員選舉，黨內外競爭之激烈便大大超過其他地區。因此在這二個地區，國民黨的招術也就花樣百出，日新月異。不過冷眼旁觀，國民黨仍然萬變不離其宗，論選舉，仍然是以贏得席位更重於贏得民心，於是許多紕漏、困擾、糾紛也由此產生。

話說今年年底的立委選舉，由於二年前國民黨市黨部的大意失荊州，使得國民黨連週前所未有的挫敗。黨外人士不但多人當選，而且是高票當選。國民黨在台北市主其事者——關中主委，不但灰頭土臉，而且風傳選舉結果危及其黨途。幸而，以關中個人條

件，在黨內也算不可多得的人才，其上峯乃極力庇護，以「留校查看」處置。因此，面臨今年年底的選舉，關主委的緊張和辛勞可想而知。

縱觀這半年來關中的野心可不小。他似乎不但想幫國民黨贏得選舉，而且還試圖對內加強團結，對外改善黨的形象。不幸的是，以今天的社會情況和國民黨的條件，關中這三個願望是互相矛盾的。果然，青年才俊「關主委」一出招，便連連敗陣下來。

為了加強黨內團結，台北市黨部自六月二十四日起至七月九日止，舉辦所謂的擴大聯合小組會議，說是要透過這種基層黨員大會徵求黨員對參加今年立委選舉登記黨員的意見。這些大會辦得固然熱鬧，但是馬上遭到黨外指責為期前活動，而更大的紕漏則出在黨內。七月九日的聯合報登出消息說執政黨中央政策、立法委員黨部與省市黨部，已初步決定，將支持現任立委提名競選連任。這一則消息，不但激怒眾多黨內「同志」，

而且被黨外視為笑話爭相傳頌。按黨員意見反映到七月五日截止，幹部評鑑到七月十日截止，從七月十一日開始，才正式統計黨員意見反映及幹部評鑑。聯合報七月九日這一則消息無異揭穿這一場黨內民主的假戲。於是「關主委」想藉着黨內民主來對內加強團結，對外改善形象的企圖至此落空了。

但是話說回來，以關中的才識應該知道，所謂黨內改革和民主，以國民黨習性的積重難返，實在是難上加難。善意的說法，關中是知其而不可而為之，惡意的說法，則是裝點門面而已。但是無論如何，這一場「黨內民主」鬧劇，對內欺騙「同志」，對外公然違法，其後果之嚴重，恐怕是要影響年底的選舉了。

對於關中和國民黨，和上述民主鬧劇同樣嚴重的還有雷渝齊的窩裏反。雷渝齊在立法院所提出的緊急質詢中，指出市黨部已屬意提名人選為：李志鵬、林鈺祥、譚幼華、洪文棟、蔡辰洲、高忠信、簡又新等七人。雷渝齊這一招不但揭穿了所謂的黨內民主的假面具，而且根本將市黨部的佈局攪亂了。按，不管市黨部和關中談什麼民主、改革，贏得今年年底的選舉，對他們個人才是重要的。如果雷渝齊所言不假，關中手上這份名單，雖然在民主人士眼中之善可陳，但就贏得選舉來說，絕不是一份爛名單，國民黨一抱定坐六望七的決心，並不是不能實現。因此，儘管表面上，關主委灰頭土臉，對於贏得年底選舉還是相當有把握的。

雷渝齊這一聲獅子吼，不但單內名單要

有所變化，恐怕整個台北的選情都有所變化了。

## 床頭金盡—— 黃聯富、周文勇的前車之鑑

據悉雷渝齊之所以出狠招，是因為他已得悉他已提名不成，故而反守為攻，企圖如果不能用打打談談來達到提名，最壞也有可能被誘以其它「權」、「利」。不過據消息靈通人士的說法，雷渝齊今年不但已不獲當年支持者的支持，而且今年基層黨員的意見反映也很不好，選落在王應傑之後。因此國民黨一來為維持其權威，不可能提拔一個向黨公然挑戰的黨員，一來因其經濟及群眾基礎不佳，輔選困難，國民黨不必多此一舉，白白浪費一個席位。因此提名可以說是完全不可能。

許多人鑑於以往國民黨的叛徒如許信良、張俊宏等因脫黨而成爲活躍的黨外人士，因此都不免對於雷今後的動向，以及國民黨如何處置他，而大感興趣。據了解，雷目前是按兵不動，以等待國民黨再出招再應變，故其真實動向恐怕連他自己都未決定。而市黨部這方面，據了解恐怕也不會對其採取首撞行動，最有可能是在選舉過後才看情況決定。如此一來，才可能牽制選舉前或期間雷某的言行。如果萬一雷某當選，到時歡迎他歸隊，處理起來也較有迴旋的餘地。如果雷低票落選，那應屆時再打落水狗也不遲。

雷渝齊爲何不獲提名？據悉關鍵所在是

他一上任便痛打民航局長，此公背景之硬，從此註定雷某黨途多艱。雷某雖然因爲個性不夠開朗和誠懇，故而人緣不佳，但他一上任，在國會的發言，其改革心態之強，有時也難免叫黨外人士側目。不過總的說來，他在立法院重要議案方面還是支持國民黨的政策，因此黨外也從不會把他視爲民主人士。如果雷某在黨內是屬於開明派，却是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另一個和他有類似情況的是新生代的發行人王應傑先生。

王先生創辦新生代之前已是台北市的名人，他曾任北屋公司的經理，也參加過六十九年的立委選舉，儘管他黨齡也相當長，却在各方面條件被市黨部都認爲不夠，而不獲提名。以新生代雜誌的言論來看，王應傑應屬黨內開明派，其處境不言可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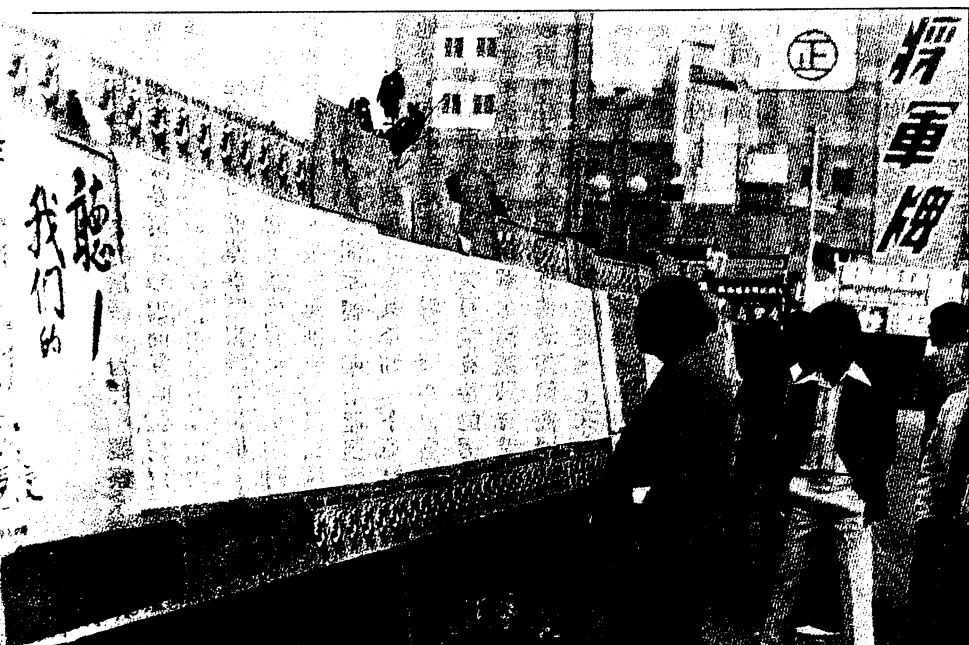
## 裏外不是人—— 黨內開明派的困境

雖然說中央和省市黨部已原則上支持現任立委連任，但是台北市二位現任立委却似乎沒有這福份。他們是黃聯富和周文勇。

據報載黃某已登記提名，但一般以爲他已不可能獲得提名。據悉，目前黃聯富已被洪文棟所取代，洪已在他的地盤——北投、士林、大同大肆活動。按黃聯富乃是前省議員黃奇正之子，黃奇正和副總統謝東閔是同一屆省議員，私交甚佳。黃奇正過逝時，黃聯富還只是大同區區長，六十六年他出來選

市議員落選，到六十七年他找上謝東閔終獲提名。據了解，當時國民黨之所以提名黃聯富，乃是爲了對付黃天福，結果在金錢和組織的推動下，黃勉強當選立委，但黃某也因此背負不少的債務。黃不但在立法院無法表現，而且經濟基礎每況愈下，也是「黨」這次不提名他的主要原因。

外面一般均轟傳國民黨將提名周文勇競



選商業團體立委。但是據了解，周文勇的主要地盤——松山簡又新已大肆活動，雖然市黨部傳出將支持周文勇競選商業團體，但敏銳的觀察家認為，這是市黨部的詐術。由於上次選舉，周文勇已背負大筆債務，這次根本不可能再投入區域選舉，市黨部不願浪費一席，因此誘他競選商業團體，而將他這一席讓給簡又新，而周見大勢一去，也樂得選商業團體。按周文勇為一製造「商標」的殷實商人，雖不算大財閥，但如不誤入「政途」，也不致於被債務所纏。他和黃毓富都是屬於同一類商人，只因好虛榮，貪圖方便，而誤入政途，但是在床頭金盡，利用價值消失以後，國民黨也只有離他們而去，周、黃之例可為許多人前車之鑑。

### 要錢也要名——

## 新光、國泰競相進軍國會

相對於周黃的日薄西山，洪文棟和蔡辰洲二位可是日正當中。洪文棟早已是台北市上流社會聞名的風流醫師，自從成了楊麗花的閨中密友之後，更為社會所傳頌，上次以四萬多票落選，令市黨部感到意外，今年他和楊麗花結婚，婚禮之鋪張，固然是楊、洪的富有和奢華，顯然也是某些黨政要人在推波助瀾，意圖藉着楊麗花在老人婦孺心目中的地位，經由婚禮加以強化洪文棟的形象。婚禮當天電視播出楊麗花專輯和婚禮現場，到圓山參觀的由黨政要人到一般小市民人數成千上萬，一般社會人士視為盛事，觀察家

則認為婚禮政治味甚濃，可視為洪文棟的選舉活動之一。

洪文棟的家屬也是新光的大股東，其父洪萬全曾任新光紡織的總經理，也是新光人壽的常董。這次洪某出馬，除了楊麗花這個超級助選員外，再加上洪家的財勢和新光可能動員的組織，洪某這次進軍國會似乎是十拿九穩的。

據傳，新光的另一位大股東吳火獅的兒子吳東賢，也可能到桃竹苗第二選區競選。一般均認為以新光的實力做後盾，洪、吳出馬必獲國民黨提名。

最近國民黨曾呼籲財閥集團盡量參與區域立委競選，其企圖利用財團的財力以減輕輔選的壓力，目的至為明顯。也就是在這種政策之下，蔡家最近開出了雙胞案。

目前蔡家雖還沒有正式的公告，但據瞭解蔡萬才有意出來競選商業團體的代表，蔡辰洲則參加區域選舉。據悉，蔡辰洲已獲台北市黨部的支持，但對於蔡萬才競選商業團體代表市黨部卻有意見。按市黨部既已勸周文勇退出區域競選，而將其地盤讓給簡又新，條件是提名周某參加商業團體，而且，市黨部既已安排蔡辰洲參加區域，便認為蔡萬才就不必出來參加商業團體了。理由是市黨部一次提名蔡家兩個名額必落人口實，其次，全省商業團體只有兩個名額，北部一個，中南部一個，既已準備提名周文勇，便不可能再提名蔡萬才出來。不過，蔡萬才自從上次參加區域選舉之後，因為不勝區域選舉奔波之苦，早已決定下一次參加商業團體立委競

選，且已獲得中央的承諾。因此，觀察家選並不完全排除蔡萬才參加商業團體競選的可能性。

在台北早已盛傳蔡家家族有裂痕，據說，為這次立委選舉，蔡萬春和蔡萬才兩系之間的芥蒂更深了。按市黨部支持蔡辰洲不是沒有道理的，蔡辰洲年輕，較有發展潛力，也易於駕馭；蔡萬才以其年齡和在商業界的地位，市黨部是拿他沒辦法的。

據傳市黨部這一次可能支持的另一隻大金牛是高忠信。據瞭解，高某只有受過小學教育，許多人都很疑惑他是如何通過檢覆的。但是高某的實力不可忽視，上次台北市議員競選，他支持四個人當選，他的地盤主要是在木柵、景美區，指南客運公司的財力及指南宮的善男信女，都是高忠信的政治資源。市黨部對於實力如此雄厚的候選人，當然不可能忽視。尤其今年年底選舉，台北黨外候選人個個實力堅強，給予國民黨很大的壓力，為尋求高當選率，市黨部不願高忠信的形象，而予以提名，也並非不可能。

## 贏得選舉已不易 ——台北黨部面臨的困境

關中以學者身份從政，時時表露改革的企圖，無奈現實政治的複雜與國民黨的包袱，都不容做更多的發揮。前一陣子黨內民主的改革鬧劇落幕之後，留下來的將是一連串棘手的問題要面對：

一、金牛問題：我們不知道「關主委」



是否特別有愛於大財閥，不過，以目前傳聞中可能提名的人選——蔡辰洲、洪文棟、高忠信——來看，金牛幾乎佔提名人選的一半，這將給予反對派一個強烈攻擊的藉口，因此，縱使這些金牛靠着其本身雄厚的實力當選，減輕了市黨部輔選的壓力，今年國民黨在台北市也將贏得很不光采。

何況金牛之間又矛盾重重。譬如蔡萬才和蔡辰洲之間的取捨，蔡萬才和周文勇之間的取捨，還有因為雷渝齊事先已將市黨部的底牌掀了，名單勢必有所更動，到底要做什麼樣的更動呢？這也是要大費周章的。據悉。在這個變動中，最有可能被刷下來的是高忠信，但是對於國民黨來說，這樣一個有群眾基礎的地方級金牛不好好運用，對於贏取選舉也是頗為可惜的。如果雷渝齊在緊急質詢中所透漏的名單不錯的話，今年國民黨想借助金錢和女人來輔選，必然是贏得不光采，而且也必然是贏得選舉失去民心。

第二，雷渝齊式的窩裡反，近年來雖然屢見不鮮，但是雷某是聰明人，其狠處正是能屈能伸，對於這樣的角色，市黨部不能大意。目前雷某和市黨部均按兵不動，這並非意味着市黨部不須擺平雷某，而雷某也絕不是因此而畏縮了。

第三，近幾年來立法院通過一連串的惡法，在社會上又發生了一連串案件，如林家血案、陳文成博士案、李師科案、王迎先案、嚴重的經濟犯罪，再加上其他的敏感問題，如中國統一問題、台灣的命運、接班人間題……，這些都會成爲黨外競選時攻擊國民黨的體裁。

黨的體裁。

據報載，國民黨有鑑於此，已經成立「黨外言論評估小組」，對「黨外」言論採用了傳播學上最常用的內容分析法，針對「黨外」的言論內容深入分析，並擬定應運措施。雖然如此，由於上述各種惡法和案件，國民黨顯然要負最大的責任，因此國民黨候選人，縱然有專家在背後撐腰，也是居於守勢，甚而如果過份爲國民黨開罪，還會遭來選民的惡感。總之，當國民黨的作爲是反潮流、逆潮流時，國民黨的候選人要抵擋黨外順潮流的民主要求，是戛戛乎其難了。

### 曾多粥少—— 黨外試圖開闢新票源

到目前爲止，黨外可能參選的候選人，是江鵬堅、黃天福、康寧祥、孟祥柯。康某年來雖屢遭新生代圍剿，一般均認爲他的實力在台北黨外中還是最紮實的，因此他的當選是最沒問題的。但是也有觀察家不以爲然，認爲康的一些知識份子票及黨外鐵票，將被江鵬堅和孟祥柯挖走許多。兩年來新生代的打擊，到底對康某發生了多大的作用，從年底康的選票也許或多或少可看出一些端倪。

江鵬堅律師是美麗島大審的律師，這是他最有力的政治資源，他爲人熱情誠懇，朋友也很多，但某些對選戰有經驗的黨外人士都擔心他能否充分掌握人力。到目前爲止，他的聲勢雖然是最好的，但他不見得能撼動

黃天福、康寧祥的細胞。在宣傳上，美麗島事件已不太可能激起民衆的情緒，唯一較有利的，他是林義雄的律師，林家祖孫還未入土，兇手也還未到案，這是一個好體裁，但能煽動多少群眾情緒也很難說。

黃天福是「美麗島」雜誌發行人黃信介的胞弟，上屆立委選舉，他以美麗島家屬，再加上平常黃家奠定下的基礎，而得以當選，但當美麗島案不再能激起民衆的情緒時，黃的實力便有待考驗了，而由於江鵬堅和孟絕子的崛起，許多黨外均非常關切黃天福年底的選舉。

孟祥柯是最著名的助選員，他曾爲許榮淑、陳鼓應、陳婉真、林正杰、李信志等黨外人士競選，如今他要做候選人，這些被他幫助過的人必然會有所回饋，所以他的助力應該不少。一般均認爲孟某的介入將對年底的選情產生相當決定性的影響，因此他的進退已經成爲黨內外注視的焦點之一。

前一陣子，台北市議會八位黨外市議員曾醞釀組後援團，屆時能否組成，組成之後又如何支援，這些必然也會影響年底黨外的成績，對整個台北選局也必然有相當大的影響。

目前黨外四個可能出馬的候選人，因爲經濟實力，必然的會互相挖走部份票源，因此年底黨外要保持兩席固然不易，要獲得三席就難上加難了。不過經過這次選戰，也必然會爲台北的黨外開闢新票源，所以縱使在國民黨「金錢、女人」的招數下光榮敗陣，黨外也絕非完全沒有收獲。

# 吳挽瀾遭遇的難題

邱國禎

——立委選舉  
黨內提名面面觀

## 一、參選意願的低落

今年增額立法委員選舉，國民黨高雄市黨部辦理黨內提名，登記情況不很理想，曾引起廣泛的注意，原因主要是在於參選意願低落，顯見選舉參與的觀念及型態，已屆臨重大蛻變的時刻。

## 新人參選好的現象

也許有人會以辦妥區域部份提名登記的人數，來證明國民黨員的參選意願並不低落。因為，比較登記人數已由六十九年的十六人增為今年的二十人，增幅是百分之二十五，如此成長率對改制已四年的高雄市無疑是難得的現象。

## 派系勢力逐漸式微

可是，只要略為深入了解，便不難看出登記「量」增多的表象，仍無法完全掩蓋參選意願低落的事實，百分之六十五的登記者都是在最後一天辦妥登記，前六天的情況則既寥落又顯得相當不尋常。

據了解，二十位登記者中，有數位早有

伺機而動的意思，但這次登記却出於「被動」，另有數位自量絕無被提名的可能，參加登記的目的純為「擺姿態」或打知名度，因此，真正參選意願強烈而志在必得的並不多。

現任黨籍區域立委全部未在登記之列，新人簇擁而出誠然是個好現象，不過，現任立委只在位一任三年，便紛紛放棄蟬聯機會，或聰明的捨難就易，衡諸其他選區都沒有這種嚴重情況，就未嘗不是不尋常的現象。

已有很多評論指出造成參選意願低落的原因，歸納起來，不外下列幾點：①競選投資過於龐大，選舉已被視為畏途；②三年任期太短，能力難以發揮；③立委選舉是採大選區制，競選不易，多數存靜候徵召心理。

除了這些原因之外，根據記者分訪的幾位人士透露，應該還有下列幾點：

——過去，國民黨選擇提名人選，似較偏重經濟實力和地方派系勢力的均衡，長期以來，已經有形或無形的造成「排拒」作用，有才能而無經濟實力及未依附地方派系勢力的人，不敢貿然嚐試。

——財閥或財閥支持的人，已經覺醒到在立法院不如過去那樣容易取得政治或經濟上的利益。

——地方派系勢力過去在地方上能呼風喚雨，歷屆選舉幾乎都有派系勢力無形的手在操縱，近年來，都市型態與結構的急遽轉

變，派系勢力逐漸式微，再加上黨部主委吳挽瀾公開表示過要排除派系因素，造成地方派系意興闌珊。

## 將為選舉開創新頁

——黨籍立委在立法院論政必須接受中央政策的指導，已經是眾所週知的事實，過去三年中，多項法案的不盡符合民意，使得有抱負的黨籍人士對中央政治產生疏離感。

諸多原因相積相累，事實上，六十九年時，已稍露參選意願逐漸降低的跡象，當時如無財團支撐熱鬧場面，今年的情景就不致會讓人有反常的印象。

吳挽瀾走馬上任才幾個月，而且，相當可能地會被以今年立委選舉的輔選成績，作為他未來黨內前途是否坦然的衡量標準，因此，儘管登記的最後結果令吳挽瀾鬆了一口氣，但如何提出最理想的人選，參與立委選舉，相傳，吳挽瀾還要費一番心思。

依照登記名單來看，那並不是一份最理想的名單，從名單上也可看出吳挽瀾四個月所努力的方向，不論如何，吳挽瀾的努力不容置疑，假設未來的提名作業完全根據這份登記名單，吳挽瀾雖然必須在輔選上肩起更多困難，但是，只要他能掌握難得的契機，必能為高市選舉史開創新的一頁。



多少選民的投票受了金錢與暴力的影響。

## 教育選民最佳時刻

政府一再宣稱要制止金錢介入選舉，既然多數有經濟實力的人，被競選的龐大投資壓低了參選意願，吳挽瀾如果能締造最少金錢介入的局面，將會為全台灣地區創下可茲

遵循的範例。

另外，吳挽瀾還可藉這個機會奠立選舉參與的正確觀念，並端正遭到嚴重破壞的選舉風氣，今年應是教育選民的最佳時刻。

參選意願低落並不是吳挽瀾的責任，可是，參選意願低落必然造成人才難求，因而造成輔選困難的結果，而這些都是吳挽瀾必須面對的考驗，如果吳挽瀾是有理想的領導幹才，那麼，這些考驗就是他創造歷史的契機。

二、缺乏有計劃的培育、適當人才難求

國民黨高雄市委登記名單被認為不盡理想，已是普遍性的看法，一般並預測，除非市黨部另有錦囊妙計，否則，在未來的選戰中，不僅只是輔選吃力而已。

吳挽瀾雖然從未有過人才難求之嘆，但是，以國民黨未來在高雄市可能面對的黨外競爭力量，市黨部能自提名名單上精挑細選出最優秀而且適當的人選，確實不多，因此，吳挽瀾此刻的苦衷不難想見。

## 合格條件人選難尋

分析登記名單，二十位登記者中，高中程度有二位，專科學校五位，軍事學校三位，大學以上九位，特考一位，其中所學與法政有關的則只有三位；假設籍貫是提名的主要因素之一，那麼，市黨部可以選擇的對象就需減掉一半。

人才難求的主要癥結，也許就在於市黨部擇才的範圍，以及參選人才的培育缺乏有系統的計畫。

今年的增額立法委員選舉，是高雄市改制以來的第二次，也是高雄市單獨劃分中央民代選舉選區後的第二次同類選舉，過去三十多年政府所辦理的選舉，已使民衆認識了地方民代的角色，對於中央民代角色的認識，則尚在學習過程。

目前，幾乎是大多數所謂不理想的批評，都著眼於名單人選的社會聲望和贏取選票的實力，甚至在討論替換人選時，也以慣有的選舉角度和地方民意代表的條件，作為衡量的標準。

## 應具中央民代能力

立法委員和國大代表、監察委員所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立法委員和省、市議員的角色層級，也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可是，不但一般選民很少作嚴格的分辨，連市黨部所揭示的條件，也沒有特別強調立委人選所應具備的能力。

誠如前述有關角色層級的問題，議員級人才可以經過培育和自我提昇，而晉級躋身





他們千辛萬苦地擠入立法院，只為了「木偶式」的表決嗎？

於中央級政治圈，不過，這必須以能力為先決條件，而不是只要能勝任議員角色，就能勝任立法委員角色。

## 缺乏完整培育系統

吳挽瀾一度會將擇才的眼光放在現有黨籍議員身上，顯然是求才若渴。反觀六十九年高市由市議員晉級的黨籍立委，在立法院

的表現，事實上，由於受了角色能力的限制，只能達到差強人意的程度。

現階段國民黨的作法，是爲了輔選而擇才，於是，往往爲了輔選上的便利，致使政治權力集中在少數秀異分子或集團，如此所造成的權力結構，必然會衍生選民冷漠與真正人才不易出頭的結果。

國民黨訂有相當完整的黨務人才培育計畫，却獨缺參選人方面之有效培育，所以，每當選舉就不得不偏向地方派系與經濟實力的抉擇，或有人才難求的窘狀，實在也是無原因的。

人才的培育與儲備，可由中央黨部訂定長期計畫，對於高雄市的政治環境這項計畫尤其迫切需要，今年的增額立委選舉情況，應可作爲國民黨寶貴的經驗，分別中央和地方不同的層級，擬訂個別或交叉的培育計畫，也許就不會在尋求人才時再出現捉襟見肘的景況。

## 正確運用組織力量

而且，國民黨還需有正確的信心，正確運用黨的組織力量，只要國民黨肯栽培真正有才幹的新人出頭，一定可以做到成功的動員，因此，黨籍人士的個人社會基礎也可得到相乘作用，黨部的擇才眼光應放大視野。

高雄市的選民結構，多年來已逐漸產生明顯的變化，對於政治人物的要求與選擇，也愈形嚴苛，同時，長期以來高雄政壇有太

多一成不變的面孔，選民求變心態的愈形強烈，同樣不容忽視，國民黨在人才培育方面就更顯得刻不容緩了。

吳挽瀾來自中央黨部組工會，曾經實際參與加強基層組織和人才培育的研擬、執行，相信從今年增額立委選舉提名及輔選，必可給他很多可貴的體驗，帶給高雄市黨部一番新的作爲，使以後的接任者免除人才難求的難題。

## 三、軍區提名問題的商榷

歷屆的各類選舉，國民黨高雄市黨部都要預留名額由各區薦舉人選，早已成爲難以更易的慣例，但是，這個慣例在今年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參與今年增額立委黨內提名的大陸籍人士，曾在黨部舉辦的「登記同志座談會」中紛紛陳述軍區提名的不妥當性。

## 可能面臨強勁挑戰

問題的發生，是基於下列兩點因素：

一、軍區薦舉的人選必須佔一個名額，造成市黨部提名上的困擾。無論這項人選是男性或女性，這個困擾都同樣存在。

六十九年的區域立委選舉，國民黨籍候

選人士共獲得約二十五萬張票數，其中，當選的有效票數只有二十一萬張，如扣除張榮顯報備當選的三萬六千餘票，那麼，國民黨實際能動員的有效票只有十七、八萬票而已。

以目前的情勢預料，國民黨未來在高雄市所面對的挑戰力量，可能非常強勁，因此，如果國民黨掌握的有效票能夠確實動員，而且提名人選又很恰當的話，應可支持三名上壘。

在五個區域立委席位中，有把握獲取的三席，對國民黨而言，還是不夠，據了解，國民黨今年是以五席為目標，最壞的情況下也不能少於六十九年的四席。

但是，在有把握的三席中，要是包括了軍區提名的一席，如何分配其他兩席，又如何可在可資運用的票源之外再多獲取一席，便成為吳挽瀾的兩難問題。

二、提名原則不可避免的會受籍貫因素的限制，軍方如堅持保留一個名額，勢必造成其他大陸籍人士參選管道被堵塞的現象。

## 提名將受籍貫限制

高雄市市民的省籍分隸情形，大陸籍市民共有二十一萬餘人，佔了全市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七，雖然比六十九年減少了七千餘人和百分之三點四，但是，純就比例而言，確已足夠推出一位維護他們權益的代言人。

問題的關鍵是：誰是這位代言人？又該如何產生？

## 有效掌握眷區票源

近年來，有二種現象相當值得重視。許多海軍人員或退役軍人有了難以解決的困難，並不一定會找軍區選出的立委幫忙；七十年代市議員選舉，以「反叛」角色出現的賈美珍，竟在左營區獲得四千五百餘張的選票。

左營區的投票率一向不低，六十九年的增額立委選舉是百分之七十四，七十年的市議員選舉是百分之七十八點五八，以七十年的高比率為準，那年左營眷區一共開出一萬八千餘票，而計算其中的有效配票僅有一萬一千餘票。

左營眷區的有效配票只佔實際開出票數的百分之六十三，換句話說，軍方配票的有效比率很低，實際只佔眷區選民的百分之四十九點五，其餘超過百分之五十的選票，有一半是持冷漠態度，另一半則「游離」掉了。

賈美珍在軍眷區共取得三千五百餘票，佔眷區開出票數的百分之十九以上，如以各別眷區統計，有些比率甚至更高，比方：祥和山莊取得百分之四十一點八二，復興社區百分之二十四點五三，復興里也有百分之二十三點八七。

賈美珍的個案是一項不容忽視的事實，並具有頗堪深思的意義。軍眷區的社會結構與選民心態，已經轉變到必須予以正視的程度，任何企圖壓抑的作法或無意的忽視，都會使問題變得愈形嚴重。

今年的黨內提名登記，大陸籍人士多達十名，佔了登記總人數的百分之五十，其所呈現的又是另一層意義。

總結來說，眷區選民的動員已經不如過去準確，眷區不再是閉鎖的社區，眷區選民跟著區外選民一樣有求變的心態；最重要的是，新一代的軍眷和一般大陸籍市民，意欲突破參選管道的心理也愈來愈強烈。

## 只宜疏導不可堵塞

這是一種趨勢，只宜疏導，不能一味地漠視或堵塞，根據可靠的消息指出，軍區提名似成定局，所以，吳挽瀾的難題，除了提名人選的抉擇之外，還有輔選成敗的莫大壓力，觀諸未來所需面臨的選局，要想吳挽瀾有突出的表現，就顯得近乎強求了。

## 四、婦女名額 煞費斟酌

今年增額區域立委選舉的黨內提名，高雄市由於現任立委于樹潔決定退出選戰，而引起各界對於婦女保障名額的種種揣測，使婦女保障名額儼然成為這次黨內提名眾所矚目的焦點。

婦女保障名額在選舉中，一向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有時甚至被過度

高估，往往因此造成選局的意外高潮。六十九年，于樹潔參選的那次情況，便是一個相當顯著的例子。

## 提名作業 · 產生困擾

當時，根據預估，軍方推出于樹潔參選，一方面有軍區支持，一方面靠婦女名額的保障，不僅可以使她輕騎過關，讓國民黨穩得一個席位，而且，還可以用她來牽制黨外的競爭力量。

將婦女保障名額作如此高妙的運用，未嘗不是一箭雙鵰的絕招，却未料到挑戰過於激烈，輔選單位的配票作業一度顯得很吃力，于樹潔後來雖然以五萬餘票當選，超出預定當選票數太多，實在是該項名額被過度高估的結果。

當然，這種情形也可以另一角度來看，六十九年時，黨外參選的女性是趙綉娃，當時她的聲勢與實力都被國民黨高估了，因此，才會在全盤衡量後推出于樹潔與她抗衡，企圖運用軍區的選票將趙綉娃擠下榜。

不過，無論以什麼角度來追溯六十九年的情勢，今年提名登記的情況，在于樹潔放棄而軍方薦舉男性人選後，事實上，在主觀印象方面，不但使提名作業產生困擾，未來的輔選也可能會較為不易。

## 兩位女將 · 實力難估

目前最被認為困擾的是，假設今年仍照六十九年的提名方式，五個名額中，保留一個名額給社會人士，開放一個讓黨籍人士自由報備競選，其餘三個名額提名二男一女，軍方既佔一個名額，那麼，婦女名額是否提名？

除非國民黨改變方式提名四個名額，否則，婦女名額的提名與否勢必要費盡躊躇；再說，即使國民黨真正決定提名四個名額，依現有登記情況，婦女名額如何提名，同樣夠國民黨斟酌的。

這次辦理黨內登記的女性只有郭春江、龍鳳鳴和賈美琳，其中，除了龍鳳鳴有六十九年的一萬八千餘票實力之外，其餘兩人的實力則難以預估，也許今年黨外不會出現強勁的女性對手，但以三名女性的情況，仍然不能使人有太樂觀的看法。

## 策略運用 · 不盡合理

婦女名額提名與否的考慮，似乎都被定著在輔選的難易度上，站在政府爭取席位的立場而言，這也無可厚非，不過，以國民黨現在立法院的優勢，如太執著於席位的評價角度，却顯得太不必要。

過去，運用軍區選票支持婦女名額，其實是不盡理想的作法；長期以來，婦女名額已成爲國民黨在選舉中策略運用的籌碼，也是不盡合理的作法。

今年高雄市的女性選民約在三十五萬人

之譜，約佔達總公民數的百分之四十八，因此，對於婦女名額的考慮，應該著眼於代表性與角色功能。

婦女保障名額的意義，是爲了保障女性，正如職業團體及山胞的特別劃分出來選舉，是爲了保障其各別利益的目的，那麼，對於婦女保障名額的提名考慮，當然必須符合政治上的代表理論。

## 婦女選票 · 不可捉摸

從這個觀點來看六十九年的提名，由於眷區女性所佔全體女性選民數的比率不高，便可看出婦女名額自軍區中產生，也有其不盡合理之處。

今年軍方薦舉男性人選，市黨部在提名感到困擾之餘，對於婦女名額的考慮，正可做一番深刻的審視與檢討，肯定三十五萬女性選民應有真正屬於她們的代言人。

最近，有關職業婦女遭遇性騷擾的問題，曾經引起非常廣泛的注意，但是，在立法院竟由男性立委提出質詢，這就不只是女性立委應該感到汗顏的問題了。由此，或可爲提名應提名真正能作婦女代言人的理想人選，提供一個充分的理由。

也許，國民黨並不一定喜歡特別偏重婦女代言人的問題，而提高婦女意識，或者使婦女選票的動向變得不可捉摸，但是，作爲將選舉導向正確而可取的目標上，讓婦女保障名額歸位到其應具的角色目的，却是相當具有意義的。

## 五、徵召與否 舉棋不定

目前，國民黨高雄市委的黨內提名作業，正在開始進行第一階段的黨員意見反映，另一方面，外界也有一種甚囂塵上的傳聞，認為市黨部在今年增額立委選舉，將會被迫採用「徵召」策略。

### 提名將不排除徵召

這項傳聞並非完全空穴來風，由於提名登記名單的不很理想，提名名額尚未確定，以及登記截止後，黨部仍有零星的訪才行動，因此，政界人士分析，無論從主觀或客觀的情勢來看，黨部勢非徵召更佳人選不可。根據國民黨對提名方式的分類，共有足額提名、不足額提名、不予提名（開放自由競選）及徵召等四種，國民黨既辦理黨內提名，當然就包括徵召在內，況且，吳挽瀾主委也曾公開表示，今年的提名將不排除徵召的可能性。

徵召的方式是屬於不得已策略，國民黨很少輕易採用，近年來，國民黨在高雄市的歷次選舉，只有監委選舉時徵召過一次，六十九年增額立委、國代選舉及七十年市議員選舉則從未採用。

那次監委選舉所徵召的對象是現任市黨部副主任陳清玉，但徵召却失敗了，去年，台灣省議員選舉時，國民黨更曾在宜蘭縣採取「雙徵召」策略，結果，也只成功了一半。

### 採取徵召事有困難

國民黨自三十九年實施黨內提名以來，很少有採用徵召策略成功的例子，所以，吳挽瀾第一次實際負責黨內提名，會不會採用徵召策略，就成為讓人注意的問題。

既然吳挽瀾有言在先，並且黨內提名登記情況的不夠熱烈，又有「靜候徵召」的預期心理因素，如果外界認為登記名單不理想的聲浪，在短期內升高到某種程度，極可能促使吳挽瀾採用徵召策略。

這種選擇對於吳挽瀾而言，相信會是相當困難的，衡量未來的選情，以及吳挽瀾對高雄市選民結構、心態的了解與重視，若想提出一份夠份量的名單，似乎捨棄徵召之外，別無他途了。

### 幹部評鑑供作業參考

但是，假設吳挽瀾果真採取徵召策略，其實也是困難重重，不見得可以很順利的實現，因為，提名登記前，多位有實力的黨籍人士曾婉拒黨部的「好意」，當時，黨部低姿態的效果尚且如此，若用徵召的高姿態能有多大效果，則很難令人想像。

另外，徵召策略可能或必然產生的困擾與後遺症，更值得吳挽瀾在作考慮時特別斟酌的有下列幾點：

——徵召策略在輔選運作中，所需擔負

的風險和責任大於一般提名，萬一失敗，對於國民黨的聲譽必然會造成重大損傷。

——依照國民黨現行提名程序，是經過黨員意見反映，幹部評鑑，再由市黨部呈報超額名單給中央黨部決定最後提名名單。

這個程序中的意見反映及幹部評鑑，雖然僅是作為參考依據，而不具有決定性作用，但是，在國民黨朝向黨內民主化的努力過程，仍是被認為最佳的方式，因此，一旦採用徵召策略，一定會造成黨員、幹部及參與登記的黨員三方面的不滿，有害於對黨的向心力。

### 解決難題全憑智慧

過去，出現很多徵召策略的失敗例子，其中，不無因為這種不滿而產生「扯後腿」現象的因素存在，非常值得戒惕。

——徵召策略勢必破壞提名制度的建立，國民黨的提名方式與作業，曾經有過多次改進，目的不外是在試探建立最理想的提名制度，而且市黨部既依照現行程序從事所有作業在先，徵召策略的採用則無異於否定了這些作業，也等於是在開建立提名制度的倒車。

黨內、外的選舉態勢，已經有了粗略的梗概，黨外幾乎亮出了所有的牌，市黨部的登記名單也是掀開的牌，現階段唯一的底牌就是「徵召」，面對這樣的牌局，吳挽瀾如何解決他的難題，便完全靠他的智慧運用了。

（轉載自民衆日報七十二二年六月二十一

至二十五日）

# 「在野」黨外大聚會

## ——蘇秋鎮主持「選政研討會」側記

／陳成

七月十六日，一場以蘇秋鎮為召集人的集會在立法院第五會議室召開，這場訂名為「中華民國愛好民主自由人士選政研討會」的聚會，約有來至全省各地的黨外人士兩百多人參加。這類由蘇秋鎮召開的集會，此次是規模最大的一次，但並非唯一的一次，過去也曾有過多次類似的聚會。然而由於「黨外分裂」的爭議正值熱烈，年底增額立法委員選舉的日子亦已逼近，此時由非「主流派」的蘇秋鎮所召開的「選政研討會」自是引人注目。

### 「在野」黨外大聚會

由此次與會的成員可看出，除「中央級」的蘇秋鎮、費希平、鄭余鎮，「地方級」的施性忠、蘇洪月嬌外，其餘大多為黨外的「在野」人士，更明顯地可看出他們都是非主流派人士，或者說是遭主流派排擠的「黨外」。七十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落選者大會」，蘇對主流派在選舉中的作為的聲討，已明白表示其有意脫離主流派。其後蘇進入立法院個人風頭之健，也增加了主流派對他的不滿，於是七十一年「九二八」的黨外聚會獨不見蘇秋鎮的大名。

### 不是敵人就是同志

這次「選政會」所集結的成員，雖稱龐大，但由於蘇持著「不是敵人就是同志」的原則，企圖網羅一切非主流派的黨外人士，凡

為主流派所排擠的，都照單全收。但是任何政治團體成員間若無某種層度的政治理念共識，其未來發展所面臨的分歧是必然的。不必諱言的，黨外「以利相許」，「以利相合」的現實政治作風是存在已久了，這也就是為什麼黨外「蘇南成」連連、「高玉樹」不斷的緣故吧！因為有了利益，自然就沒有立場。

對於黨外的「在野」人士，不難看出其所企望於此團體的，除了表示對主流自閉門戶的不滿外，主要便為年底立委選舉的眼前政治利益。這些人因為本身力量不足，乃企圖借助此勢力為立委參選之後援。如此以短暫的目標相結合的羣體，其未來命運坎坷是不難想像的。

### 黨外分裂的突破

從歷史的經驗中了解，似乎每個新興團體的發展，都命定了必須經過分裂的過程，其面臨的困境不是激進與溫和的路線分歧，便是既得利益的分配不均。就黨外目前的形勢而言，不論黨外的分裂是如費希平所言，為國民黨所分化，或是來自黨外內部自發性的衝突，於今黨外的分裂已是一不爭的事實，上述兩種矛盾的存在都甚為明顯。如何去突破此一困境，自是黨外目前最重要的政治課題，是黨外民主運動興衰的關鍵。

### 「分贓」？「擺地攤」？





「在野」的黨外人士聚會，會使黨外「主流派」與「非主流派」更形分裂嗎？

在黨外分裂下，費希平所扮演的角色是微妙的，他在黨外的地位頗受推崇，這除了他是一位東北籍立委的身份熱心參與台灣民主運動外，其終身職的身分使其免於與其它黨外人士有任何選舉利益的衝突也是一因素，

然而更重要的是他能為大局著想的胸懷。

在過去多次的黨外聚會及此次的「選政會」，費希平無時不在呼籲黨外的團結，並舉民、社兩黨為例，指出黨外勢力分散的隱憂。費希平認為不管任何形式的分裂，都將導致黨外被分化得面目全非，所以他呼籲黨外應拋棄任何派別的稱呼，並應對年底的選舉及早協調，做最合理的安排以發揮黨外最大的「打擊率」。

另外，在此次會議中，曾有多人抨擊了選罷法，其中尤以何文振最為激烈，他認為國民黨通過了選罷法，根本上就表示其對「體制內的改革」缺乏誠意。並且目前黨外可資運用的政治資源已相當少，而國民黨又在議會上大變魔術，把「雞骨頭」愈變愈小，在粥少僧多的情況下，黨外必定大打出手，分裂自是難免的，因此在國民黨沒有誠意的前提下，他要求黨外退出議會，不吃嗟來食，回到街頭去「擺地攤」，以免自相殘殺，削弱實力，讓國民黨坐收漁利。

展望未來，不論黨外運動如何發展，我們希望每個從事黨外民主運動的人士都能了解，黨外民主運動的力量，應該建立在廣大人民的積極認同上，而非僅是對國民黨的不滿；目前黨外民主運動的主戰場是在民間，而不是廟堂；主戰役是在平時的三百六十五日，而不是數年一次的十五天選舉期。如果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真有民主運動的「運動感」，那麼該爭的是誰對民主運動的成長、擴大與推進最有效果，而不只是在這個當頭搶那幾根「食之無味，棄之不可惜」的餛飩頭。

## 誰說癌是絕症？

十四年前，年輕的李豐醫師得了癌症，她不但勇敢、堅強地活了過來，而且活得有聲有色。遇到癌症病人，她往往以自己的例子來鼓勵他們。而且，還以自己的經驗為經，以專業醫學知識為緯，陸續寫下數十篇防癌、剋癌的文章，結集成書，共分「癌是什麼？」、「癌不是突然發生的」、「癌也是心病」三大部份，深刻感人，值得所有關心癌症的人一讀。

著者 / 李豐醫師  
出版 / 健康世界雜誌社

定價 / 八十元  
郵撥 / 106474號

# 表決部隊進行曲

■ 洪鯤

國民黨雖然不得民心，但是它有一個法寶——黨的紀律。所謂紀律，倒不是什麼規規矩矩、依法辦事的意思，要是這樣，早就得民心了。國民黨的所謂紀律，就是把黨員當傀儡，叫你往東，你不得往西；叫你站起來，你不能坐下，叫你舉手，你不能舉脚。你要不這樣，就會像許信良、費希平一樣，被開除黨籍。

黨就憑這個，在選舉上運用配票的方式，穩紮穩打，佔著壓倒性多數的議席。議員進入議會也依樣畫葫蘆，黨書記長要你贊成，你就得贊成，要你反對，你就得反對。所以黨籍議員沒有個性，只有黨性。

近年流行著一個新名詞，叫什麼「表決部隊」，外行人不知，以為所謂「表決部隊」指的是那些沒有頭腦、沒有靈魂的，老而不死的「怪老子」。事實上只要是黨員，一入議會、國會，不管你有沒有頭腦、有沒有靈魂，一遇上表決，就變成了行屍走肉、變成了機器人。比如吳梓和林鈺祥都算是黨內開明派，當院會討論「限制連記法」時，吳梓表示可以保留，不要急著通過。可是當表決時他抬頭，記者問他：「你要不要舉手？」吳梓無奈地說：「我能不舉手嗎？」

所以，「表決部隊」就是「黨籍議員」的代名詞，老少咸宜，外省本省，兼容並蓄。

當然，國會裡的議員老爺，絕大多數是一些涉水逃難而來的怪老子，所以一般人的觀念雖錯，却也不是錯的太離譜。

當立法院開會期間，每天早晨八點半鐘，一輛一輛的灰色交通車，從國會山莊滿載著一羣平均年齡七十幾歲的阿公阿婆，往立法院馳去。

「喂，×委員，今天輪到你舉手了？」

「咳！咳！咳——是呀！還不是為國家賣命嗎？」

×委員一面咳嗽，一面說。

「唉！一晃就三十幾年，真是，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反攻大陸。」

「反攻大陸之後，咱們這立委就當不成囉！！」

不久，交通車在立法院門口停下，阿公阿婆魚貫下車。於是，那邊一個駝背的，這邊一個拿拐杖的，還有腳跟接脚尖、步履蹣跚、搖搖欲墜的孤獨老人，喔！這邊還有一個幸福的老人，由年輕的孩子攙扶著，舉步艱難地登上議場，年輕人的腋下夾著毛毯，想是怕老人忽然倒下，給老人墊在地上的吧？

會議一開始，血氣方剛、精力充沛的年輕立委一個接一個上台發表高論。說些啥呀？怎麼不快表決呢？唉！這些黨外的傢伙，剛才不

是發言過了，怎麼又發言了？受不了，還是到「憩樓」去坐一坐，喝杯茶，跟老友「將」一軍吧！

每當早上十一點以後，會場的資深委員總是走了一大半，到了十一點半以後，阿公阿婆更是走得不知去向。

不過這段美好的時光漸成過去。

自從蘇秋鎮進入立法院以來，表決部隊比以前緊張多了。因為蘇秋鎮到了接近散會的時間隨時都可能要求表決。黨籍委員往往提議「定期表決」，以前黨外不爭氣，往往輕易就答應，但依照議事規則，停止討論必須立即表決。蘇秋鎮一進立法院馬上發現了這個秘訣。所以每次要杯葛時就要求立即表決。

立法院議事規則規定，出席人數必須達到七分之一以上才能表決，七分之一正好是一百二十六席。湊不到這個數字就不能表決。

每次「表決部隊」開過來，當然是夠這個數的，可是因為阿公阿婆，除了在議場內打瞌睡、聊天的之外，大多數都疏散到場外，找地方休息去了。所以院會一要表決，就會「打鈴」，電鈴一響：

「緊急集合——」

阿公阿婆立刻放下戰況正酣的棋子，一楞一楞的奔回議場。目睹此狀，不禁令人心酸、

憐憫。

這還算好的，蘇秋鎮還有更「缺德」的事，有一次到了下午五點四十分，蘇秋鎮突然要求立即表決。這時阿公阿婆都已乘交通車回家了，立委黨部立即通知八號分機，把交通車攔截回來。

「什麼？又要表決了！」

「一定是蘇秋鎮那傢伙搞的鬼。」

因此，阿公阿婆心中最恨的不是什麼黨外，是蘇秋鎮！在議場在表決部隊當中，一位叫李宗仁的，一逮到機會便向蘇秋鎮叫罵，（注意：是台灣的李宗仁，不是那個投共的李宗仁，台灣的李宗仁黨性極強，想必不會投共），此外，像楊寶琳這位著名的山東婆子也是叫罵的高手，不過最近氣勢沒有那麼盛了。

這就是被李宗仁罵為「少數暴力」的「台灣式少數民主」，蘇秋鎮經常運用這一套，逼得立委黨部不得不妥協，為我們老百姓爭取了不少公平的法律。

不過，蘇秋鎮的「絕招」也有玩過火的時候。比如上次會期有一次向行政院質詢。孫院長及各部會局首長均在場備詢。

這一天是星期五，下次院會是（下）星期二，正逢台南區運會，孫院長應邀出席，蘇南成甚至花了一百萬製作了一個「院長好」的大招牌，準備歡迎院長光臨。所以星期二的院會孫院長不能參加。孫院長為了要向立法院請假，便發動立委黨部向立委協調。當時周慕文生病，由朱撫松代理。

朱撫松立即向幾個黨外說服，請改以「書面質詢」。費希平被溝通，走了，其餘的黨外都走了，只有蘇秋鎮沒有走。

當時許榮淑正在唸質詢稿。長篇大論，不

勝其煩。朱撫松過去對她說：

「……如此這般，請妳改以書面質詢吧。」

許榮淑是個心腸很軟的人，立即停止唸稿，鞠躬下台。

這時正是下午五時五十分，接近散會時間，主席說：

「現在宣佈散會，還沒質詢的，請改以書面質詢。」

「異議——」蘇秋鎮說。

「吓？不是溝通了嗎？」

這下可麻煩了，有異議就要立即表決，現在表決部隊早已撤退，那裏去求救兵呀？

於是及法定出席人數，下次院會，孫院長及各部會首長不得不出席備詢，不能參加運動會了，而蘇南成那個一百萬的「院長好」也不得不臨時拆下了。

星期二院會，孫運璿及其他各部會首長在台上備詢，一個臉比一個拉得更長。

蘇秋鎮依然連番上台質詢。朱撫松氣不過跑上去跟他搶麥克風，說：

「你說得太多了，不要再說了。」

「老兄，風度好一點嘛。」

「我的風度還不夠好嗎？你把我害慘了。」

朱撫松哭喪著臉。

蘇秋鎮笑著說：

「你沒講清楚嘛，我怎麼知道今天要開運動會呢？」

## 搶回過去三十年虛擲的光陰

現在請你閱讀這些詩人的詩集，他們為你也為詩搶回三十年虛擲的光陰

從七〇年代開始，現代主義在文學、詩、繪畫、音樂等各國陣地敗退下來。新詩大論戰後，為現實主義的、中國風格的、干涉生活的文學藝術，準備好認識的條件。 —陳映真

- 林華州 / 澳南悲歌 / 定價80元
- 詹 澈 / 土地，請站起來說話 / 定價80元 / 預約單冊八折
- 廖莫白 / 戶口名簿 / 定價80元三冊190元

與蔣勳詩集合購四冊 245元，遠流出版社郵撥189456號。

# 監察院放水， 計程車司機遭殃！

／王司命

逮捕!! 失踪!!

計程車司機人心惶惶

自從六月十六日現代「御史大夫」王爵榮、謝崑山南下調查台中市計程車司機集體抗議事件以來，監察院的「調查報告」一直是萬方矚目的「仲裁」。

不僅台中市計程車司機關心，一般老百姓也都期待著「御史大夫」的仲裁能夠做到「公正無私、不偏不倚」。

至於台中市警局，一方面宣佈「執行職務的兩名警員決不可能動手打人」，並表示「部份不法司機糾眾鬧事」是背後「有人唆使」，警局一定要秉公處理，「查明之後，依法嚴辦」。一方面把警局的「調查報告」暫時按下，等待監察院的仲裁。

在這段漫長期待的日子裡，台中市警局終於按捺不住，六月廿七日透露了將有十人會被逮捕，其後又傳說將有十四人被移送地檢處偵辦。

至於目擊警察打人的三位證人之中，兩

名市民均受到壓力，噤若寒蟬。陪同劉基明前往警局作證的蔡錦賢，目前已經失蹤，據說已被警方逮捕，罪名是什麼？有兩種不同說法。一說蔡錦賢妨害公共秩序。一說蔡錦賢盜取輪胎，警方並找來一個目擊者作證。種種跡象顯示台中市警局已在佈置抓人，計程車司機人心惶惶。

警方的報復行動

台中市計程車司機集體抗議事件，起因於交警取締違規不盡合理，服勤態度惡劣。照理，市警局應該記取教訓，重新作人。但是市警局不此之圖，反而變本加厲，弄得台中市計程車司機雞飛狗跳。

比如過去一張罰單三百元，有時還可以討價還價，但是現在一下子漲到九百元，還不能討價還價。有一個司機抱怨說他一個星期內被開了三張罰單，並且態度惡劣。該司機提出抗議，交警說：「你們抗議有何用？車禍撞死算了。」實在忍無可忍。

過去交警取締違規是吹哨子叫計程車停靠路邊開罰單。現在則不同了，曾有司機埋

怨交警趕到計程車前面，就在快車道上用警車或警用摩托車把計程車攔住，然後下來打開計程車門，把人叫出來開罰單。

這完全是一種報復。可是冤冤相報何時了？有識之士不禁憂心忡忡。有人以此請求調查局協助，調查局官員竟稱這是「惡性循環」，可是警察是人民保姆，人民保姆對人民施行報復，豈可以「惡性循環」一句話交待得過去？

萬方期待的「御史大夫」監察委員的報告，終於在七月十一日珊珊來遲地宣佈了。

監察院的放水「報告」

本來監察委員是代表人民監督政府的，但是細讀內文，却發現整個報告一派官話，為警察局護航，並且充滿了殺伐之聲。監察委員王爵榮、謝崑山一開頭便指出警員黃清亮是否毆打司機劉基明，無法證實。但又說一時三十分在台中市警局前的聚眾抗議，參與者均具理性。

光看這兩部份，令人以為監察院是在扮演和事佬角色，但是看了第三部份：「凌晨

# 《追蹤報導》

三時卅分，少數司機利用機會……存心挑唆，鼓動同業圍堵巡邏車，威脅警察，妨害公務執行。為維護公權力之威信及社會安寧，司法機關應對少數不法份子查明依法懲辦。我們乃了解，示威事件大事可以化小，小事不能化無了。

監察委員的調查，前後在台中落腳時間只有四小時，但是直到宣佈調查結果，長達二十四日。顯然這段時間警察當局和監察院之間作了長久的「協調」。所謂「調查」報告，實在是「協調」的結果。

據分析，警察打人是個事實，為了沖淡警方的責任，所以一方面宣佈一時三十分的聚眾抗議均具「理性」，一方面宣佈警察打人，沒有證據。於是警方與司機雙方扯平。但是在當局的眼中，集體鬧事，此風不可長，不管是否有人挑唆，總要抓幾個代罪羔羊辦一辦，以便「懲前毖後」。

對照六月廿七日警方將移送法辦十名計程司機的消息，可以想見「協調」結果早在六月廿七日以前就初步達成了。

至於如何防患再度發生，監察院提出幾個建議，包括計程、計時並用，建立司機、警察溝通管道，加強工會功能，打通警員升遷管道，鼓舞警察士氣等等。

但是最重要的兩點沒提到：合理取締與執勤態度。這是本案所以發生的直接原因，監院報告居然忽略了。

觀乎最近台中市交警取締違規更加嚴厲

、態度益加惡劣，我們不禁懷疑，難道是監院有意「放水」的結果？





# 人民的權益豈容鎮壓!!

賀兆雄組漁船工會血淚斑斑

甄民選

蔣彥士說：「搞工會違背黨中央的政策!!」

有關賀兆雄先生籌組「高雄市漁船船員工會」的奮鬥事蹟，今年三月份的「亞洲人」與五月份的「關懷」雜誌，曾分別作過詳盡的報導。此一被譽為即將是「台灣第一個自由工會」的籌組始末，相信看過前述二雜誌的人，內心必有相當深的感觸。如今，經過數個月的時間，這件事又有了新的發展。

根據「關懷」雜誌「一個工會的故事」一文所載，賀先生在籌組歷程中，屢屢受到船主、黨部、社會局甚而「有關單位」的百般刁難、阻止，而在這種種刁難之中，立法委員蕭天讚據聞是幕後唆使者。蕭某人身為立法委員，且出身貧寒漁村，有朝一日受船東之惠，飛上枝頭，當上高官，非只不懂得回饋培育他成長的漁村，還反過頭來與船東、官僚相互勾結、沆瀣一氣，專事欺壓、逼迫受盡風雨、苦難的鄉親父老子弟，此等作為，真是令人扼腕！

蕭天讚爲了討好資方與怕事的國民黨，

每當有漁民群情激憤，將申請成立工會的公文遞到「有關單位」時，他便公開出面聲討，打擊請願的申請者。許多時候，他還是蔣彥士身邊的跟班，一遇有機會，便充當打手。

據聞，在蕭的推波助瀾之下，蔣彥士曾於民國七〇年五、一勞動節時，駕臨高雄市漁會，囑咐當時的代理總幹事李繼宗警告賀兆雄不要搞什麼工會。理由是搞工會違背黨中央的政策，且容易與資方起衝突，造成勞資糾紛。瞭解這件事的漁船員，個個莫不爲國民黨保護資本家、蔑視勞工權益的作爲，表示痛心不已！

更令漁船員感到憂心的，則是自從蔣彥士出駕阻擾工會的成立之後，資方愈加囂張起來，對船員的剝削、壓榨，愈發明目張膽了。資方船東有恃無恐底視船員爲蔽礙，有關單位則暗自發下了黑函，要行政院研究組織工會合不合法，而且心懷不軌，要行政院盡量找法律規條依法阻止。另外，在這同時，澈底調查賀兆雄的思想背景，可能的話將他依政治案件移送法辦。國民黨一向標榜永遠和民衆在一起，但是說的是一套，做的却

是另一套，像這樣栽贓一位爲船員疾苦而奔波的有識之士，並且進而策謀暗中扼殺工會誕生的作爲，便是最明顯的例子。

官派市長也參加鎮壓行動

而天下事一波未息，卻一波又起。前面有個堂堂立法委員蕭天讚，專事欺壓含辛茹苦的漁船員，後面又來個官派高雄市長許水德。

許水德是高雄市民衆所週知的「穿梆」市長，他經常在處理市政時，飽受市民與記者的責難。偏偏他大牌成性，一副官僚作風，更是招致輿論界的攻訐。七月七日下午二時，他在主持一項由市府主辦的「增進漁民生活及發展漁業」的座談會上，又因爲耍大牌，擺架子、出言不遜，而引起與會者的群情不滿。

事情的經過是，船員工會的發起人賀兆雄，指責市府處理市政毫無效率，籌組船員工會的問題，已經進行三年多了，卻一直不見任何答覆，憲法明明規定組工會是合法行爲，且中央也有公文給市府，爲何市府一味



敷衍，不願出面執行？

許水德無能回答問題也就罷了！居然，外行充當內行，大言不慚地回答說。「組織工會只是手段而已，解決漁民問題才是當務之急」，說完了，還附帶說了一句，「他並沒有說不能組成工會」云云。其實，任何人聽了這席高論，都不難理解他根本是在逃避問題。是以，許水德又「穿梆」了！

國民黨政府處理事情，向來有推皮球的習慣。有功可搶的事，大家誰不讓誰。遇到需要擔當的時候，個個噤若寒蟬，避之尤恐不及。說起話來，自然免不了要帶點曖昧與模糊不清了！

許水德發完前述的「高論」，由於不合邏輯，語焉不詳，免不了又被轟了一番。然而，他卻不願就此罷休，還強辭奪理

、厚顏底說了下面的話。他嚷道，「憲法雖然賦予組織工會的權利，但是仍需考慮大體的問題，比方憲法也規定人人可任公職，卻不是任何人想當市長便可當市長。」

堂堂高雄市長，卻說出這種不識大體的話來。試問如此膨脹自己權勢的市長，談得上什麼為民喉舌，又如何身當公僕，為民服務呢？更何況組織工會，唯一的目的，只是站在船員的立場，為勞方爭取權益，又怎麼會與擔任公職扯上任何關係呢？許水德腦筋不清楚到這等地步，我們實在懷疑他如何「日理萬機」了。或許，「日理萬機」於官派的他而言，根本是身外之事，放言「空」論才是他最專長的罷！

### 組工會船員的最後通牒

賀兆雄先生為籌組「船員工會」不遺餘力，他在屢經挫折的情況下，非但未被擊倒，且愈戰愈勇。三年來奔波於工會的籌組上，他犧牲了個人的時間、精力，最近一年來，由於急著促成此事，甚至放下了工作、謀生的機會，每個月靠他太太微薄的收入維持一家生計。他的精神值得大家敬佩、崇拜。

據賀先生表示，既然許水德市長擺不平，他願意接受建議，將籌組工會的事交由市總工會出面協調，不過，這是最後一次，如果再協調不成，船員工會將採行下列途徑(1)依訴願程序，提起行政訴願；(2)再度向監察院陳情；(3)向法院控告市府妨害市民權益；(4)聯合船員力量，全面出力競選今年增額立委。

# 人生處處

## 有青山

林妍

### 訪湯女士談陳鼓應

今年三月十八日，國防部長宋長志在立法院答覆立委質詢時宣稱：陳鼓應在海外「媚匪」及參加台獨活動，若申請回國需接受法律的「偵審」。三月廿六日，陳夫人湯鳳娥女士在美寓所服安眠藥自殺，以示抗議，幸而及時送醫脫險；然而，此事件已在海內外激起極大的震撼。

七月二十七日晚，湯女士因母親眼疾開刀，自美返台探親。由於宋長志的宣佈之後，各界對陳鼓應一家人在美國的生活，極為關切，因此，本刊特地對陳夫人做了一次簡短的訪問，談及他們的近況、感想及一些打算。

前些時日，時報雜誌曾經刊登一則消息，透露陳鼓應可望獲准回國，可是截至目前為止，並無進一步消息。湯女士表示，他們在美國也聽聞這個消息，但是消息來源是中國時報美洲版，而美洲版則根據時報雜誌，至於時報雜誌的消息來源，則無處查證。湯女士表示，「回到自己的國家是一個國民應有的權利，民主運動就是為人民爭取這種不



可渡讓的權利。鼓應是中國人，什麼人有權力可以剝奪他回到中國人土地上的權利？鼓

應當然不放棄這項權利。雖時報雜誌的消息無處查證，但國民黨既有此表示，所以，鼓應提出第七次的申請，但至今一個多月，還是和以前一樣，沒有下文。因此，鼓應決定，除非能恢復台大教職及公開平反「參加台獨」和「媚匪」的罪名，否則，他不再向國民黨申請返台，以免再受國民黨之辱。」

「我常常覺得鼓應是個悲劇型的人物，他有很強的批判性，因為他生活在台灣，看到許多不合理的事情，所以他有許多不滿；換個環境，如果他生活在中國大陸，我想他也會有許多不滿——只是現在我們對大陸瞭解太少。可是，對於抓人這一點，我們都很反對，不管那個政黨，用抓人來維持他的政權，人民沒有人權保障，其他還談什麼呢？」

古今中外知識份子基於良知與愛國熱忱，真正站出來替人民講話，而不容於當道，而遭致放逐、囚禁，甚至喪命的悲劇不知凡幾。在民國六十一年，陳鼓應第一次被警總

約談時，湯女士曾力勸他「走進書房」：「他對現實社會一直是很關心的，但是他更喜歡書房裡的學術研究，然而當他走出書房，面對外面的現實時，他又很難不說一些真心話。」

而即使是關在書房裡的日子，他們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平靜和安寧，經常還是有「有關單位」的人來訪。後來湯女士自己參與一些社會工作，深深感到改革一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遠比個人點點滴滴的努力，來得更有效及使更多的人受惠。

「所以，六十七年當他決定競選民意代表的時候，我也是支持他的，後來那次選舉，因中共與美國建交而中斷。不過，那次實際介入政治活動，給我很大的感觸；我們頂多只是知識份子盡盡言責而已，對於實際參與政治活動、政治手腕等等，不論在性格上或其他方面，對鼓應來說，都是非常不適合的。」她說，今後陳鼓應大概不會再實際介入選舉活動，但是對於一個知識份子來說，不論在書房或任何地方，都很難放棄他對社會應有的關心和言責。

從六十八年出國後，陳鼓應即盼望能再回到台灣來，而四年過了，歸期卻遙遠無望。陳鼓應是一個知識份子，知識份子的道路是很寬廣，除了在現實上為民請命外，為國家民主的前途謀求出路，更是知識份子的責任，這就是「為生民立命」的問題了，中國民族的悲劇來自於中國近代的歷史，所以他目前正着手進行一項有關五四時期的歷史研究計劃。

這排沈默的房子、卻隱藏著種種社會的不義。—— 桃油新村



# 是榨欺，不是福利！

## ——中油興建勞工住宅糾紛事件

■ 陳莫愁

當官和做工的，  
真的差那麼遠嗎？

「他們說我們的勞工住宅是比照這個興建的！」中國石油公司桃園煉油廠的一位工人，指着廠區內一排雙併式的花園洋房，帶着既憤怒又揶揄的口氣，這樣告訴我們。

那是極舒適、典雅的房子，寬敞的草坪、設計幽美的外型、高級的建材、以及屋內豪華的陳設。這是中油公司配給煉油廠的高級主管免費居住的。

然而，離煉油廠十餘公里的「桃油新村」，這些由勞工集資委託廠方接洽興建的勞工住宅，卻全然不是那麼回事。有位工人形容說：「高級主管住的，就像陽明山的別墅，而我們這些工人住的，像是粗製濫造的國民住宅。」然後，他又加了一句：「當官和做工的，真的差距這麼遠嗎？」

而這只是由居住環境顯現的不平等；從民國六十九年桃園煉油廠二百餘位員工，委託廠方興建勞工住宅以來，更受盡廠裡主管人員的欺瞞、剝削，這才是真正的權利與尊嚴的被欺凌和不平等。

據桃油廠員工表示，興建勞工住宅，原



「他們說我們的勞工住宅是比照這個興建的！」  
一個憤怒的工人說。

是一項員工福利政策，民國六十九年，經工會代表與廠內行政主管研商後，決定這項建屋計劃，並由興建委員會籌組一切事宜，從建地的決定、購買、到工程發包、施工、財務處理等等。對廠內勞工而言，這是重大的事，他們終於快有一間自己的房子了，他們將以一生替中油公司賣命，也將依憑着這個工作，而養家育子；他們對建屋計劃是充滿憧憬和期待的！

## 副廠長瞞天過滿，欺榨勞工

然而，一開始他們就受到蠻橫的欺壓。據悉，當初共有五塊建地可選擇，經由九位興建委員及二十一位員工代表實地堪察後，投票決定，但並未當場開票，之後開票結果竟是蘆竹鄉偏僻地區的新庄村山坡地中的，即是桃油新村現址。這個開票結果，使衆多投票者深深納悶！根據員工事後調查，桃油新村現址土地的賣方代表人，絕大部份為李文祥，而李某乃是桃油廠副廠長陳熾的親近朋友；又該地當時價約每台甲六十至七十萬元，但是卻以每坪三千五百元成交，其中疑竇、玄機，不言可喻矣。

而工程招標委建時，以議價方式，幾經藉故拖延，最後由「國華營造廠」得標，而據傳桃油廠諸多高級主管，在國華營造廠均擁有暗股……

這些事實或聽聞，使購屋的員工有強烈的被欺騙、壓榨的感覺。而隨着工程的進行，不合理的事情排出倒海的相繼而來，據與

建初時議價，每棟房屋為五十餘萬元，而不知何故工程進行到一半，卻將售價提高為六十餘萬，到完工階段，再度提高到七十餘萬元！

而價格提高，並不表示房屋品質良好，相反的，根據員工表示與筆者實地察訪，該工程施工之簡陋，幾乎令人不可思議。地基淺薄、屋頂漏水、牆壁傾斜、門窗規格不一、排水系統不良、道路柏油剝落……

儘管是這樣的品質，儘管是偏僻如新庄村的山腳下，儘管是購地自建，桃油新村的售價，每坪高達兩萬多元，與同地段的建築公司售價幾乎高出三分之一！這就是中國石油公司為勞工謀福利的德政。

至此，員工的憤怒與不滿已高漲到極點，他們向興建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張景民質問，張景民表示係奉高級主管命令行事辦理。他們再向陳熾副廠長質疑，陳某卻於會議堂上，公然揚言：「有證據你們去告好了！」

「他是個讀書人，有錢、有勢、有學問，但是，他像條吸血蟲，吸我們這些工人的血！在滿唇沾着鮮紅的血時，還青面獠牙，簡直就是魔鬼！」一位瘦小黝黑的工人，一直沈默着，最後講了這句話。

桃油廠興建勞工住宅舞弊、貪污事件，已在員工與廠方之間爭吵多時，其間新聞也上過報，廠方也召開過多次工廠會議、工會小組長聯誼會、幹事聯誼會等等，仍是毫無結果，主管階層的當事人並不予理會。

現在，這群被欺壓的員工，對於他們不能參加的所謂協調會，已經失去信心，正準



備聯名向各中央行政機構、及各級民意代表陳情。在陳情書中，他們列舉了他們的不滿、質疑和要求：

一、公開所有財務帳款。桃油新村自民國七十年十一月十五日完工，至今將近兩年，帳目仍未公開。

二、土地買賣契約人前後不合，且未將房屋、土地所有權狀交予購買員工。

三、工程追加款額高達四千多萬元，必須經興建委員會決議後通過，但委員會會議並未通過，僅只由主委報告而已，何以成立？

四、國華營造廠支領大筆工程款，未見發票或收據，土地款的支出亦然。

五、整個建築工程之驗收，未見驗收報告，何以通過驗收？

六、畸零地登記在石油工會理事長林慶東名下，未曾徵求購買戶之同意。

七、房屋建築簡陋，而保固期間應修整部份，均未見改善，又大部份保固工程款，未從保固金中支出，而由福利會之監榮服務社支出。

八、請求凍結現有資金，等帳目查清之後，再予處理。

九、徹底調查貪污舞弊事件，將涉嫌人循法律途徑辦理。

十、在事情尚未查清之前，廠方應停止從員工薪水中，扣除積欠的工程尾款。根據工廠法第五章第二十五條之規定，在勞資爭議期間，資方不得隨意扣除員工薪資。桃油廠之作爲顯然違法。

## 「黨」一手策劃的工會選舉？

中油公司在衆多國營事業中，孤行獨市，營利頗豐，然而，他們幹欺壓勞工的事，卻不只這一樁。民國七十年，高雄煉油總廠，未得勞工住宅所有權人同意，即強行收購住屋，嚴重侵佔勞工私有財產。

今年六月，立法院在審查中油公司預算時，又發現桃油廠編列龐大經費，興建高爾夫球場供少數人娛樂！誠如該廠工人說的：「難道工人的住家，比不上那些少數人踩草坪，揮球桿重要？」他們真是幹歪了牙。

在採訪桃油廠建屋貪污舞弊中，我們發現一個十分可悲的事實：興建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張景民，在該工程興建期間，擔任工會常務幹事。然而，他從未替勞工講過一句話，甚至亦有涉嫌舞弊之疑，而當勞工質問他，他卻回答「奉命行事」。一則擔任工會常幹，一則擔任興委會主委，從任何立場評論，都是嚴重瀆職、理當懲戒罷免，然而，他卻飛黃騰達，步步高升。

「你們怎麼選這樣的人當工會常幹？」  
「我們工會選舉是員工關係會——也就是國民黨事業黨部機構，一手策劃的！」他們將「的」字尾音拉得又高又長，充滿調侃和戲謔，也是一種不屑。

原來，中國石油公司工會選舉過程是這樣的：候選人的產生，一是由工會小組（每二十五位員工一小組）推薦代表，再經由各廠支部幹事會審核。二是黨小組提名，經由各廠事業區黨部委員審核。——幾度審核結



斑落的門牆，訴說著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血淚！

果，候選人「K」金純度都很高，因此就有張景民之流。

桃園煉油廠佔地極廣，油槽又圓又大，像是圈住這個國營事業的強權與威信，我們在烈日下走着、談着，覺得該努力、該爭取的事情還多着，勞工住宅事件只是啟發性的開端！



民族主義，是國民  
只要反共與媚外不分，

誰能

不可能的事。

徐復觀

### ■ 一項慘痛事實， 兩則荒謬新聞

今年六月越共派軍佔領了南沙群島的安波那沙洲，從中國人的立場看來，中國領土再遭侵佔，國土又失一角。中華民國當局除了由外交部發言人王肇元在答記者問時，提出簡短而又軟弱無力的答覆外，再無任何收

復失土的有效措施。六月二十七日，聯合報刊載了「法新社」根據越共河內電台的電訊，標題是「越譴中共派船前往西沙南沙」，電訊最末說：「河內譴責，……中共企圖使其佔領西沙群島的行動合法化，並企圖兼併南沙群島」。七月十一日，中國時報又有一則相關的新聞，標題是：「中共驕武野心日亟，數次舉行兩棲演習，覬覦南中國海上諸島嶼，企圖建立登陸作戰部隊」。單看這兩則新聞，絕難相信這是中國人辦的報紙所刊出的消息，也絕難相信這是在以「中國正統」、「民族主義者」自居的中華民國發行的報紙，人們有充足的理由懷疑：這是不是越共的「人民報」或蘇聯的「真理報」在台灣版的翻版；尤其中國時報的標題，簡直與河內

出於同一立場、口吻，這只要把兩則新聞一對照便一目瞭然。

在這一事件上，越共想逐步吞併整個南沙群島的野心是很明顯的，而不論其居心如何，中共的行動確實遏阻了越共的企圖，站在民族的立場來說，中華民國既無力收復失土，對中共這樣的行動，即使不便聲援，也斷不能站在越共立場說話。可是，我們的兩大報在這問題上，卻正是成了越共的傳聲筒。大有慈禧太后「寧贈友（？）邦，不與家奴（匪？）」之慨。

### ■ 反共走火入魔， 報導偏向敵國

這種喪盡民族立場，甚至不惜為外敵宣傳的新聞，並非首次出現，而以一九七九年中越共之戰的報導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

中越共之戰，起因固有多端，但不容忽視的一點是，越共當權後，對住越中國僑民進行無原則、無法律的，種族仇視性的鎮壓和屠殺，正如日本某大報的社論所說：「不僅是南部的華僑，而是在南北越戰爭中，盡力於河內政權，在礦山、工場勞動的北部華僑，也包括在內。」越共的這種做法，有甚於希特勒對猶太人的虐殺，完全違反它所標榜的社會主義原則；對世界各地的大多數華人來說，更是切齒腐心，必欲痛擊之而後快。

可是，台北大眾傳播界的反應如何呢？種種荒謬錯亂，不一而足，連東歐共黨如羅馬尼亞，所不用，所不敢用的攻擊字眼，台

北俱優爲之：電訊大量選用蘇聯、越共的報導，輿論一面倒向越共，幾乎完全隨著蘇聯的宣傳調子轉，整個大眾傳播界成了蘇聯塔斯社、越共河內電台的轉播站。對這種錯亂現象，中華雜誌曾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提出了嚴正的指責：「中越邊境戰爭發生後，台灣報紙之報導與海外僑胞報紙相反，與各中立國不同，而卻與俄共越共的說法相同。反共反得走火入魔，毫無原則，變成反民族！」

## 大陸發生天災， 台灣幸災樂禍

台北反民族的新聞報導作風，不僅表現在對外關係問題上，在報導大陸天災時，亦無二致。一九七六年七月底，大陸發生唐山大地震，災情慘重，災黎遍地，數以百萬計的大陸同胞受到波及。台灣的報紙卻以惟恐天下不亂之心，幸災樂禍之情，大談什麼大陸唐山地震是「天怒人怨」、「天降災異」、「亂象將生」。全不顧及受害者也是自己的骨肉同胞的中國人，只以敵國之民視之，明目張膽地把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招牌棄若糞土。一九八一年九月，華北大起水患，水位之高與水勢之洶，歷年罕見，大陸著名的水利工程葛州壩，有沖垮之虞。台灣的水利、電視即以惟恐葛州壩不倒的心情，大肆報導葛州壩設計如何不好，施工如何草率，紛紛以興奮的語氣預言葛州壩必難逃此劫，黃河每增一寸水位，此地就有人增一分興奮，頗有葛州壩不垮是無天理的意味。

黃河水患肆虐中國數千年，爲中國人民的大患，數千年來，人命、物產喪失於此者不可勝數，這是任何一個政權當政時都必須克服的心腹大患；今天若得建一水壩，稍抑水患之生，則不論這水壩在何政權之下建成，都是中國人民的功勞和福祉，任何後繼政權亦必蒙其利。這是站在民族立場，以億萬生靈爲念的人，可以輕易得出的結論，卻恰恰是中華民國當局所沒有想到的。

## 政府自毀立場， 華人離心離德

國民黨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政治號召，我們推想它是想由爭取民心來歸，造成統一中國的有利形勢。可是，我們看到的事實卻是：反共宣傳搞得走火入魔，在攸關民族大利害的問題上，屢屢由反中共而變質爲反民族，自毀民族主義的立場，因而也就大失人心。例如：中越共之戰時，徐復觀先生就曾爲國民黨的反應方式借箸代籌，他說：

「我簡單地想法是：國府發表宣言，一面譴責中共的政治體制，一面申明國家民族的立場，在精神上支持中共對越作戰，最低限度，對蘇聯越共，加以嚴詞討伐，這是在統戰上採取反攻的上策。不表明態度，在文字上，口頭上徹底保持中立，這是消極地劃疆自守，可勉強稱爲中策。若抑制不住幸災樂禍之情，在文字上在口頭上，站在越共蘇聯方面講話，這是下策中的下策。因爲這

樣做在實際上並無損於中共，徒使擁護國府的人抬不起頭來。」

事實證明，國民黨採取的卻正是徐復觀先生所說的「下策中的下策」因而站在與絕大多數華人相反的立場，這除了「徒使擁護國府的人抬不起頭來」之外，更使許多華人離心離德了。再以台灣報導唐山大地震、葛州壩的例子來說，大陸同胞知道了國民黨的大眾傳播工具的報導方式，會相信國民黨真心爲他們謀幸福嗎？在台灣、在海外讀到這樣報導的人，會認爲國民黨真想統一中國嗎？

國民黨這種反中共反到不惜反中國，視大陸爲「匪區」，爲敵國的新聞報導方式，顯示國民黨的目光超不出自己政權和黨派的私利，視社稷一若私產，不顧民族大義、民族尊嚴。就因爲國民黨這種自私、狹隘的心態，才塑造了目光也不超出一島一地，動輒以「一千八百萬人」爲言，仇視、輕蔑中國、「中國人」和一切中國的事物的反對份子。

這種有損民族原則，於己有害，於中共卻無不利的新聞報導方式，我們願奉勸國民黨：不要再幹了，這絕不是反共的正道！！黨的激烈鬥爭，或許不能不用許多非常手段，但一旦事關民族的大利害則只有站在民族的立場，堅守民族利益，才是正確的做法。否則，違背了民族大是大非的原則，勢必喪盡人心，除了自速其敗外，必難逃春秋斧鉞之筆而背上千秋罵名。這是稍有頭腦，稍具智慧的人都能料想到的結果，國民黨衰衰諸公寧無此智乎？

# 民族立場

陳英

## 豈容打折扣？

最近，根據外電報導，越南已派軍佔領了

南沙群島的安波那沙洲。五月卅日外交部發言人王肇元在新聞局的記者會中就此事答覆質詢時說：「南沙群島為中華民國固有領土之一部份，乃屬不可爭論的事實，中華民國政府並迭次發表聲明。」他並且重申：「中華民國為對南沙群島唯一享有合法主權的國家，此一立場絕非任何方面的片面行動或措施所能改變。」國防部的軍事發言人王森則表示，國防部將對此事作進一步的瞭解。

據悉，越南早自去年十一月就片面宣佈領海界限，擅將西沙及南沙群島劃歸版圖。中共一直聲稱對這兩個群島擁有「主權」。如今，越南公然派軍佔領安波那沙洲，却遲遲不見中共有任何維護「主權」的實際行動。而在台灣方面，外交部的發言雖然也快聽膩了，但總比悶不吭聲好；只是國防部的態度令人憂心忡忡，敵人都已佔領了安波那沙洲，我們非但沒有盡到捍衛國土的責任，還停留在對此事「作進

一步瞭解」的階段。

尤其令人困惑的是，正當外交部、國防部針對越南佔領安波那沙洲的事件表示關切之際，六月九日聯合報又刊載一則消息，「政府有關單位鑑於中華航空公司東南亞線班機已奉可飛越越南及寮國兩國，特准將越南及寮國自『禁止進口國家』名單內剔除，但限以間接貿易方式進行。」這裡所謂禁止進口國家，是經濟部國貿局為配合「取締匪偽物品辦法」第九條規定，原先包括蘇俄、羅馬尼亞、北韓、越南、寮國、高棉、古巴等國。

有識之士對政府此項決定幾乎為之氣結。五月卅日才為了越南佔領安波那沙洲發表嚴正聲明，六月九日就特准將越南自「禁止進口國家」的名單中剔除，顯然是為了酬報越南同意華航飛越其領空的代價，但也可見政府眼光中，航空經濟利益比民族立場更重要。

萬事皆急莫如保衛國土急。今天越南公然不顧國際法，派軍佔領我安波那沙洲，我們無

能力「光復」失土，已是愧對開拓疆土的列祖列宗了，豈可再把民族立場大打折扣，在這節骨眼上對侵略者作出「友善」的姿態。華航走捷徑、飛越越南領空，固然可以節省東南亞線班機的燃油費，但又怎能彌補領土失陷的恥辱於萬分之一？

衆所應知，領土乃構成國家要素之一，為國家行使主權之範圍。從積極方面說，國家可以對領土內一切人和物行使權力；從消極方面說，可以禁止他國在這塊土地上行使權力。這也就是「領土主權」(Territorial Sovereignty)的意義，我們若不能擁有完整的主權，就是一個非主權完整的國家。

憲法第四條明文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可見，領土的完整性是憲政原則之一。今天南沙群島的安波那沙洲之所以被越南佔領，我們捍衛國土不力，是不容辭其咎。因此，為了維護領土主權、為了貫徹憲政原則，國防部對此事還能以「作進一步瞭解」來搪塞問題嗎？而經濟部為了區區航空經濟利益，竟能對越南佔領我國領土的侵略行為視而不見，甚且把她從原先「禁止進口國家」的名單中剔除以示「友善」，這種敵我不分、毫無立場原則的作法，更令人痛心疾首。

民族立場一打了折扣，國家威信就損失殆盡；領土主權一被侵犯，國家主權的獨立性就發生動搖。基於憲法明文賦予我們有維護領土完整的任務，我們必須鄭重呼籲有關當局慎重，立即拿出果斷的措施，否則歷史不會寬恕這種喪權辱國的事情！



## 陳香梅爲何 改變反共立場？

名女人陳香梅近幾年親中共的表現日趨明顯，廖承志過世後，她發表的那篇悼詞，對廖承志頌揚備至，頗受人矚目。陳香梅原係國民黨員，她的先生「飛虎」將軍陳納德也是出了名的反共人士，她過去對中共表現出一副嫉惡如仇的樣子，何以近幾年來卻轉變了反共立場呢？

海外頗有些人聯想到這也許跟「飛虎」關係企業有關。這個企業目前已貽累不堪，負債達十八億，從今年二月起就單方面停止償付一半的債款、債息。

事實上，已形同破產了，當初，陳香梅以台灣游說集團女中鋒的姿態爲這家公司取得美台之間航空貨運的特權，充份利用台灣加工外銷的經濟形態大賺特賺，造成陳香梅

在華府面團團，兜得轉的局面。前幾年，南韓朴正熙政權賄賂美國國會議員的醜聞被揭露開來，據主事人的那個「米高」朴東昇說，他就是陳香梅所調教的，只可惜，朴東昇未得安葬的眞傳，以致事跡敗露，纏訟不已。但陳香梅究非凡物，在雷根競選總統時充當募款要角，雷根上台後，果然又大展長才了，榮任白宮出口委員會副主席、共和黨全國少數民族委員會主席，風頭之健，較十五年前尼克森上台之初更勝似一籌，但風光固然風光，開支卻頗爲浩繁。陳香梅以爲做生意都跟台美之間的航空貨運一個樣，連連在美收購子公司，大肆擴張，不出四、五年就栽跟斗了，「飛虎」告急，陳香梅當然也就告急，不能不另闢財源，於是就對中共大獻殷勤了。

## 鄧小平又在對台 推銷「愛國主義」 、「民族主義」的 統戰新招

月前，在中共六屆「人大」即將閉幕之際，鄧小平又在對台灣發表統戰談話，話中所一再強調的仍是自「回歸」、「認同」以來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也就是一種訴諸

土地及血緣的統戰手法。

根據七月廿日出版的香港「瞭望」雜誌報導，鄧小平在六月十八日接見一批外籍科技專家時，曾提及他對「台灣問題」的看法說：「我們都是炎黃子孫，祖國要統一，不統一一就沒有出路。我們歲數都不小了，都希望中華民族來一個真正統一。」。從談話內容來看，鄧小平不過是在重申前年葉劍英的「九點建議」而已，並沒有什麼推陳出新之處，還是以那幾套「一招半式」的統戰策略爲主。但就政治意義而言，鄧小平此番統戰談話顯然不是孤立的，而是與關聯的政治事件相互呼應，否則鄧矮子不會吃飽飯沒事幹，隨便對台灣放放砲罷。

依觀察家研判，鄧小平之所以會發表對台統戰的談話，似乎是與近年來一連串的外省人士跑到大陸上有關。因爲，不論是黃植誠之「迷航」、李大維之「迫降」也好，或是馬璧之「回歸」、侯德建之「深造」也罷，這些人通通是居住在台灣的外省人士，而且除了馬璧是屬於自大陸遷台的老一輩外省人之外，其餘三人俱爲戰後出生在台灣的外省新生代。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共認爲可以利用外省人士的「原鄉情結」，對台灣的外省人士乃至本省同胞進行統戰工作，企圖自「保釣事件」之後再造一次「回歸」、「認同」的熱潮，好完成鄧小平所謂的「中華民族真正統一」。

然在事實上，馬、黃、李、侯諸人的「投奔」中國大陸，其間尙牽扯到相當複雜的個人因素，「原鄉情結」縱或有之，也並不是個極其重要的誘因。另外，由「保釣事件」的經驗可知，中共再怎麼利用中國人的「原鄉情結」

，還是敵不過共產極權統治的殘酷現實。例如在七〇年代左右，當「保釣事件」發生之後，中共固然利用「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統戰策略，勾起不少留學生和僑胞的「原鄉情結」而「回歸」大陸、「認同」中共，但是沒有多久，這批人在了解到「社會主義的祖國」竟是如此之後，紛紛離開這個中國人的「原鄉」而重新返回自由民主的天地裏。

因此，鄧小平對台灣推銷「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統戰膏藥，到底對外省人士乃至本省同胞有多少效果，相信不必問卜就可以知道答案是什麼。儘管如此，在可見的將來內，中共仍會視「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為對台統戰的不二法門，而中國人的「原鄉情結」也必會遭共產主義一再凌辱。

## 鄧小平的神化運動即將展開

自七月一日起，中共又出現了一本「暢銷書」——「鄧小平文選」，其暢銷之速度直逼當年的「毛澤東語錄」，甚至有人認為還會賽過「毛語錄」而成為大陸上的「新聖經」。

這部「鄧選」當中，收集了鄧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二年九月間，曾於各種場合發表過的談話或文章，其中大部份是中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鄧語錄」。據了解，鄧小平在這些談話或文章中，曾對毛澤東的功過做了評斷，也對「四化政策」的未來寫下指示

，故一般以為這是鄧小平對中共未來的「建國大綱」，具有極其高度的政治意義。

從中共過去的演變看來，歷任領導人對「著書立說」一向抱有最高的興趣，像毛澤東更是個中曉楚，一口氣出版了「毛澤東文選」、「毛澤東思想萬歲」、「毛澤東語錄」三部大書。這種「巨著」的流行，主要是著眼於下列兩點考慮因素：一是在「思想上定於一」，利用書籍中的白紙黑字，傳播統治者的各種理想，使中共的幹部、人民永遠遵行，成為單一思想下的「社會主義新人」；二是要「神格化統治者」，藉著這些「新聖經」的散佈，使共產主義化為一種新的宗教，統治者自然與馬克思、恩格斯及列寧並列稱神。因此，觀察家認為當年毛澤東之所以著書立說即在神化自己，現今鄧小平發行「鄧選」的目的也正在於此。

事實上，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派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後，中共即開始為鄧小平進行造神運動。胡耀邦、趙紫陽等在接見外國政治人物時，也曾不斷推崇鄧小平是中共最高決策者，鄧的談話及思想是中共的指標等，把鄧捧成毛以後的第一人。此外，更把鄧的個人肖像及談話摘要，在各種傳播媒體上做刻意地突出，企圖把鄧小平與毛澤東等量齊觀。去秋中共「十二大」閉幕之後，鄧派已取得控制全局的優勢地位，便蘊釀將鄧小平的談話及文章編為文集，以進一步確立「鄧小平神」的角色。到了今年六月的「六屆人大」之時，鄧小平已將反鄧勢力徹底鎮壓（如葉劍英）或積極拉攏（如李先念），使中共內部幾無任何派系敢公然與其相抗，「鄧小平

文選」的出版也就隨之瓜熟蒂落了。

目前的形勢可知，「鄧選」的出現無疑代表著，鄧派意欲在鄧小平死前把他神化，使鄧的角色能與毛相提並論，從而提升胡、趙兩人的地位，使他們成為「鄧小平神」所選定的「天命之子」，免得日後難以駕御中共內部各路人馬。所以，可以逆料的是，「鄧選」將成為「毛選」、「毛語錄」、「毛思想萬歲」之後，又一部中共幹部、老百姓必讀的「新聖經」，鄧小平的神化運動也即將在大陸全面展開。

（樵隱）

侯立朝 / 著

## 哲學經濟學

四〇〇頁 / 二〇〇元

這本書寫作的的方法與中外經濟學家都不相同，它以簡單的五個模型，解釋了古典經濟學、馬克斯經濟學、暴力經濟學、現代經濟學、民生經濟學，和第三種經濟學的新思考，是散文式的不是數學式的，所以很容易懂，而且充滿了道德的感性，章章令你感動！

出版：楓城出版社      郵撥：104063號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13號



# 地球仍然是圓的

## ——給李敖的最後諍言



■ 王曉波

六月號和七月號的「縱橫」出刊後，我和李敖的爭執已引起許多朋友的注意和關切。在一個「權力即真理」的時代裡，知識份子實在算不得什麼，知識份子不知自重還要相互攻訐，除了自我作賤外，充其量不過「茶杯裡的風波」而已，又算得了什麼。所以不管李敖怎麼說，但我個人寧願抱持「寧為人不義，不為我不仁」的態度。

朋友們的關切，我謝謝，但恕我不再轉述，李敖在我心中自有評價。我自知微薄，從來不敢高攀而說過「我的朋友李敖之」，是李敖公開的稱與我「私交極篤」、「道義之交」，而使我受寵若驚的。

任何人在試誤的認知過程中，都難免發生錯誤的，但却不能有意說謊，也不能有意犯的犯上一些互不相干謬誤，否則，那就不是認知，不是追求真理。認知的討論必須是「就事論事」，「人身攻擊」、「斷章取義」都是不相干的謬誤。在七月號李敖的信中，就充滿了這些不相干的謬誤。這已離開了認知的討論，我是不應該答覆的。但是，我有「負責到底」的話在前面，所以，還是不能不作最後的交代。

### 誰在吹牛

在六月號我的信中說到，為什麼李敖被

捕時沒有人敢公開講話，乃是因為當時的政  
治自由氣氛不如今日，所以李敖自己也沒替  
他認識的雷震、張化民、彭明敏、柏楊公開  
講過話。這些都是事實，但是，他却只准自  
己不公開講話，不准別人不公開講話。他說

王曉波在這裡，移花接木的把兩種  
「當時」，故意扭在一起：一個「當時」  
是李敖的「當時」，一個「當時」是  
陳鼓應的「當時」。前者是「文星」時  
期；後者是「大學雜誌」時期。雷震出  
事時我正在做預備軍官，還輪不到我來  
講話，那時候股海光已經及時講了；我  
在雷震出事後兩年進入「文星」，那時  
「政治自由的氣氛」，正如王曉波所說  
，「和今天是不能相比的」。當時我的  
「陰謀」是以「思想掛帥」取代「政治  
掛帥」，表面上迂迴過實際政治，骨子  
裏卻挖他們的根，但是最後還是和實際  
政治撞在一起，「文星」被封。「文星  
」雖然被封，但在我四年的努力裡，究  
竟還打下了可觀的基礎，這就是後來「  
大學雜誌」起直到今天的突破的基礎。  
所以，「大學雜誌」的「當時」的「政  
治自由的氣氛」，已經因雷震、李敖等  
多年的前仆後繼而變得有所不同了，前  
後兩種「當時」，是不能一概而論的。

在這段話裡面，李敖已經開始錯亂和自  
相矛盾了。

(1) 李敖是「文星」的總編輯，蕭家父子

手下的紅人；而鼓應只是「大學」的編委之  
一，「大學」的大權在陳少廷和張俊宏，俊  
宏當時任職中央黨部，為什麼李敖在「文星  
」不能講的，鼓應在「大學」就可以講呢？  
(2) 李敖說，是雷震和他打開了台灣的政  
治自由氣氛，所以，「大學」可以講。但據  
李敖說，雷震被捕後，他在「文星」只能「  
陰謀」的以「思想掛帥」取代「政治掛帥」  
，可見雷震並沒有為李敖爭取到實際的政治  
自由，否則何必以「思想掛帥」代替「政治  
掛帥」？雷震既不能為李敖爭取到實際的政  
治自由，又如何為鼓應爭取到了實際的政治  
自由呢？這豈不是李敖的錯亂嗎？  
(3) 李敖為了羅織鼓應未能在他被捕時為  
他講話，竟說：「在我四年的努力裡，究竟  
還打下了可觀的基礎，這就是後來「大學雜  
誌」起直到今天突破的基礎。」為什麼今天  
會有台灣這一點政治自由的突破，這除了黨  
外人士的奮鬥外，還涉及台灣經濟社會的發  
展，國際形勢的推移，島內外思潮的激盪，  
甚至包括黨內權力結構的變動。我一再苦口  
婆心的勸李敖，不要亂罵人，好好實在的研  
究一點真學問，好好寫點文章，就是希望他  
能具備一點懂這些問題的知識。

### 苛於責人

李敖還忘記了，他自己說過：

「文星」結束後，我在「文星」出  
的書大多被禁了，我的「李敖告別文壇  
十書」也被搶了（國民黨在裝訂廠搶書  
之風，始自搶李敖的書），所有的報章

封殺我，出版社視李敖兩字如蛇蝎、如  
大癩瘋，所有我當時所能做的，只有「  
地下活動」，但求所做出來的有意義，  
由誰掛名，已非所計，因此，我編的「  
羅素選集」，便掛上劉福增之名，我編  
的「胡適語粹」，便掛上「段宏俊」之  
名了。

據我所知，李敖所言屬實，然由此可知  
，李敖自己都不能享受到他在「文星」努力  
四年的成果，而「大學」又如何能夠呢？  
李敖還說：

王曉波說「李敖在私下，至少幫過  
雷、彭和柏楊」，但說我沒為他們公開  
講話，這又是倒填事實了：「文星」在  
「枝條始欲茂」的時候，就「柯葉自摧  
折」了，我李敖「老孫沒棒弄了」，那  
來地盤替人講話？

李敖的這段自辯之辭是平實而合情合理  
的，但是，要以他批評別人的標準來批評他  
自己的話，我們又何嘗不可以說：李敖雖然  
沒有了刊物，但他為什麼不可以發傳單？傳  
單不能發，為什麼不可以貼大字報？為什麼  
不可以一個人拿個牌子去示威啊？捨不得犧  
牲的王曉波在「保釣」時都拿過牌子示威的  
，男子漢大丈夫的李敖為什麼不敢？

又如，他說陳鼓應為國民黨中常委張其  
駒編「中國一週」就是「逢迎」，但他却忘  
記了，是誰替國民黨的中央評議委員蕭同茲  
的兒子編「文星」？是誰替國民黨的中常委

余紀忠寫專欄？老實說，我不能同意李敖這種「苛於責人而寬於責己」的作風，而寧願「苛於責己而寬於責人」。

「新希望」的事，我沒有要責備李敖之意，而是提醒他能「將此心比他人」。「新希望」的檔案資料是我當年提供的，但李敖未能公開聲援，他當時親口告訴我的原因是，顧忌有煽動學生運動之嫌。當時是沒有人敢碰學生運動和勞工運動的，實際的情形並沒有李敖講的那麼神乎其神，否則，「文星」何必「思想掛帥」？

關於張化民有沒有替李敖講話的事，用李敖自己的話說吧——「直到論戰過後，他（張）才看穿胡秋原，轉而認李敖才是朋友。」我和李敖的不同只是論戰前後的認定不同。

李敖在七月份的信中，還有許多斷章取義的手法。例如：我說，鼓應沒有「刻意公開張揚自己」義助「過這個，「義助」過那個」，而被李敖斷章為「刻意公開張揚自己」。又如，我說：「我相信陳鼓應當時在「權者」面前為李敖講話，並無要求李敖「蒙此殊寵」之心。」這句話意思很清楚，是我相信鼓應並無要李敖「蒙此殊寵」之心，而非主觀的相信鼓應在「權者」面前替李敖講話。然而，李敖却將之斷章為：「我相信陳鼓應當時在權者面前講話」了，還唉呀呀的說：

接下去就是王曉波的「我相信陳鼓應當時在『權者』面前為李敖講話」了

。唉，小金，王曉波沒有證據，只有「相信」，「相信」總不是證據吧？他怪我不相信替我講話我就犯了「推斷」、「想當然耳」的毛病，但他的「相信」不是「推斷」嗎？不是「想當然耳」嗎？

### 陳鼓應仗義執言

五月號李敖的信說，鼓應在「權者」面前為李敖講過話「全是天方夜譚」。鼓應究竟有沒有在「權者」面前為李敖講話，李敖當然有權利懷疑，有權利質問。但他不是懷疑，也不是質問，而是充滿自信的說那「全是天方夜譚」，這是一個全稱否定的命題，並且還旁生枝節。李敖胆敢使用這種全稱否定命題，他當然要有充分的調查和查証，否則豈不是信口開河嗎？

李敖曾稱與我「私交極篤」，應知道曉波是一向謹慎而不敢狂妄的人。並且，我講話的對象是國防部長宋長志，我的一字一句都是煞費斟酌的。何況，我還斬釘截鐵的說：「我講的只是我所知道的陳鼓應，我願為我的所知所言負責。」我是準備應付任何情況的。我一向小心謹慎，不敢講沒有根據的話。

李敖那麼有把握說我「全是天方夜譚」，為什麼到七月號又說要我「舉証」，要「請你們交出事實」呢？既然還有「舉証」和「交出事實」來的餘地，為什麼在尚未「舉証」和「交出事實」來之前，李敖就敢說「全是天方夜譚」的話？這不是信口開河，不

是「極端武斷的教條主義」，又是什麼？

李敖開口閉口的「男子漢」、「大丈夫」，但是真理只有是非之別，而無雌雄之分。要我「舉証」，要我「交出事實」也不難，但李敖必須先聲明，如果我「舉証」了，「交出事實」了，他要怎麼辦？他不是「噤巴」一抹，「全是天方夜譚」就不見了？或者「節外生枝」——「轉移論點」？

在李敖被捕時，鼓應是如何的關切李敖，和冒不韙的在「權者」面前替李敖講話，鼓應六月二日有來信說：

「我聽到李敖被捕的消息，當天便去找吳湘湘老師，還去李敖住的公寓，但被擋住不得上去。於是我便趕去找齊世英先生，請他設法找東北籍立委援救。齊老也去為他奔跑了一陣。然後大學雜誌參觀調查局時，我當眾提出李敖的事來，我曾公開問：『李敖是個文人，何必抓他？』後來見了中央黨部秘書長（按：當指張寶樹）和最高當局（按：當指蔣經國總統），也都提過，（但不止是為某一個人）。這些事我一直沒和人說過，今天說說，也不是為了要李敖領情，只是說明李敖所說不是事實。」

我之所以知道鼓應在「權者」面前替李敖講過話，是一位見過鼓應的「權者」告訴我的，也不是聽鼓應說的。此外，我還似乎記得聽過「大學」的人講過，是誰，我忘記了。今天由鼓應自己「招供」，更加具體。引述鼓應來信，並無其他動機，李敖可以不領情，也沒有人要李敖領情，但是，李敖却不能抹煞已經存在過的事實，即使上帝也不

能！

鼓應所述的人物大都健在，李敖要發現真實，不妨一一求証。希望這次李敖不要在沒有充分查証的情形下，又來個『全是天方夜譚』才好。

## 地球仍然是圓的

六月二十六日，鼓應收到六月「縱橫」後，給我打了一個越洋電話。他不願我爲他而揹負李敖的辱罵，要自己答覆李敖。讀書人爲私怨罵架，實有失身份，所以我力主「和爲貴」，極力勸阻。這也是我勸李敖不要亂罵人的原因。我不敢說自己「人大量大」，但連陶百川、費希平都要挨李敖的辱罵，我挨幾句又算得了什麼。李敖要罵人出氣，罵我好了，我絕不還口，「疾風」、「龍旗」還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濫雜誌不也罵我，我又何嘗還過口。

後來，我又接到鼓應嫂七月十四日的來信。提到關於陳鼓應罵李敖二十年之事，信上說：

過去，在我們圈子裡，幾乎沒有什麼人談到他。現在就更沒有人談到他，因爲有些來自香港及東南亞各地的朋友，連李敖是誰都不知道，近來偶爾遇見一些台灣出來的人，他們便會問起鼓應跟李敖到底怎麼搞的？（因爲好些人根本不知道鼓應跟李敖認識的，看到李敖的文章之後才知道）鼓應總是笑笑說，都是一些雞毛蒜皮之事。

在專制時代，老百姓還能背地裡罵皇帝，清明一點的時期，甚至還有直刺朝廷的清議，只有秦始皇『偶語棄市』，而在二十世紀的今天，背地罵李敖都不行，試問難道李敖要自比秦始皇不成？如果說，李敖是不可批評的，不可忤逆的，甚至於是不可以不喜歡的，那也是今天台灣民主陣營中必須打破的神話！

至於說鼓應在美國罵李敖之事，信上也

有說明：去年，陳平景由東京打電話來說李敖要鼓應「不要自相殘殺，要識大體」。

這話聽得我們莫明奇妙，因爲，是李敖在談陳鼓應，在罵陳鼓應，居然好話全由李敖說盡，因爲事情實在太忙太多，這種屁事也沒把它放在心上，但他一直說鼓應罵他，是他的姐夫石錦親口告訴他的，因此昨天（六月二十五日）上午鼓應查到石錦的電話。給石錦打了個電話問到底怎麼回事？事情原來是這樣的，有一次杜維明教授和鼓應在學校餐廳吃飯，石錦也來，石錦問李敖的近況，鼓應說，曾在國關所遇見過李敖一次，也會去李敖辦公室找過他，但他不在。故石錦跟李敖通話的時候，就說起這事，鼓應在國關所見過李敖（但李敖告訴石錦說他沒有去過國關所）。六月二十五日與石錦查對的結果，石錦承認鼓應並沒有說「李敖被國民黨收買」的話，你看這麼簡單的事，因爲傳說過程的變

化，結果面目全非。

所謂陳鼓應罵李敖的事不過如此，李敖氣量再小，有了鼓應嫂這樣的說明，也應該能了了。如果這還不夠，我願意代表鼓應在此向李敖公開道歉——李敖是不能得罪的，下次再也不敢了。「殺人不過頭點地」，如果這樣還不夠的話，那就只有隨李敖的便好了。

另外，使我感到欣慰的是，畢竟鼓應還識大體，有不攪「茶杯裡的風波」的器度，來信上說：

就鼓應的脾氣來說，李敖的無理攻擊他，他是會還擊的，鼓應接受你所說的勸告「就是天下人都知道李敖對了，或陳鼓應對了，對整個中國的前途，政治的民主，又有什麼貢獻？」因此鼓應才沒有寫文章談這「茶杯裡的風波」。

關於鼓應和鼓應嫂的來信，李敖還不相信，我也願意承認自己『全是天方夜譚』，但是，伽利略說過：『他們要我說地球是方的，即使我說了，地球仍然是圓的！』

## 我的慚愧

我是一個苟全性命於亂世的知識份子，有『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慚愧。我慚愧自己無力脫李敖於黑獄，更慚愧自己無安邦定國之能而濟斯民於水火。一九七九年底，我在一篇聲援「北京之春」的文章中說到：

從去年冬天至今，大陸民主運動已經一年了，中國的青年志士們，他們證實了自己的誓言——「敢把牢房坐滿，把牢底坐穿」，一個個大無畏的昂首闊步走進革命者大學的監獄，現在又是一年的冬天，不禁令我想起雪萊的詩句：「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在大陸青年為中國民族的民主前途展開偉大鬥爭的時刻，我慚愧於自己的無能為力，只有將此心意遙寄在秦城一號中蒙受苦難的弟兄們。

一九八二年五月，我在耕莘文敬院談釣魚台問題時也說到：

丟掉釣魚台，是誰該負責？有人說釣魚台是區區小島，丟掉了，他們當然用不著負什麼責任。我要講，這是當年所有參與保釣運動者所應負的責任——我們沒有能力保衛國家領土。到今天為止，我個人仍感覺到羞愧，只要釣魚台一天不收回，我個人就覺得是個奇恥大辱。

慚愧可以是人疲奮的起始，所以多少年來，我從來不敢懈怠，除了努力於學術外，多少也為苦難的祖國和民族盡點知識份子的心力，但個人的力量有限，我也只能量力而為，隨緣盡力，但從不敢自不量力，更不敢輕言犧牲。

古云：「知耻近乎勇。」但李敖是不會慚愧的，因為：

我檢查這麼多年的立身本末，我一直是在第一線去冒險槍林彈雨的男子漢，支持朋友，打擊敵人；引進光明，驅走黑暗，我為什麼不安呢？我安得很呢！

以前曾聽師長說過，在大陸上，有不識民主的人對民主人士說：「天下是我們打下的，你們要民主，拿槍桿子來拿好了。」中共更有一套「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理論——「老子們是最革命的，誰反對老子們，誰就是反革命。」這種山大王主義造成了民國以後政治不得走上民主的一個思想背景。

李敖拿來衡量「立身本末」的標準是什麼？不是真理，不是道德，而是「第一線」，也就是「最革命」。有了「第一線」，有了「最革命」，什麼是真理，什麼是正義都可以不顧了，因為「我就是真理」、「我就是正義」。

他說：「支持朋友，打擊敵人」，但當一批文化流氓在圍剿陶百川先生時，李敖也棒上加棍，試問這又是支持了誰，打擊了誰呢？陳鼓應被放逐海外，李敖就非要雪上加霜再踩一脚不可。再如胡佛、韋政通、柏楊、費希平等，又有什麼非罵不可的理由呢？如果這些人都是敵人非打擊不可，那麼請問被李敖支持的朋友又是誰呢？李敖的年齡已經不小了，總不能再以「童子操刀」自解吧？李敖自稱「空中飛人」，有朋友說，「空中飛人」是需要「平衡桿」的。難道辱罵這些不能得意的，甚至被損害被侮辱過的人

就能成為李敖的「平衡桿」嗎？我仍然誠懇的希望李敖能夠三思。

從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來看，許多仁人志士奮不顧身的犧牲自己，何嘗不是為了「引進光明，驅逐黑暗」，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了，其中原因除了有許多主客觀的條件外，最令人浩嘆的就是，革命的山大王主義，不但不能「引進光明，驅逐黑暗」，反而使一個個革命者成為人民革命的對象。殷鑑不遠，前車可鑑，一代代過去了，今天李敖又來重蹈這個覆轍，又如何能不令人悚然而驚呢？

如果這山大王主義能成立的話，請問李敖，在一九七八年的選舉時，是鼓應站在「第一線」，還是李敖站在「第一線」，李敖支援了「第一線」什麼？支援了鼓應什麼？這難道又不是李敖「苛於責人而寬於責己」的雙重標準嗎？如果李敖還不能自省的話，我又能說什麼呢？

但我還是希望李敖能寬於待人，才能得道多助，不要把自己有限的精力浪費在罵街的文字上。如果我不能勸服李敖的話，我會感到慚愧的，慚愧自己被李敖稱為「道義之交」。

## 最後的諍言

在我的訪問稿中，我說過：「我願為我的所知所言負責。」所以，我不能不答覆李敖的「全是天方夜譚」。在「女安則為之」中，我再次聲明：「我說過的話，我一定負責到底。」所以，我不能不又下寫了這篇答

覆。

在七月號李敖的信中，我沒想到，他竟然用故意看錯、斷章取義等手法來對付我。李敖曾經說過，他對一些太下流的文字是『不理不罵』的，除了山大王主義和另有目的外，人類的道德標準總是以誠實為上流的。

鼓應如何在「權者」面前替他講話，我已經交代了。我應負的言責也負完了。再扯下去將盡是一些私人恩怨的雞皮蒜事，鼓應和李敖，誰對不起誰，我並無興趣，我曾向朋友說過：『除了讓人看笑話外，鼓應和李敖即使互罵而死，也不會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理他幹嘛！』只是知識份子也潑婦罵街，太難看了，又自恃和李敖還有一點交情，所以，才會出來勸說兩句。我勸鼓應不要去攪「茶杯裡的風波」，我自己當然不會，這種文章也不是我王曉波該寫的。所以，我宣佈：李敖再有任何文章，我不再答辯。

雖然，我已將一些可能會刺激李敖的詞句都刪除了，但是，如果在行文中還有什麼得罪李敖之處，李敖受不了，要我道歉，我也願在此公開道歉——李敖講的都是對的，我講的「全是天方夜譚」。如果還不夠，只要有利於他的心理健康，他怎麼罵，就怎麼罵好了。

罵人並不是就事論事的批評，而是不相干的「人身攻擊」，李敖一定要自甘於王婆罵街的小道，做朋友的也無可如何。

身為李敖的「道義之交」，最後我還是要勸他，善自珍重自己的才華，多為這苦難的時代留下足供後人教訓的記錄，如他所寫

的李師科、黃中國。有能力的話，不要老把眼光向內看，應該望向更廣闊的中國未來。

不要對人性太悲觀，人間還有比金錢和勢力更可貴的愛和同情。人應該是價值的，而不是工具，這樣才能得道多助，否則，在喪失真正的親情、友情之後，「空中飛人」的秀，誠然可以名利雙收，贏得掌聲，但也總會是曲終人散，留下的仍是一片寂寞孤獨。作為李敖的「道義之交」，我是不忍看他的表演，一旦「失手」，即將慘不忍睹。且自我犧牲要有重於泰山，無謂的犧牲，智者不取。

李敖不知還記得否？當年我們曾經爭論過「以德服人」的問題。李敖最近寫了幾篇甘地的文章，甘地是「以德服人」的。他也應該想想平景的話，為什麼在得意的時候，他身邊的人經常都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真正的朋友都一個個的離去，難道都是朋友錯，李敖對嗎？李敖是聰明人，也應想想以利合和以義合的道理，不要把以義合的朋友都視為可欺的書呆子。

他要善自珍惜自己手上的那支筆，應有為人間鳴不平，為天地留正氣的抱負，而不該是讓自己快意恩怨，筆桿殺人的工具。李敖有筆桿可以任意筆桿殺人，凌辱沒有權勢的人，甚至凌辱被損害被侮辱的人，那麼我們又有什麼理由去責備有槍桿的人以槍桿殺人？簡言之，有理說理，不要亂罵人，有道理的話，別人要抹殺也抹殺不了的。李敖應該好好體會一下『爭百年不爭一日』的這句話，歷史長遠得很，不必『只爭朝夕』。從

歷史的眼光來看，對自己也好，對別人也好，不要太迷信片面的文字就可以將人「鬥垮鬥臭」。以為有「最革命」的特權就可以將別人「鬥垮鬥臭」，「四人幫」如此，「疾風」也如此，但結果又如何呢？李敖應有反省。

在政治上我只有二個敵人，一是國外的帝國主義，一是國內的專制主義。除非李敖淪為帝國主義或專制主義的幫凶，否則，我是不會以李敖為敵人的。『光明磊落的朋友』或『光明磊落的敵人』，那是李敖的事。「疾風」以我為「真正的敵人」，李敖當然也可以。但對我而言，我一向執着「不是敵人就是朋友」的原則是不會改變的。

雖明知我的忠告善道可能會再度引起李敖的不悅，但是，李敖既以我為『私交極篤』、『道義之交』，忠告善道應是朋友之道。多少人勸我不要為李敖的無理取鬧花時間了，但我除了要為自己講鼓應的話負責外，對李敖，我也有一份應盡的道義。

李敖怕人「醜化」，又怕人把鼓應說得「天花亂墜」，鼓應可以作証，我曾在鼓應面前為李敖辯護過。我無意在朋友間厚此薄彼。今天如鼓應的地位換成李敖，李敖放逐在外，鼓應在台公開為文辱罵之，我有能力和機會的話，也必挺身為李敖講話。

李敖不喜歡諍言，我也不會那麼沒趣的再作什麼諍言了，那麼這封信就算是給我李敖最後的諍言吧！

（本文文責自負）

一九八三年七月廿日于新店



# 戴奧辛的威脅 到底有多少？

對戴奧辛感到迷惑和懷疑的人，認為它只是環境學家最新的玩意罷了，這種態度太大的低估了戴奧辛的危險性。實驗證實，戴奧辛不僅是人類所能製造的最毒的化學品，還可能是引發癌症和畸形兒的東西。上個月在新澤西州的化學工廠附近發現戴奧辛的污染，當地居民即詢問州長是否該離開他們的家園。今年二月，聯邦政府裁定密蘇里州的泰必其鎮受到戴奧辛的嚴重污染，而由聯邦政府把全鎮買下並要求全部鎮民遷出。即使是美國醫學會也對戴奧辛有兩種心理，早先它攻擊新聞界製造戴奧辛的疑雲，但在上星期卻否認他們自己的說法而辯稱：「他們並沒有忽視戴奧辛的危害性。」環境保護署的巴恩先生說：「對戴奧辛的焦慮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即使戴奧辛不會造成什麼健康性的危害，但它對心理的影響已相當大了。」

對戴奧辛的不確定和不安隨著新的發現而越來越大，環境保護署在一九八〇年的一份報告中列出全美卅三州的數百處有戴奧辛製造和有傾倒可能的場所，而且上個月又證實在新澤西州有三處，在堪薩斯城有一處。巴恩說：「沒有人知道它的分佈有多廣。分佈地點似乎遍佈美國。」並非有人故意去製造戴奧辛，這種無色結晶的混合物是製造除草劑時產生的副產品。大多數這些除草劑已經環境保護署禁止使用。例如：除草劑 2,4-D 和 2,4,5-T 是美軍在越戰中用來使森林落葉的落葉劑 [Agent Orange] 的主要成份。約有一萬七千名曾暴露在這種落葉劑下的越戰美軍顯示落葉劑所引起的健康問題（從身

體不適到癌症）。這些問題的因果並未完全辨明，但是戴奧辛的毒性實在是太大了，使我們無法不認為我們不受威脅。

也有許多科學家認為這種化學物質可能在我們知道它之前早已存在，陶氏化學公司的科學家一九七八年的報導指出，用低溫燃燒物品（從木頭到 2,4-D）都會產生戴奧辛。這當然包括 HODD，他們並發現在都市的焚化爐、發電廠，甚至壁爐裏都可能發現戴奧辛。但即使是戴奧辛可由平常的燃燒產生，其含量是非常微小而無害的，真正有危害的劑量還是由工業而來，這也是我們主要的注意目標。

在泰必其鎮的部份土壤中含有 500 Ppb 的戴奧辛，這種含量看起來微小，但是非常小的量——百萬分之一克——即足以毒死一隻天竺鼠。致死量因動物種類有很大不同，例如倉鼠 *hamster* 的抵抗力 500 倍於天竺鼠；至於人類能忍受多少這種毒物則仍然不知。

在義大利米蘭 *Seveso*（曾發生洩露戴奧辛事件）的科學家們較不擔心戴奧辛對人的立即殺傷力，而比較關心其長期影響——例如引發畸形兒。動物實驗加深這方面的顧慮，每天餵食小種鼠（*mice*）體重十億分之一劑量的戴奧辛，小種鼠就會產下畸形鼠。同樣的情況用於大種鼠（*rats*）則產生死胎。追踪曾暴露於戴奧辛的人結果也令人擔心。Seveso 的居民自從一九七六後有較多的畸形兒和流產。但美國人對陶氏化學公司和孟山都化學公司員工的研究則無此發現。另外一種長期影響是癌症，陶氏化學公

司的毒理家發現母鼠如餓食體重百萬分之十的戴奧辛會產生肝、肺和口腔癌細胞，另一研究也發現甲狀腺癌在公鼠(Rats)裏也會有顯著的增加。根據這些一致的研究結果，EPA 於一九八一認為「有充份的證據顯示戴奧辛可能是人類的致癌物。」

雖然有些科學家對動物實驗的結果能否用於人類表示懷疑，但是也有證據支持戴奧辛與癌症有直接關聯。瑞典的研究員在一九七八報導，森林裏的工人(因工作的關係接觸較多的除草劑)較常人有五到六倍的機會得「軟組織肉瘤癌」，這種少見的癌症侵襲肌肉、脂肪和神經細胞。雖然有些其他科學家批評瑞典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但另外一個

研究的結果也支持這個看法：一九四九及一九六四美國孟山都公司發生戴奧辛的意外事件後，其138個工人中有4人死於「軟組織肉瘤癌」，其致病機率遠大於一般的預期罹患率。

美國政府正進行研究越南受到「Agent Orange」影響的居民，是否有更多的癌症患者與產下更多的畸形兒。但是要知道戴奧辛影響方式，最好是把目標放在一個「細胞」的研究上。在州立威斯康辛大學的波蘭教授與其他科學家的研究結果顯示：戴奧辛會與細胞中的有「接受基的蛋白質分子」相連，由這些蛋白質分子的作用，可以將戴奧辛輸送到細胞核去。戴奧辛引起細胞核中的「

基因」產生酵素。這些酵素可使戴奧辛失去進一步的殺傷力，然而在此同時衍生另一組不正常的基因，這一組基因是引發氣瘡，並可能是產生癌細胞的關鍵。

在沒有肯定「到底戴奧辛對人的危害有多大」的情況下，很多的科學家認為環境保護署應採極重視的態度，環境保護署決定立即撥三千二百萬美金來調查已知及可能存在戴奧辛的地點。環境保護署應如何來處理這些戴奧辛的地點呢？這可能要視戴奧辛的數量與地點而定。然而因為公眾已有的疑慮，即使是科學上沒有必要，也可能因為政治上的理由而需要儘速清除這些毒物。

●譯自美國新聞週刊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一日

# 「戴奧辛」的震撼

廢五金回收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

綠鄉

## 「世界末日之毒」——戴奧辛

七月八日行政院突然宣佈禁止進口廢電線電纜以來，「戴奧辛」問題一時成爲新聞界最熱門的話題。一連半個月，各報第三版及地方版天天以「世界末日之毒戴奧辛」、「燃燒廢電線電纜害人害己」、「封殺戴奧辛」……等等聳動的大標題，報導、討論燃

燒廢電線電纜的問題。

自從台灣經濟「起飛」以來公害不斷，但一直沒有受到新聞界太大的關心，爲什麼「戴奧辛」問題會造成這樣的轟動呢？

這是因爲「戴奧辛」是人類所製造的化學物中最毒的物質。其毒性高出多氣聯苯一千倍，高出氰化鈉一萬倍。人類只要吸收四毫克的TCDD戴奧辛就會減少壽命，吸收

二九〇毫克就會急速中毒。

最可怕的是它具有極強固的安定性，不易分解，一旦污染了空氣、土壤、水，便永遠脫不了身，一代一代地在動物、植物、人體中累積、循環，引發類似多氣聯苯所產生的氣瘡、肝病、眼球顫動……破壞神經細胞，侵犯染色體，致使人類喪失生殖能力，或產下畸形兒。

戴歐辛的污染在瑞典、意大利、越南、美國等地都曾發現過。尤以越南受害最深。美國在越戰時曾大量使用含有戴歐辛的「落葉劑」，造成許多美國士兵喪失生殖能力。越南人民近年來的肝病病例由百分之二，猛升到百分之十，許多孕婦產下雙脚畸形或連體嬰兒。

因此人們對於戴歐辛避之猶恐不及。美國泰必其（The Best）鎮由於受到戴歐辛的污染，聯邦政府將整個鎮買下，命令鎮民悉數遷出。

戴歐辛的毒性既如此可怕，世界各國莫不極力防止其污染。

去年十月陽明醫學院邀請瑞典一位研究多氣聯苯和戴歐辛的權威學者來台演講，提到燃燒PVC可能產生戴歐辛。環保局長莊進源乃聯想到南部地區普遍燃燒電線，無法禁止，是否也會產生戴歐辛。於是前往燃燒電線最盛行的台南市灣裡去取樣，送往加拿大檢驗。

檢驗結果發現，飛灰中含TCDD戴歐辛○·一至○·一五毫克/立方公尺，燃渣中含量○·一九至○·四四PPM（百萬分點）。

依照美國標準，空氣中是不容許含有戴歐辛的。自來水中戴歐辛的含量不得超過○·七PPM（兆分點），亦即成人每日飲入量不得多於○·○一四毫克，而在台南市灣裡的採樣地區呼吸八至十分鐘即可吸入此量。

再說成人可能致癌量為每日○·○一毫

克，在採樣地區呼吸二至三小時即可吸入此量。

還有，美國泰必其鎮土壤的戴歐辛最高濃度是○·三PPM。灣裡的燃渣中戴歐辛最高濃度高達○·四四PPM，顯然超出○·一四PPM，依照美國的標準，中央政府應當將灣裡地區買下，令村民悉數遷出。泰必其鎮的污染則由農藥工廠引起的，灣裡地區的污染則由燃燒廢電線電纜引起。

美國垃圾到臺灣



當然污染不限於戴歐辛，所有廢五金的回收，處理不當的話都有可能產生污染。

## 美國垃圾到台灣

到底灣裡地區怎樣成爲一個污染中心呢？

二十年前，灣裡地區居民以廉價向美軍購買廢棄的電線電纜、廢馬達、廢電器加以拆解、燃燒、回收廢金屬出售維生。

一些頭腦靈敏的美國人見灣裡人善於回收廢五金，加以人工便宜、公害防制不力，便大量的把廢五金輸入台灣，集中在灣裡處理。致使灣裡地區成爲台灣廢五金回收的中心。處理的項目從收音機到電腦，從輪船到飛機零組件，從細如髮絲的電線到粗如甘蔗的電纜……五花八門，一進入灣裡便回收成金銀銅鐵錫鋁……，供應台灣工業所需的金屬原料。

自從拆船業發達起來之後，廢五金材料愈益增多，加上國人直接向國外進口，目前從事於廢五金拆解行業的約有十萬人，遍佈台南、高雄各地，而以灣裡爲中心。

灣裡地區原是台南市的貧民窟，龍蛇雜處，治安問題十分嚴重。自從從事於廢五金行業，灣裡人的生活便安定下來。目前灣裡地區有七○%從事此業，是全省最集中的地區。

回收的方法，有拆解法、敲擊法、燃燒法、溶解法等。

拆解法和敲擊法運用機械作物理拆解，原不會產生什麼公害，但如電容器內藏多氣



聯苯，其廢棄物仍會污染土壤及水。部份塑膠版、夾雜的電線燃燒時則會造成空氣污染。至於金銀的回收乃是運用硫酸、塩酸、硝酸加以溶解取得。業者處理時是將強酸裝在塑膠桶中，在屋內溶解。強酸蒸發出來的

我們為後代子孫留下了什麼？  
灣裏區草木不生，滿目瘡痍。

酸氣，會嚴重侵蝕呼吸道與皮膚，傾倒廢酸則會污染土壤及水。

一位受訪問的老人說最可怕的是溶解金銀，他的愛子從小當溶解金銀的學徒及雇工，後來自己開業三年，便因肺病去世了。死時才二十三、四歲。

此外燃燒電線電纜，由於PVC燃燒時會產生塩酸氣，影響作物生長，侵害呼吸道、皮膚。

據衛生局的檢查，灣裡及茄苳地區民衆以呼吸道疾病和皮膚病居多。至於戴歐辛所造成的傷害，需要長時期的累積，目前還沒有明顯的症狀。

燃燒電線時發出惡臭，當地南寧國中學生上課時需戴口罩，部份老師聲音沙啞。居民常患「感冒」，許多人咳嗽治不好。許多人有結膜炎。還有附近正道機械廠強烈指責廢氣侵害產品品質。

但是受害最烈的當屬隔著二層行溪相望的高雄縣茄苳鄉和湖內鄉。因為灣裡人燃燒電線時多半選取二層行溪兩邊溪畔。當地春夏間四個月吹南風，其餘八個月吹北風。這些燃燒電線的黑烟、白烟，四個月吹向灣裡，八個月吹向茄苳、湖內。尤其溪畔的茄苳鄉白沙崙受害最深。

據一位受訪的白沙崙鄉民說，每當濃烟侵襲而來，人豬不停打噴嚏，飯吃不下。他說他曾養了三百頭豬，去年因為不斷的受侵襲，死了一百多頭。

此外據茄苳鄉鄉長李連成的報告：鴨子喝了二層行溪水全部死光，雞和鴿子長期吸

入黑烟，解剖發現肝、肺都變成黑色；鴿子飛過黑烟時被燻得掉下來。衣服晾在外頭，到了下午，白衣變成灰衣；稻作減產，蔬菜不長。

茄苳鄉的公害可能是全台灣最嚴重的地區。當地在十多年前是個可愛的漁村，與達港海水清澈見底，盛產魚、蝦、蟳、牡蠣，近年來附近工廠林立，北有灣裡民衆燃燒電線，南有火力發電廠排出黑烟（其中亦可能含有戴歐辛），東有和信興養有數萬頭豬的養豬場，每天排入豬糞和洗豬圈的蘇打水，諸多污染源造成茄苳的空中烏烟瘴氣，與達港變成一潭大汚池，魚蝦死光，牡蠣不活。以往可愛的漁村，而今變成不適人居的瘴疫之區，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 「捕烟隊」捕不勝捕

一九七六年起，灣裡地區的廢五金業進入蓬勃發展的時期，二層行溪兩岸河川地日夜燃燒電線，茄苳鄉居民屢次抗議均不得要領。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傍晚，正是北風開始吹襲的季節，灣裡地區吹來一股難聞的惡臭，白沙崙居民正在吃飯，忍無可忍地放下飯碗，集合起來，各自拿著武器，準備和灣裡的廢五金商人拼鬥，幸經人及時制止，才沒有發生流血事件。

二十五日茄苳鄉十五村長及內湖鄉三村長在縣議員林仙保的陪同下，向縣長黃友仁提出一份措詞強烈的陳情書，請求縣政府徹底解決二層行溪空氣污染的問題，否則他們

將集體辭職。

十月十三日高雄縣展開嚴厲的取締行動，但商人已聞風轉移陣地，向溪北岸轉進。由於台南市不加取締，依然燃燒，又幾乎引起居民「卒子過河」去撲滅北岸的燃燒。

十月十九日台南市衛生局在多方指責下，終於組織了取締小組，開始日夜看守，嚴厲取締，被當地人稱為「捕烟隊」。但是由於燃燒者衆，防不勝防，禁不勝禁。而且業者組織了「守望相助隊」互相把風，大打「你來我走，你走我燒」的遊擊戰。

捉不到白忙一場，偶爾捉到了還要和業者大吵一場，有一次甚至差一點拼起來，業者以為捕烟隊專找他們麻煩，要斷他們生路。他們威脅說：「活不下去要去搶銀行。」最後甚至當地的狗一見捕烟隊「來者不善」，便猛吠不已。

由此可見取締之困難。三個月下來，捕烟隊疲於奔命，天天二十四小時玩「官兵捉強盜」的結果，三個隊員，一個病倒、一個病死。而且捕烟隊業務煩重，不能只取締燃燒電線，於是不得不草草收兵，宣佈撤退。

從此衛生局改採機動取締，有人報案才出動。但是實際報案的不多，因為灣裡地區百分之七十從事廢五金業，雖然專門燒電線的只有三、四十戶，但廢五金所拆下的電線不得不燒，所以幾乎家家戶戶都在燒。整批的在河邊或工場燒，零星的在院子裏燒。

至於那些不從事此業的，也多碍於情面，不好意思檢舉。

捕烟隊長台南市衛生局秘書王甘龍接受

記者訪問時分析灣裡地區燃燒電線捕不勝捕的原因說：

一、燃燒電線有厚利可圖。利潤在四五成之間，成本低廉，大約每公斤二、三毛，如用粉碎法約需二、三元，用焚化爐需十七元至二十元。而且焚化爐造價奇昂，產量不高。

二、當地議員、里長、鄰長都是業者，形成頑固的勢力。

三、當地勞動者除了拆解廢五金，別無一技之長，爲了生存不得不燃燒。

一位在南定橋下搭寮拆解五金的夫婦接受訪問時說：

「人生也不怎麼快樂，做也是死，不做也是死。」

聽了這句話，使記者想起有一次訪問礦工時，一名礦工嘆道：

「做，死一人；不做，死一家。」

這是台灣勞動者的悲哀，工資低廉，生存不易，逼得他們對於惡劣的勞動環境「視死如歸」。

## 行政院的經濟主義

台灣三十年資本主義的發展，實際上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式的成就。資本家的利

潤是犧牲了農民的利益（抑低農產品價格）

、工人的利益（壓制工人運動，抑低勞動報酬）、消費者利益（壓制消費者運動）、以及放任公害橫行（轉嫁爲社會成本）、外銷

沖退稅（由納稅人負擔）等措施造就的。

灣裡地區的公害問題已經鬧了將近十年



少數人的厚利帶來大環境的破壞。

，實際存在已經將近二十年，除了近幾年衛生局重點取締的治標辦法之外，政府一直無法提出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

事實上高雄台南地區的衛生單位，自九八〇年以來年年提出建議禁止廢電線電纜



進口，後來又修正為只賣給有公害防制措施的業者，爾後又修正為建設焚燒專業區等，但公文一上去就如石沈大海，政府對之一直不置可否。

衛生署也曾數度向行政院建議廢止電線

除了廢電纜外，中古機件也有厚利。

電纜的建議，但經濟部堅決反對。其理由是台灣地區所需銅年計十一萬噸，其中由拆解業回收供應的銅年計二至三萬噸，佔全部銅需要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加上電線電纜多夾雜在廢五金類下進口，分類有困難，所以碍難照辦，希望衛生局加強取締。(一九七九年六月廿一日國貿局復衛生署函及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四日行政院秘書處答覆)把皮球丟回衛生署。

這件事一方面顯示了行政院的經濟至上主義，一方面顯示了衛生署的無力感。

環保局長莊進源接受訪問時抱怨說：

「衛生署官員參加院會時都是敬陪末座，只有經濟部、財政部說話最大聲。因為他們是賺錢的，我們是花錢的。」

難怪衛生署提的計劃、建議，只要財經單位說一聲「不！」就被否決了。

甚至內政部說話都比衛生署有力。一位官員抱怨說：

「內政部爲了整建墾丁公園設施，預算一編就是兩億元，整個環保局預算，一年還不到一億元。」

本來嘛，發展觀光也是爲了賺錢啊！目前環保局的經費只夠行政費用及小型研究、重點檢查。地方單位人手不夠，無固定人員負責，工作人員除了防制公害還要做其他事。這種編制一向被譏爲虛應故事，根本不足以進行防制公害！

巧婦難爲無米之炊，沒錢，環保局所能發揮的功能就極爲有限，要想做好環保工作實在戛乎其難。

## 全面禁止廢五金進口

廢電線電纜的燃燒造成公害問題實際上已經有十幾二十年的歷史，四年來民間抗議、衛生單位的建議，經濟部一直採取抵制的態度，無法採取有效的配合措施，杜絕燃燒。

直到此次檢驗發現燃燒電線電纜產生戴歐辛，環保局認爲事態嚴重，直接上報孫院長，孫院長才指示禁止進口廢電線電纜。

由此可見國貿局之同意禁止進口，不是協調的結果，而是迫於院長的命令，不得已而行之的。國貿局的立場是儘量開放進口，促進經濟成長，至於會不會產生公害，增加社會成本，則不是他們關心的事。

事實上，不管燃燒電線電纜會不會產生戴歐辛，廢五金處理的過程中，如前所述，其所產生大量的塩酸氣、排放的強酸液、多氣聯苯，已經夠條件禁止了。

站在防制公害的立場上，我們根本就不去接受美國的垃圾。廢五金回收是努力最集中，製造公害最厲害的工業，目前美國可以回收的廢五金都在美國處理掉了，不能回收的，會製造公害的才送到台灣來，爲什麼我們要賺這種骯髒錢呢？

當然回收工業是一種必須而且有遠景的工業，因爲地球上的資源有限，不斷開採，不斷使用，必有枯竭的一天。而且如不回收，其廢棄物將變成垃圾，增加垃圾量，同樣是一種污染。但是廢五金的回收不能以犧牲環境爲代價。





公害短訊

本刊編輯部

## 桃園民衆 集體抗議工廠污染

桃園縣觀音鄉大潭村有三十多位村民於六月十一日，群情激憤地高舉寫著「高銀公司危害大潭村民身體健康」的布條，聚集在高銀公司門口，抗議該公司每日排放未經處理的廢水，造成大量滲入地下污染源，危害村民健康。據一位村民代表指出：大潭村民紛傳胃病、肝病，前往醫院檢查，也查不出原因。而且高銀公司附近的稻作，受了廢水廢氣影響，竟然株株稻子如同被火燒，呈現焦黑狀而枯死。他們曾多次向公司反應，該公司却置之不理，因此不得已情況下，只好以抗議的手段要求該公司改善廢水處理設備。不過警方在一得知上情，即趕往高銀公司驅散村民，未見著落。

## 工廠污染引發公憤 議員質詢竟遭恐嚇

基隆市議員日前在議會中指出，六堵工業區內的利華羊毛工業公司，涉嫌將大量的清洗羊毛污水排入基隆河中。污水中的羊毛油脂消耗河水中的溶氧，使河水變臭、變髒。此一公害問題經王議員呼籲，已引起市民們的重視，利華羊毛工廠乃表示，該廠係由於六堵污水處理場正從事細菌培養工作，不得已乃將污水排入基隆河，後因輿情反對，現已停止排放，並增設免除污水專用設備中，一俟啓用後，問題就會完全解決。

不過王議員在提出質詢後，竟接到恐嚇電話，目前警方正偵辦中。

## 又見氯氣外洩

台南市裕農路中美食品公司，於六月十八日下午因為水塔旁的氯氣無法滲入水中，而發生氯氣外洩，女工林碧芬首當其衝，當場被氯氣嗆倒地上，經及時搶救，已無生命危險。外洩的氯氣，則在全無防護措施的情況下，四處擴散，幸賴工人們閃避得快，才未發生意外，最後只好由消防隊的搶救人員將問題解決。

## 台中·彰化

## 多氯聯苯污染仍然嚴重

根據最近完成的「台灣地區正常人血液多氯聯苯含量研究」，在台北、新竹、台中、彰化、高雄五個地區中共採四百七十五個血樣，其中高雄、台北、新竹地區民衆的血液內含多氯聯苯量較為正常。而台中縣有百分之二十二點五的血樣含多氯聯苯超過十個ppb；彰化縣更有百分之四十一點七其含量超過十個ppb。而一般血液中含有五個ppb以下可視為安全，十個ppb以上則視為顯著污染，可見台中、彰化兩地區的多氯聯苯污染情形相當嚴重。

## 公害污染的觀光區?!

台北縣貢寮鄉民代表會主席賴文成最近向台灣金屬公司及有關單位提出建議指出，設在瑞芳鎮水南洞的台金禮樂煉銅廠，冒出的濃煙常隨風飄向貢寮鄉，由於含有硫酸等毒素，人們聞到濃煙有如吸到瓦斯感到呼吸困難；農作物及草木被煙塵污染，都變成赤紅色而枯萎。設煉銅廠排出的廢水流入海域，也影響到

貢寮沿海龍蝦、九孔、海膽、紫菜的生長，依靠這些漁產為生的漁民也深感困難。其實該廠排出的廢水，長久以來，已將水南洞沿岸海域整個污染成紅褐色一片，裡面生物絕跡，跟外海的藍色相較之下，有「陰陽海」之稱，堪為台灣公害污染史上典型的一例，沒想到觀光局還在其附近濱海公路段設置幾處觀光停車場，引為自然景觀，真是笑死人！

## 新竹市民具函告 文化工廠污染

新竹市偉功里的新竹化工廠，以煉煤炭電石為主要產品，平常排出大量的煤渣塵臭及噪音和空氣污染，該地區居民成年累月飽受其苦，並經常有老弱婦孺受不了腥臭污染而暈倒的事情發生。根據一項統計，近六年來，該區居民罹患癌症而死亡者多達三十二人（其中肺癌五人、肝癌七人、胃癌八人、其它十二人），目前仍有患癌症者數人，可見問題的嚴重。多年來，雖屢經陳情，並經政府機關令其改善，總是未見結果，為了顧及數千名無辜居民的健康，該里里長於七月十三日再度具函要求政府有關主管當局認真執行空氣污染法，以確保民眾生活安全。

## 每天近十件的 農田公害糾紛！

六月下旬台灣省農林廳發佈去年的調查資料顯示，本省的農業公害日趨嚴重，去年農田遭受公害的面積達四萬一千三百六十八公頃，發生糾紛的案件高達三千一百五十件，平均每天均有近十件的公害糾紛產生，農民受損嚴重

。有鑑於此，省府正積極辦理公害鑑定及損失估計試驗，製作公害圖鑑，替農民鑑定損失，作為訴訟時申請賠償的有力證據，並訂定幾項公害問題的試驗研究，以防止農業公害繼續擴大。希望省府的這些措施能夠確實普及於各地農村，使一向在公害糾紛中軟弱無助的農民，不再永遠只是台灣工業發展中資本家們致富的墊腳石。

## 驚人的汞污染！

行政院衛生署環境保護局局長莊進源在六月八日的一個研討會中指出：目前台灣地區放流水的含汞量，據保守的估計，已超過二十倍以上，造成相當嚴重的汞污染。

汞是毒性極強的重金屬，有機汞毒性尤劇，對腦神經有害，日本纏訴多年，影響深遠的三大公害病之一的「水俣病」即是甲基汞中毒所致。有機汞中毒的初期症狀為全身倦怠、食慾不振、頭痛、發汗、嘔吐、手足麻痺，而後視聽力減退、運動失調，再嚴重則意識失調或死亡；無機汞毒性較小，對肝腎有害，中毒症狀為口內炎、脫牙、口腔障礙及消化器官障礙。另外甲基汞在人體內還會遺傳，情況嚴重者其新生兒可能患得先天性白癩。

台灣目前汞的使用量佔八〇%以上的七家碱氣工業廠家是：台灣塑膠公司高雄廠、台灣塑膠公司仁武廠、中國石油化學公司前鎮廠、國泰塑膠公司、華慶海灣塑膠公司、正泰化工公司、義芳化工公司。其相應的造成農漁業環境汞污染的地區包括：中港溪下游竹南中港地區、鹿耳河溪下游安順顯宮地區、後勁溪下游楠梓右昌地區、高雄市前鎮區十字渠和高雄港等四地區。

## 巴拉刈農藥肆虐全省

曾經在墨西哥因為污染大麻煙而惡名昭彰的巴拉刈農藥，日前才在台灣污染環境問題上引發注意。首先台中縣霧峰鄉的一家製造巴拉刈農藥的化學公司有十餘位員工皮膚發生異狀，病發過程大都是先發紅斑，再長黑點，黑點又逐漸變成紅疹，會痛會癢甚至潰爛。其中二人並經醫師判斷為皮膚癌，即將住院，其餘五人作切片檢查的，醫師態度表示不樂觀。該公司百餘位員工皆人心惶惶，盼望有關單位重視此事，速謀對策。

另外近日東海大學環境科技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指出，該中心會對本省中南部主要河川北港溪、曾文溪、西湖溪、草湖溪、濁水溪、大肚溪進行農業污染調查，發現這些河流已全部受到殺蟲劑巴拉刈的污染，情況相當嚴重，其中有些河流河水含巴拉刈的濃度高達四點七 PPM 以上。巴拉刈農藥的劇毒性及尚未發現解毒劑，早引起各國環境局的注意，我們希望台灣的環保局和農業局能夠密切合作，解決巴拉刈污染的問題。





# 潛望鏡

## 波蘭解嚴仍將是 換湯不換藥

最近，戒嚴達十九個月之久的波蘭，似乎已有解除軍事戒嚴的跡象。因為，據官方的新聞社指出，統治波蘭的最高權威「救國軍事委員會」於七月十八日作決議，將採取適當措施來解除戒嚴法，重新恢復文人統治，而波蘭國會也將隨之配合修改憲法及增訂法律，以確保波蘭社會現有的秩序及穩定不致受到破壞。

一般認為，波蘭此番宣佈解嚴，是由於以下幾個因素所致：

一 波蘭經濟已瀕於破產邊緣，急需美國的經濟援助。自波蘭實施戒嚴以來，美國即刻對波共政權採取經濟封鎖，使得原已萎縮的波蘭經濟更形凋弊，蘇聯的東歐集團雖曾口頭表示願意提供貸款，但由於本身經濟情況好不了多少，根本無法對波蘭經濟提供實質上的幫助。所以，為了討好美國以取得貸款，波蘭頭子賈魯塞斯基只好宣佈解除軍管。

二 團結工聯已起不了什麼作用，波共的槍桿子仍能有效統治。團結工聯的出現，的確為波共政權帶來不少震撼，然自軍事統治之後，儘管被禁的工聯仍在全國各地騷動，但在缺乏槍桿子與波共相抗的情形下，充其量不過是「茶杯裏的波浪」，根本起不了什麼顯著的作用，波共當局只要控制好軍、警、特這些統治工具，團結工聯還是只有任憑宰割的份。

三 波蘭教會迫於形勢，由激進的立場轉向調和的角色。長久以來，波蘭教會一直與波共政權處於對立的局面，團結工聯興起後更是相互聲援。出身波蘭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雖不斷抨擊波共政權，但受制於教會只是精神堡壘而非武裝本部，不得不由激進的立場轉向調和的角色，要求波共當局解除戒嚴，以換取教宗勸告工聯不再與波共為敵。

事實上，波共當局之所以會解嚴，與其說是第一個和第三個因素促成，勿寧說是第二個因素所致。因為，波共政權一旦看穿團結工聯和波蘭教會的實力不過爾爾，焉有不解除戒嚴而做個順水人情的道理，波共當局既可以賣給美國和教宗十足的面子，又不會因此動搖到自已的統治基礎，真是何樂不為！

因此，就目前的情形看來，波蘭「救國軍委會」之所以會宣佈解嚴，程序的意義遠大於實質的意義，何況波共又要修改憲法及增訂法律，來維持社會現有的秩序和穩定，如此一來，那麼所謂的「解除戒嚴」恐仍將是換湯不換藥而已。

(樵隱)

## 北韓將由 「金氏王朝」統治

據外電報導，北韓的領導班子將在最近出現「父退子進」的局面。統治北韓達三十六年之久的金日成，已透過駐平壤的外交圈子向外表示，他將於「不久的將來」宣告「功成身退」，而把「黨務、國務」交由其子金正日（一名金正一）接掌。假使此一「父退子進」的消息屬實，那麼北韓即將由「金氏王朝」統治，共產集團中也將會出現第一個世襲封建政權。

打從一九六〇年代開始，北韓共黨政權就把對金日成的個人偶像崇拜，逐漸擴展為對金日成「革命家族」的神化運動。這種在共產國家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很明顯地是在北韓建立一個「金氏王朝」的共黨政權，一旦金日成向馬克思去報到之後，「金二世」金正日便立刻「登基」掌權，「世襲罔替」地控制著這個有一千七百萬人口的共產國家。這些年來，金日成一方面藉著「革命家族」的神化運動，為金正日積極塑造「革命之子」的神聖形像；另一方面發動多次政治大整肅，為他的寶貝兒子清除日後爭奪「大位」的潛在對手。

經過金日成的刻意營造之下，金正日在國內被公然稱為「偉大的金日成主義者」、「偉大領袖的後繼者」、「人類傑出的英雄」、「共產主義未來的太陽」，同時也將金正日的生

## 潛望鏡

日(二月十六日)定為北韓的國定假日，並且又在全國各地普設金正日的石膏像和史蹟館。到了一九八〇年十月，北韓共黨(正式名為勞動黨)召開第六次大會之際，金日成更進一步地在會中通過金正日為他的繼承人，使「金氏王朝」的第一位「金太子」正式粉墨登場。從此之後，金日成即慢慢地將權力轉移到金正日之手，金正日本人也不斷在黨、政、軍、經、特各系統內發展「太子派」的勢力，好早一點從「革命之父」手中接過「金皇帝」的棒子。

但是，「父子相傳」的領導模式在共產集團中來說，向來被視為是一大忌諱，因為這不僅重蹈封建主義中「家天下」的覆轍，也破壞了經由鬥爭而奪取權力的原則。所以，金日成想要在北韓締造「金氏王朝」，除了必須鎮壓國內的反對勢力之外，還需要獲得其他共產國家的支持或默許，尤其是中共與蘇聯這兩大的「表態」。基於此一考慮之下，金日成曾多次企圖安排金正日訪問中蘇兩共，希望能讓「金太子」的身份得到認可，然由於中共與蘇聯的態度模稜兩可，以致於金正日的太子地位一直侷限在北韓，無法取得共產集團的「批准」。

金日成正為此事大傷腦筋之際，恰值中共因民航機被奪而與南韓發生了首度「官方接觸」，使北韓有了討價還價的籌碼，得以要挾中共接受金正日的訪問。於是，在國際間的焦點均投諸於南韓之時，金正日應邀前往北平訪問，受到鄧小平以下的中共領袖歡迎，肯定他為金日成的合法繼承人。有了中共的承認之後，金日成便將他要「退位」的消息廣佈周知，像在近日召開的「反對帝國主義，為了友好與和

平的全新聞記者會議」，就用正式文件將金正日要接位的消息披露出來。

就目前北韓政局的動向而言，金日成恐會在年內正式宣佈「退位」，而由「金太子」金正日「擇吉龍升」秉政。但是，因為蘇聯迄今為止尚未認可「金氏王朝」，也因為金日成的胞弟金榮桂、繼室金聖愛還在暗中阻撓，金正日的「金皇帝」寶座要想穩若泰山的話，恐怕仍須擺平這兩個難題。

(樵隱)

## 阿拉伯的卡式錄音帶文化

阿拉伯國家的電子傳播媒體一直絕對控制在官方手中。富有批評性的以及創造性思考的東西受到壓制，致使人們傾向從外國的廣播及電視裏獲取新鮮的觀點。但是近年來經濟狀況的迅速改善已產生了一種新的地下卡式錄音帶文化。

一九七九年，柯梅尼藉着卡式錄音帶的媒介使伊朗革命擴散到全國，從此這一新的傳播媒體更顯得意義非凡。卡式帶文化自七〇年代中期發展開來，轉瞬間從傳統文化中心心的埃及和黎巴嫩散播到整個阿拉伯地區。新的作品伴隨着許多地下文化所產生的「明星」而傳播開來。

阿拉伯卡式帶文化據有藝術和社會的每一領域：地下詩、通俗詩、宗教、政治、經

濟、哲學、歌曲，還有小道新聞以及政情分析。使用的語言包括所有阿拉伯方言以及古典的阿拉伯文。

有些從來沒有為官方廣播界工作的「明星」竟比在官方廣播及電視上獻身的藝術工作者還要著名。埃及的薛克伊曼(Shaykh Imam)，聲望超過其他經由一百零二家阿拉伯廣播臺向全國各地區播放的埃及藝術工作者。

來自黎巴嫩的年輕人夏里法(Marcel Khalifa)藉着錄音帶使當代詩在阿拉伯青年中普及化，而完成了一項壯舉。他的歌曲強調了阿拉伯的統一以及需要社會變遷和阿拉伯婦女應該擔任新的角色。他被左派及右派的官方媒體所同樣不喜。

在阿拉伯的東部，雖然比較貧窮，但錄影機卻不斷在增加，被禁電影的錄影帶所造成的另一種電視文化的重要性尤其顯著。諸如「何以公主和亞歷山大致死？」的被禁電影在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聯合阿拉伯大公國、埃及、約旦廣泛暢銷，在利比亞則稍為遜色。目前還只限於那些原先公眾所喜愛但却被禁映的影片有銷路。

由於非官方的卡式帶的產銷詳情成謎，因此其分佈的程度也不清楚。然而，在一九七八年在一次廣泛的查扣行動之後，人們籌組委員會抗議薛克伊曼的被捕下獄。一九八二年，夏里法在美國舉行演唱會的所有門票在他抵達前幾個月便已售罄。在他的演唱會當中，觀眾群集，跟着他齊唱，而那些歌曲却是從沒在廣播上播放過的。

## 潛望鏡

有些地下的「明星」曾不只一次成爲政府監獄的常客或被當局騷擾。除了那些有關涉及國家利益或是國家安全的模糊條款以外並無特別的法律反對這種媒體的存在。但是在約旦，有些擁有薛克伊曼或伊拉克奧那瓦的錄音帶的人，被判處高達十年的徒刑。

在埃及常採騷擾方式。而在沙烏地阿拉伯，阿曼以及哈蘭擁有這種錄音帶者受到較嚴厲的處分——若是國民則被判刑，外國人則被驅逐出境。其他諸如黎巴嫩、科威特及突尼西亞則較寬大，他們注意力集中在官方媒體上的檢查制度，很少去沒收被禁的錄音帶或者突檢出售它們的商店。但是一般相信阿拉伯灣的各國政府計劃擬定一項統一的出版法中，會有章節處置這些產品。 劉嘉齋

# 雷根與 中美洲風雲

最近報紙、電視、雜誌上，有許多中南美的消息；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尼加拉瓜等地，血戰四野，美國的大批軍艦，馳赴中南美的外海，已經是大演習的姿態，鋒芒畢露。美國總統雷根先生也連日發表談話，鼓舞鞭撻，又籌組高階層的專門委員會，僱請季辛吉出山。美國政府也籌思各種策略；鼓勵干預、經濟援助、外交孤立、中央情報局的秘密組織，像這些眼光撩亂的新聞，對於

我們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有幾個原因，使我們不能不關心中南美的局勢。第一，中南美人民的痛苦，我們雖然沒有切膚之痛，然而同屬人類又同屬於第三世界，確實有眼見「孺子入井」的惴惴心思。第二，鑑於越戰的經驗，一場戰爭打下來，能夠拖累全球的經濟活動，確實影響了我們的生活，所以中南美的戰事，絕對不是偏遠角落裡所吹的一股風一樣的不關緊要。毫無疑義的，美國在中南美洲扮演重要的角色。從地緣上看，美國長期視中南美爲「後院」——然而，中南美人民卻只想到這是自己的家園。從時間上看，這是美國自越戰後「復出」的第一戰。

所以，從美國當權的保守派人士來看，美國在中南美的行動，以及未來在中南美的「進出」，是剪除「後院」的腐穢，以及在國際權力角逐場上取威定霸的事業。

美國是講究商業包裝的。於是，美國發展出一套美麗的外交辭令；「美國政策是要穩定中南美局勢」，實質上，是大舉武裝尼加拉瓜的蘇慕沙游擊隊，向尼加拉瓜桑定政府數路進攻。「美國反對尼加拉瓜支援薩爾瓦多的游擊隊」及干預薩爾瓦多內政」，實質上，薩爾瓦多是一個內戰，尼加拉瓜則多少是一個外戰，在美國的外交辭令下，內戰與外戰正好顛倒了。這些美麗的外交辭令及精緻包裝，足以迷惑我們，掩蓋問題的實質。這是我們應該揚棄的。

不難看出，美國的現行政策，不離二十年前越戰時的舊規範。當年，美國傾全國的

飛核武力，不能蕩平越南的游擊隊，如今，注目於尼、薩、瓜等更小的國家，能否如願以償，奠定雷根先生的「美國英雄」的歷史地位呢？

我們推算，以剷除「革命政權」的外力干涉，正足以促進「政權革命化」。以阻擋一個社會自然發展前進的外力干涉政策，正像只阻不導的治水方針，當洪流逐漸累積，總有潰決的一日。這是自然力的大威力，無法阻擋的。

如今的美國人民也不是二十年前的吳下阿蒙。所以，雷根先生的政策一出，國會、大學、街頭的市民，紛紛四出抗議、苛斥。在美國內外的嚴重反對下，雷根先生雖是「老驥伏櫪、壯心未已」，終將是「壯志未酬」。

我們除了對中南美的人民苦難，寄以深切的同情外，還可以從他們的奮鬥中，學會了一些政治法則及社會發展的規律。

**夏潮的朋友**  
**請您來投稿**

——夏潮徵選精簡有力的短篇小說創作——

夏潮所需要的短篇小說  
是社會寫實的、批判的、各階層的，  
夏潮所需要的短篇小說  
最好是五千字到八千字之間，  
不長不短，不多不少，  
只要是好小說，  
夏潮將致一字一元稿酬。

(請於信封上註明  
「小說徵選」字樣)

投稿請寄：  
夏潮雜誌社  
郵政信箱 / 台北郵政29-247信箱  
電話 / (02)9144333

# 華府酷熱中的 冷冰冰陰影

「辯論門」事件所帶來的衝擊

郭純

在華氏九十多度天氣的華府，「辯論門」Debategate的陰影，却越來越大，不只使很多雷根政府的高層官員心頭陰霾重重，也使整個共和黨保守派所強調的道德政治，宣告破產。

## 撕裂開保守派的假道德面具

自水門案以後，美國政壇無時不以政治清明的形象為重，對於競選時的旁門左道、雞鳴狗盜等技術特別敏感，尤其是共和黨內的右派，常常高唱重整世道人心，力挽道德敗壞狂瀾，對此更是信誓旦旦，以洗刷尼克

森政府所遺留下的醜惡形象。

但曾幾何時，這次「辯論門」事件的出現，却把雷根政府三年來所苦心經營的「清潔」形象毀於一旦。每天晚上在螢光幕前的美國人民，看到這位處處高談重整美國道德精神的雷根總統，原來在當選前一週的關鍵性選戰之役，涉嫌不道德的盜取卡特陣營所準備的辯論筆記本，致在候選人辯論時，大佔上風。雷根當時表面上是漂亮的贏了選戰，但如今東窗事發，却失去了民心。

## 民意對雷根不利

根據新聞週刊如蓋洛普的民意調查，顯示百分之八十二的美國民衆，都關心這項政治醜聞，總共百分之六十一的民衆相信，雷根陣營的確做錯了，而其中百分之十六的民衆認為，這是非常嚴重的壞事，並且百分之五十九的民衆相信，這場風波將會成為今年的重大政治議題。

## 不是新聞界茶壺風波

「辯論門」事件剛發生時，一些共和黨的新聞界護法，還大予護航，指出這是海暑





勝利的背後，是否隱藏著不道德。

新聞淡季中，新聞界煽風點火而已，認為終究只是茶壺風波，但沒想到衆院小組委員會展開調查後，却揭發過去很多未爲人所悉的事情，醜聞如滾雪球般的越滾越大，而事件的焦點，已經不再限於卡特的辯論筆記本，而是雷根陣營在競選時，對白宮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滲透。很多新聞評論家指出：黨派間的競爭，竟然危及於國家安全機密，這是最不能令人饒恕的。

目前對這事件展開調查的，除了衆院公務員小組委員會外，並有聯邦調查局。雷根總統在電視前被記者窮追猛問之餘，曾表示他自己也願意接受聯邦調查局的查問，以證明他是否牽涉在內。衆院小組委員會主席艾伯特（密西根州民主黨籍），現已去函雷根政府內很多官員，查問此事內情，並且一開始就了解事件的不簡單。現任白宮幕僚長貝克，對該委會說辯論筆記本是當時雷根親選總幹事、現任中央情報局局長凱西所提供的，但凱西却對衆院委會矢口否認，指摘貝克胡說。這兩位高官彼此供詞矛盾，互相攻擊，毋寧是對雷根政府投下一顆炸彈。

### 事件是否繼續擴大的關鍵

目前衆院委員會的調查方向，集中在了解雷根是否事先知情，但這也是最難發現真相之處。當年水門案開始爆發時，尼克森也是宣稱自己是無辜的，只是手下的人過份熱心所致，並下令治安當局徹查，他的言論和今天雷根總統都太相似了，只是後來尼克森的大將狄恩等，爲了不願替尼克森背黑鍋

，供出尼克森本來早已知情，是策劃爆竊案的主謀，這才使案情急轉直下，導致尼克森下台的命運。以古證今，雷根是否能洗刷罪名，還在於下屬能否「捨身救主」，組成人牆保護，而不是大難到來，相互推諉。

儘管聯邦調查局聲稱已開始調查此事，但政界對這機構不寄予厚望，因爲聯邦調查局隸屬司法部，而司法部又是雷根總統的統轄機構，以下級的行政機構，來調查上級行政官員，其獨立性及客觀性，總是令人不無疑問。

### 民主黨高層的曖昧態度

因此衆院公務員小組委員會，正是推動整個調查的主要動力，但由民主黨籍的艾伯特所主持的委員會，幕僚只有三四人，不足以處理突發增加的龐大作業，而最微妙的，是衆院民主黨領袖奧尼爾，對這項調查並不熱心，他對記者表示：「無論如何，卡特早已輸了。」新聞界推測奧尼爾溫吞水的態度，可能是他早知道是誰在卡特陣營內，洩露情報給雷根，而恐怕真相大白後，反而會損害民主黨某些派系的利益。

### 政治系統中歷久彌新的問題

無論將來雷根是否因此而競選連任失敗，或者是因此而牽涉法律責任，「辯論門」事件又一次響起美國政治的警鐘：究竟政治的競賽規則，是否可以免除不道德手段的污染。這不只是美國式民主的問題，也是所有政治系統歷久彌新的問題。

「愛與戰爭」是報導也是歷史，是見證，也是史詩。它生動地呈現了數十年來拉丁美洲人民由希望到絕望，由歡樂到憤怒的轉變歷程；同時也見證了拉丁美洲人民，為了締造更美好、更公正、更合乎人性的世界，所進行的絕不妥協的鬥爭。



Mexelas

# 愛與戰爭

——來自拉丁美洲的呼聲

愛德瓦多·賈林諾 / 撰  
林海波 / 譯 ③

## 他們把他活活埋在洞中

柔情必然是一根神經，一根割斷了就不能復修的神經。據我所知，極少有人經歷過痛苦與暴力的考驗——真正的考驗——而他們的柔情之心乃未損傷。

羅爾·森狄克便是這少數中的一個。可是現在，我在想，他不曉得變成了什麼樣子。

我記得他那粗糙像泥土一樣的臉上所露出的純粹的笑容。

「你有刮鬍刀嗎？」

羅爾剛在一個土耳其人開的估衣店中買了一套衣服，在那斜紋嗶嘰的布袋之內，他覺得自己很漂亮。但那套衣服在褲子上缺一個小口袋，是裝零錢必需的。因此他用刮鬍刀和安全別針做了一個。

那時我十四歲，在「太陽」週刊當插圖員。這是社會主義的週刊。在黨部他們給了我一張桌子，刮鬍刀，畫圖墨水，顏料和畫筆。每個星期我要製造一張政治漫畫。羅爾會想出最好的笑話來，而當他走過來要把那笑話告訴我的時候，眼睛總會閃光。

有時候我們一同離開社會主義青年聚會

我們住得近。他在杜利歐街下車。我再坐幾條街。羅爾睡在陽台上，他無法忍受頭上有屋頂。

幾年以後，我有時自問，羅爾如何長期囚在洞中而不致發瘋。從一個拘留營到另一個，他們都把他放在深深的地洞中，上面加了蓋。水跟麵包是用繩子遞下去的，以便他看不到太陽，也不能跟任何人說話。

我無法想像在這種黑暗中的羅爾。我看到的羅爾總是在戶外，在田野間，坐在牛骨頭上——而這是他的法律事務所唯一的椅子。蔗糖工人管他叫「帶來正義的人」；是從他的嘴中，他們才第一次聽到「權利」、「工會」，和「農業改革」一類的話，並且相信了。

我閉起眼睛，可以看到羅爾站在營火前面，在烏拉奎河的河岸。他拿了一顆點燃的煤塊送到我唇邊，因為混蛋的我，又讓我的

殺稽香煙熄滅了。

布宜諾斯艾利斯，一九七五年七月：

## 越過河川的人

今天，我發現每個月一次，就是在雜誌出版的那一天，有一小群人越過烏拉奎河來讀它。

「我們窮苦，我們需要棲身之所」





玻利維亞用美國的武器大搞恐怖統治，雷根政府袖手旁觀若無其事。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他們大約有二十個人。為首的一個是年約六十的教授，他曾在監獄中渡過很長的歲月。

早晨，他們離開派桑杜，過河到阿根廷的土地上來。他們一起出錢，買一本當期的「危機」①然後到一間咖啡屋去。其中之一，大聲逐頁誦讀。大家都聽，互相討論。這種閱讀一直延續整天。等讀完了，他們把雜誌留給咖啡屋的主人當禮物，然後返回我的本國——而在那裡這種雜誌是遭禁的。

「即使只爲了這個，我想，也是值得的。」

## 這一天下午我把「豬豬」 撕碎，丟在風中

她隨處伴我身邊。不論何種天氣，也不論遭受何等的污辱。她已經失去了裝訂線，一頁一頁散開。她原先那栗色的封面只剩下幾片碎條。「豬豬」原先是一本漂亮的法蘭西人名簿，而後來則變成一堆散頁，用橡皮筋綁在一起，到處沾滿了墨跡與污點。

那是一個困難的決定。我愛這些肥厚鬆散的散頁。每一次我向她要一個人名，一個地址或電話號碼，她就會放在我手上。

任何計算機也無法跟她打交道。「豬豬」是不怕間諜或警察的。不管我要什麼，我

可以毫不費力的在她身上找到；我知道如何去辨認一點一點的墨跡，去拼湊一段一段的筆痕。

從A到Z之間，「豬豬」包含了我十年的生命。我從沒有把她膽在另一個本子上。懶，我說——但其實是怕。

而今天我殺了她。

有不少名字真正讓我痛苦。大部分我甚至已經不認得了。那個本子裡，充滿了已經死去的人，還有那些雖然活著，可是對我却再沒有任何意義的人。我確認，在這些年間唯一死去而又重生數次的人乃是我。

## 但是我喜歡人的光輝

「叛國者，」我說。我把一張古巴剪報拿給他看。那剪報上他穿成投手的樣子，在玩棒球。我記得他笑了，我們都笑。但我不記得他到底有沒有回答我。談話是跳躍的，像一個乒乓球，從一個話題跳到另一個。

「我並不要每個古巴人都希望他自己是洛克斐勒。」他說。

社會主義會使人淨化，推動他們使他們超越自私，使他們免於競爭和貪婪——就這些而言，社會主義有其意義。

他告訴我，當他做中央銀行總經理的時候，他在支票上簽「邱」②，為的是開玩笑

，他告訴我，錢是一種骯髒可怕的东西，應當醜陋一點。

邱·蓋瓦拉，像每個人一樣，用眼神把自己表露出來。我記得那清明、如晨光一般的眼神：那是有信仰的人的眼神。

### 2.

跟他聊天，你不可能忘記這個人在拉丁美洲各處行腳之後來到過古巴。他曾經在玻利維亞革命的旋風中渡過，在瓜地馬拉革命的死痛中渡過——而不是以觀光客的身份。他曾經在中美洲堆卸香蕉，在墨西哥廣場給人拍照，以便糊口，他曾經冒生命之險投入「格蘭瑪」③的冒險事件中。

他不是可以在桌子後面靜靜坐著的人。一九六四年中當我跟他會面的時候，那如此明顯的緊張情勢之爆發已在意料之中。

他是一個異乎尋常的人，他跟一小撮瘋狂的人發起一件革命，然後在這革命即將成功之前，他又把它拋棄，只為的是開始另一個。他不是為勝利而活，而是為鬥爭而活——為人類的尊嚴而永遠必需的鬥爭。

### 3.

三年以後，我的眼睛緊貼在報紙的第一版。新聞社的照片從各個角落來照他一動不動的屍體。巴林托斯將軍④的獨裁政府向世界顯示了它偉大的戰利品。

很長一段時間我看著他的笑容——嘲諷的，而同時又是溫柔的——而一九六四年的談話片斷又回到我的腦際——關於世界的定義（「有些人擁有真理，但他們賴以為生的東西却掌握在別人手上……」）關於革命的

定義（「古巴永遠不會是社會主義的陳列櫥，而是一個活生生的榜樣……」）和關於他自己的定義（「我常常犯錯，但是我相信：」）。

我想，「他失敗了。他死了。」可是我又想，「他永遠不會失敗。他永遠不會死，」而當我的眼睛盯在這普拉塔河的耶穌基督的臉上時，我渴望著向他祝賀。

① *Crisis* 是一本傑出的文學、詩、藝術與政治月刊，從一九七三年五月發行到一九七六年年中。編者為本文作者艾杜瓦多·賈林諾。

② 中譯註：Crisis，曾經協助卡斯特羅的古巴革命，是拉丁美洲最著名的革命家，後參加玻利維亞的革命，死於游擊戰中。

③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小撮革命份子，由費德·爾卡斯基領導，離開墨西哥前往古巴，乘的是一艘小船，名叫「格蘭瑪」（Granma）。

④ General Barrientos，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他死的時候），玻利維亞的獨裁者。

# 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 新痛苦

璞玉譯

波塔的「改革」只對少數黑人有利，大多數的黑人生活只有更壞。

生活有比注意一個人的膚色更重要的事，我們已經準備讓黑人到我們的廚房來料理我們的三餐，但是當一個黑人跟著我們後面走進郵局的時候，我們卻說：「走開」，這有什麼意義呢？——P. W. 1979

這些話真是勇敢。在南非，從來沒有一個總理膽敢這麼公開而大聲地向這個國家的嚴酷政策挑戰。白人少數（white minority）的反應是立即的，而且是憤怒的。他們對著他叫「Kafferboetjoi」（黑小弟！）。但是波塔的立場堅定，他一再的警告說：「我們必須適應，否則就自取滅亡。」

經過了四年之後，波塔和主張強硬路線者所獲得的結果已經超前。波塔總理確實推動了改革，使得五百萬人紛紛居住在城市的黑人和有色南非人的生活有超碼的改善。但是，對於另外的一千七百萬黑人來說，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所產生的乃是有系統的日漸悲慘的生活——隨時都可能發生的強迫遷居、家庭破碎、大規模的逮捕（detentions）和公民權的喪失。南非教會協會（South African Council of Churches）

的戴斯蒙·杜圖主教（Bishop Desmond Tutu）說，波塔「只進行」表面的改革，什麼事都沒有變。

在南非，使用到「改革」這兩個字時，幾乎總是要加上引號。在波塔的統治下，有色人種和白人在地方上可以共同使用一個海灘或者一座公共廁所——只要白人不感到困擾。「國際」飯店或餐廳可以為黑人服務——只要黑人付得起價錢。不同種族的夫婦可以住在一起——只要他們的白人鄰居不抱怨。但是，黑人仍然沒有投票權，他們不能擁有財產，也不能在國內自由遷居。他們受教育的機會很少。

只爲了他浮誇的厥詞，波塔實施了南非有史以來最嚴酷的種族政策。每年約有二十五萬黑人被強迫移民到荒僻的「家鄉」（homelands）。在那裏，他們所面對的未來是沒有學校，很少的工作機會，很少的食物、飲水和醫藥設施。在「國家安全」的名目下，照例有幾千名黑人遭到逮捕。單單去年一年，因爲塗改身份證（Passbook，譯註：此字用於身份證之意時，專指南非有色人種身份證）而遭到逮捕的就超過二十萬。這種事件從一九八一年以來增加了百分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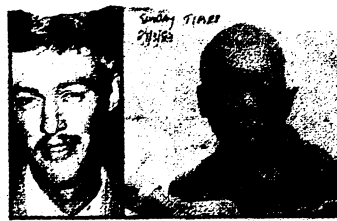
一個黑人被白種人囚禁私刑，並毒打致死。



Farmer subjected parole prisoner to three days of heavy beatings

## Storm rages over chained youth killing

A legal storm has erupted over the court case that has shocked South West Africa — the trial of a white farmer who admitted a black youth by brutally assaulting him over three days. The case has caused a major rift in the community between the white and black populations. The farmer, who was charged with the murder of a young black man, was found guilty and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The trial has been widely covered in the media, and has led to a heated debate about the justice system in South West Africa.



RELEASING VICTIM ANDREW VAN HOPPE, 24, (left) and THOMAS KATZ, 23, (right) after their arrest.

## 雷根的保守政府 是其有力的支持者

波塔的改革，雖然有限，卻也觸發了一場爭論。保守的白色南非人對於他所建議的容納印地安人和有色人種席次的新國會感到

十。政府總是把黑人的房屋拆掉、強迫他們搬出那用洋鐵安搭起來的，滿地沼澤的破落戶，而他們的新「家」卻還是廢車場，堆破爛的後院以及用塑膠板和樹枝搭起來的棚子。



憤怒，前總理約翰·伏斯特（John Vorster）說，「這個建議如果實施的話，無異是敲起白人的喪鐘。」印地安人和有色人種對這個構想則想法不一。有的人鼓掌，認為它邁出了第一步。有的人嘲笑，因為白人仍然保持了完全的控制。而黑人只有憤怒，因為在波塔的計劃中，黑人連一個席次也沒有。蘇維多（Souretto）市的非正式市長恩塔脫·莫特拉納（Nthato Motlana）控訴說，「波塔想要收買印地安人和有色人種，在白人社會中把黑人的數目減少到可予操縱的比例，然而把其餘的去掉。」

波塔的現行政策有一個重要的——而且是有力的——支持者：美國。雷根政府放棄了卡特時代頭頭是道的人權外交政策，而代之以它自己的，叫作「建設性的約定」（Cooperative engagement）。這個名詞，粗略的翻譯起來，意思就是溫和的批評，及著重於正面地鼓勵南非改革。美國駐南非大使赫曼·尼克爾（Herman Nickel）最近說過，「批評南非白人少數的政治獨佔這麼久以來，我們實不能忽略波塔的改革，而將之視為無意義。」他的主管，助理國務卿卻司特·克洛克（Chester Crocker）也同意說，「任何一個相信南非並沒有正面改革的人，都錯過了這班船。」

### 「造回去」也是一種改革？

波塔的改革主要是集中在他所謂的「小隔離政策」（petty apartheid），也就是公共場所的種族隔離政策。但這種隔離政

策強迫性的不多，各個社區，只要願意，都可以例外。其結果乃形成嚴酷和鬆弛的相互並存。譬如，約翰尼斯堡講英語的自由派人士就比農村的南非歐洲人追求並維持更多的例外。但是，政府相信自己已經有了相當大的進步。波塔的助手傑安·貝森（Janje Passon）說，「我們已經從嚴酷的種族隔離哲學向前躍進了一大步。到達了另一個種族平等（racial intergration）的哲學。改革是相當可觀的。」

政府甚至把它的家鄉政策（homelands policy）也認為一項改革。它把黑人「造回去」（repatriation）——在剝奪了他們的南非公民權之後。政府增加了安全措施以便利改革的進行。「在改革時期，產生衝突的可能性一般地比其他時候來得大，」內政部長詹·克利斯丁·休尼斯（Jan Christian Heunis）解釋說，「因為我們是一個變遷中的社會，所以緊張無可避免的會升高。」

而在南非，緊張真的升高了。最近所做的改革主要是局限在印地安人、有色人種以及少數黑人身上。這些改革並不適用於家鄉政策。它們，絕大部份是微不足道的，它們只是隔離政策的現代化，不是目標，甚至不是目標的開始。

約翰尼斯堡五顆星的豪華飯店卡爾頓（the Carlton），是「國際級」（International Status）的飯店。「國際級」飯店是允許黑人進去吃住的。然而他們固然可以住「白人的」房間，可以在餐廳吃飯、

在南非入侵安哥拉的戰役後，居民們撿拾著彈頭。



也可以去夜總會，但是他們卻不能去游泳池游泳，不能和白人跳舞，也不能喝酒，除非他們同時用餐。雖然有這種種限制，每到周末還是有許多黑人住進來，飯店的經理佩特伯頓（Pat Burton）因此提供了一種週末特價：美金九十元的房間半價優待。在五年以前，根本沒有黑人可以進入卡爾頓飯店，但是黑人領袖和白人自由派人士對這個新政策卻不為所動。「幾乎沒辦法說這是改革，

「備受尊敬的種族關係組織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 的主管約翰·瑞斯 (John Rees) 說：「大部份的黑人根本沒有能力住這種五顆星的飯店。」

## 打擊黑人聯盟運動

到目前為止，波塔在勞工關係方面的改革影響最為深遠。他的政府承認了黑人聯盟，並且取消了所有藍領行業對僱用黑人的限制——除了礦業之外；礦業仍然為有力的白人聯盟所控制。黑人聯盟也弄到了新的工資合約，它的二十五萬勞工實際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但是這種改革並不是波塔主動的，他只是在後來同意。整個過程歷經五百次罷工，以及好幾百人的被逮捕。起先政府害怕這個強硬的——而且不斷壯大的——黑人聯盟運動已遭到被禁止活動的非洲國民議會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 的滲透。它把數百個勞工聯盟領袖下獄，或者未經審判而將他們拘留。其中，尼爾·艾奇特 (Neil Aggett) 死於拘留期間。另外一個巴巴拉·荷根 (Barbara Hogen) 則以叛國罪名被判十年徒刑。

在勞工改革之後，波塔提出了一個新的憲法，邀請有色人種和印地安人加入一個三方共事的 (Tricameral) 國會，而以白人 (原註) 居中控制。但是，如果立法通過，波塔的新憲法未始不是向前走了一步。除了使印地安人和有色人種進入國會——按一個「成比例的基準」——之外，有色人種將恢復一九五六年失去的投票權，而印地安人

將首次獲得投票權。政府認為這項改革是向前的一大步。「一年多以前，如果你問任何一個南非人我們會不會容許非白人進入國會以及內閣，人家會笑你，」波塔的助手貝森說，「這項改革打開了更有意義的變革的大門。」

## 改革一廂情願 雙方反對

但是到目前為止，它已興起了政治衝突之門。波塔國民黨內部由安垂斯·崔烏兒尼



枕戈待旦準備入侵安哥拉的南非士兵。

真特 (Andries Treurnicht) 所領導的右翼甚至在新憲法的特別聲明發表以前，就因此而脫黨。上個月，崔烏兒尼真特——大家都叫他——叫「諾博士 (Dr. No)」，因為他一向堅定阻止隔離政策的任何改革——辭掉了國會的席次。另兩名國會的成員，包括波塔的人力部長 (Minister of Manpower) 也辭職了。他們三個全部參加了今年五月的國會補選，這項選舉被認為是新憲法的複決。當然，只有白人才能夠參加投票。大部份的有色人種對於新的改革也都表示反對。到目前為止，只有有色人種的勞工黨 (Labor Party) 同意參加新的國會。勞工黨領袖艾倫·韓得瑞克斯牧師 (Rev. Allen Hendrichse) 說：「有一個國會議壇總比沒有好，這個議壇至少能為黑人的權利多做些事。」很少人同意他的話。南非主要的非白人政治組織南非黑人聯盟 (South African Black Alliance) 架空了勞工黨。由於有一些敵視他的政治運動人員出現在他的許多演講和集會之中，他的黨只好組織一支武力來保護他。

對於波塔的改革沒有人可以指責說是太匆促。例如說，關於新國會的建議，是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做了一項特別研究工作才決定推荐的。憲政發展部長 (Minister of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克里斯·梅尤尼斯 (Chris Meunis) 說，立法方面的起草工作在夏季之前沒有辦法完成。然而國會將指派一個常務委員會對新的建議做進一步研究，而在明年的某個時期以前

，不會對這個計劃進行投票。

## 他們無家可歸，但是 法律禁止他們興建房子

荷拉·杜泰塔 (Sarah Rutaita) 和他的家人——另外的三個成人和五個小孩——住在一起，那是在蘇維多市內一座堆破爛院子中的一輛廢棄的小貨車裏面。荷拉是她家中唯一賺錢的人，她當洗衣婦每個星期賺二十元。他們這一家跟其他一百三十名也是住在破爛院中的居民共用一座水龍頭。一到晚上，他們又面臨恐怖。一羣住在一輛沒人要的公車上的黑人少年流氓，叫作「吵氣死」(tsotsis) 的，一到晚上便在院子中遊蕩、騷擾、毆打這些貧苦的鄰居，還偷東西。

他們無路可逃，也無處可去，眼前也沒有馬上可以搬進去住的官有的 (Government-owned) 房子或公寓——這是南非黑人唯一准許擁有的一種住宅。許多黑人蓋了小房子來住。但是政府派了堆土機來把這些房子拆掉，後來官方還以損毀 (demolition) 的罪名控告這些無家可歸的人。

南非的住宅短缺非常嚴重，而這也是精心設計的政策。普列托利亞不希望黑人和有色人種集中在都市地帶。政府只要不蓋任何新住宅，就可以頓挫那些住在大都市外圍的黑人向都市移居的希望。社區發展部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承認，它每年應該蓋五萬二千個單位的住

宅給黑人居住。但是，過去三年來，它只蓋了一萬七千三百四十二個單位，並且只計劃再蓋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九個——「視基金的分配而定」。

關於住宅問題最具爆炸性的鬥爭發生在開普敦。在那裏有六萬黑人無家可歸，可是法律卻禁止他們蓋任何形式的房子，即使是靠著什麼搭起來的房子 (Jeezi-jo)，或者帳篷都不行。這項禁令產生自一個二十年的計劃，這個計劃是在二十年內，能把多少黑人趕出開普省 (Cape Province) 就趕多少。可是由於對黑人勞工的極度需求，開普省的黑人從一九六二年以來增加了三倍。二月份的時候，暴力事件就在開普敦外面的沙丘地區發生。警察配備瓦斯槍，帶著狗以及武裝車輛來保護政府派來拆掉六百間用木頭和塑膠板蓋的違章建築的拆除工人。這些突然無家可歸的人用石頭和拳頭還以顏色。黑人何處去？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能確定。諾齊佛·古拉帝 (Nozipo Kurlati)——他脆弱的，用塑膠板和樹枝搭起來的房子也被毀了——說，「今天晚上我們跟這一家人住，明天卻要跟另一家人住。」

都市黑人所面對的，幾乎不只是住宅問題。教育機會缺乏的可悲。政府花在白人學生身上的教育費用相當於黑人學生的十一倍。但是，南非的官員卻說，目前黑人的教育比起以往已經夠好了。過去三年政府花在黑人教育上的費用增加了兩倍多。七歲到十六歲的黑人，有百分之八十都已入學。而在鄉村，則有百分之六十的識字率——這是它最鄰

近的對手坦桑尼亞的兩倍。這些數字令人印象深刻，但並不是全部的實情。橘自由州立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Orange Free State) 所做的一個研究指出，黑人的退學率很高，所以只有百分之三的人可以唸完中學。研究指出，去年一年至少有十七萬五千名黑人在會讀、寫之前離開了學校，另外有十六萬在半文盲時遭到退學。

黑人交的稅也要比白人來得高。黑人必須使用另一種不同的稅目表，雖然結婚，夫婦也不能共同報稅。有了孩子，或者必須付的保險金也不能減稅。一個兩個小孩、年收入四千八百元的白人家不用交稅，同樣情形的黑人家庭卻要交一百三十元。兩年前，財政部長歐文·霍伍德 (Owen Horwood) 建議修正黑人徵稅法案，使各種族之間的稅率平等。但是這個構想在國會胎死腹中——這是波塔幾個尚未生效的改革之一。

## 他們只是被丟在那裏

溫特維爾德 (Winterfeld) 座落在一片廣大而多灰塵的平原上，這個平原擠滿了用泥土、錫罐、綳綳扭扭的鐵片、車廂板、壓平的啤酒罐——任何可以用來遮蓋的東西——等蓋起來的房子。這地方沒有電，鋪好的路只有一條。這個徙置區沒有公立學校，工作機會很少，食物也不多，另外還有一個高疾病率。

溫特維爾德是一個徙置營地，是南非最壞的其中之一。在一千七百萬黑人之間，有將近三分之一被強迫搬到國內的十個「家鄉

「，住在像溫特維爾德這樣的營地。另外的三分之二情況好一些，但不是很好。他們面對相同的問題：沒有錢、沒有飯吃、沒有希望。種族關係組織的約翰·瑞斯說，「他們只是被丟在那裏，整個的悲劇是，這些人原本來自興盛的、自給自足的地方，在那裏他們有充分的能力照顧自己。」

在這些家鄉，失業率越來越高。政府的統計顯示，住在那裏的黑人，只有七分之一的「努力的謀生」(economically active)。政府說，他們之中有幾千人「沒有能計算的收入」。有的人在白人的地區找到了工作，但是這些工作都乏善可陳。南非正在鎮壓黑人向白人地區的移動。比如說，遊動工人不能攜家帶眷，他們必須住在單身宿舍中，一年後就必須回去家鄉。爲了要在這些家鄉本地創造就業機會，普利托利亞每年花十二億五千萬元敦促南非工業界在附近建廠，但是成效小的可以不計。比如說，在西斯凱(Cape)「家鄉」，過去十年來只產生了三千個工作機會。同時期內，卻有十萬個新的「公民」被迫遷移進來。

### 他們得到的是剩下的

南非雖然在糧食生產上可以自給自足，家鄉中的黑人卻營養不良——特別是小孩。農田的耕作低於標準，地力枯竭，土地過度放牧，這些都不意外。爲了要搞這些家鄉，白人把持了最好的土地——南非土地的百分之八十五。黑人得到的是剩下的：起碼的幾片分開來的、散佈在東部和北部的土地。列

波華(Libowa)分成十一塊，川斯凱(Transkei)分成三塊。波福薩滋華納(Bophuthatswana)有一部份位於另外六部份以南二百英里。瓜祖魯(KwaZulu)的十個部份沿著印度洋海邊散佈，但是只有幾個真正接觸到海岸。其中一個形狀像馬靴的，還允許白人沿著海邊圍一塊地控制起來。

疾病在「家鄉」中很猖狂。醫療設備很少，而營養不良又削弱了抵抗力。死亡率可能是非洲最高的幾國之一，而死者大約有一半是五歲以下的小孩。南非政府拒絕做「家鄉」的死亡統計，觀察組織只好用可能的最簡單的方法：計算新的墳墓。

雖然「家鄉」只佔南非土地的一小部份，但卻容納了全國將近一半的人口。如果普利托利亞要的話，這些「家鄉」很快的還要容納更多的人口。波塔政府計劃強迫更多的黑人搬到「家鄉」，以使「白人的」南非只有三分之二的黑人。今天，南非的非白人佔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負責黑人遷移的一個部——這個部委婉的叫作「合作與發展部」(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部長皮支持·庫恩霍夫(Piet Kooen-hof)說，還有七十五個「黑人據點」要消除。受到影響的人口數目是國家機密。但是人道機構說，庫恩霍夫的數字很低：每年五十萬人計劃要搬走。

### 流血才能帶來改革

儘管普利托利亞這麼努力，強迫移居並

沒有減少多少都市的黑人人口。開普敦大學的經濟學講師查爾斯·新金斯(Charles Sivkins)說，從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九〇年只降低百分之二——那使「家鄉」中的人口好似火箭昇天一樣增加。黑人的出生率剛好抵銷了庫恩霍夫的努力。

南非在適應嗎？波塔的小型改革能撫平種族的不安嗎？或者將要有一個黑人的暴力叛變？有些專家認爲真正的改革和流血都會發生。事實上可能是流血才產生改革。南非基金會(South Africa Foundation)——一個華盛頓的研究機構——的約翰·卻德爾(John Chetfel)說，「(政府的)第一個反應是自我抑制，然後再展開一個長期的方法。」有些人沒有這麼有信心，新金斯說，改革已經造成了「一批普遍絕望的、無道德感的人民。這也許符合政府的短期政策，可是就長期看，它實在是個災難。」而對於南非黑人來說，它也是短期之內就要來的災難。

原註：依據人口註冊法案(Population Registration Act)的規定，白人是在外表上明顯的白人，以及普遍的被認爲不是有色人或普通的被認爲是白人而在外表上明顯的不是白人。一個白人應該被列爲白人，如果他的生身父母有一個是有色人種或是班圖人(Bantu, 黑人)。黑人是「一個被認爲屬於非洲任何原始種族的一員」。有色人種則是「一個既非白人又非黑人的」。 (譯自「新聞週刊」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版)

# 徘徊大陸知識界的

## 對馬克思的「手稿」的爭論

# 「怪影」

● 鄭學稼



五十七歲的馬克斯。

一、「北京之春」  
時期的重要  
反共出版物

本年一月十七日上海「文匯報」載若水的「爲人道主義辯護」，開頭就套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如此說：「一個怪影在中國知識界徘徊——人道主義的怪影。」在「毛澤東思想」支配下，強調階級鬥爭的中共，何以會有「人道主義怪影」在知識界徘徊！

這和鄧小平的「北京之春」有關。當他身穿「四大自由」八卦衣，手搖「民主」的鈴子，號召反「四人幫」和反「凡是派」時，允許控制到密不通風的文化界吹些自由思想的風。就在這樣環境中，雖不是真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有些本質上與布爾什維主義——應說斯大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斯大林主義的中國化）不兩立的著作被譯爲中文，嚴厲地批評它的思潮也准傳播。

由于中共政權嚴禁書、報、刊外流，我們只由它的報紙廣告「新華文摘」和香港等

地親共刊物透露的消息，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反斯大林主義的思潮，中共文化工作者都知道或他們的名作都讀過。除了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Adorno）、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阿爾杜塞（Louis Althusser）、科來蒂（Lucio Colletti）、派庫尼（Paul Piccone）、薩特（Jean-Paul Sartre）、佛洛姆（Erich Fromm）、柯爾施（Karl Korsch）、格蘭西（Antonio Gramsci）和盧卡契（George Lukacs）等人的重要作品，還出版蘇聯尼·伊·拉賓（N. E. Lapen）著「論西方對青年馬克思思想的研究」，和徐崇溫著「法蘭克福學派述評」。據說義共首領貝林格（Enrico Berlinguer）訪問北平時，曾手交格蘭西的著作給鄧小平，勸鄧細讀。至于盧卡契的文藝論文更多譯載和出版。

在上述諸人思想中，影響力最大的是盧卡契，和他宣傳而成爲打擊布爾什維主義的大棍子——青年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後簡稱「手稿」）。若水所說的「怪影」——「人道主義」就源于這本小冊子。

早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何思敬把德國柏林狄茨出版社出版「手稿」譯爲中文，經北大教授宗白華校閱後，由「人民出版社」于同年九月出版。當匈牙利反蘇反共革命時，嚴密控制思想的中共政權何以出版這本書，還難找到滿意的解釋。翌年該書再版後就禁止，大概由匈牙利等地反共

的鬥爭，知道該書不應流傳。到一九六三年綽號為「文藝沙皇」、主持中共宣傳工作的周揚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上講「哲學社會科學的戰鬥任務」，如此說：

「現代修正主義者和某些資產階級學者企圖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人道主義，把馬克思說成是人道主義者，有些人則把青年時代的馬克思和成熟的作爲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馬克思對立起來。他們特別利用馬克思早年所寫的『經濟學——哲學手稿』一書中關於『異化』問題的某些論述，來把馬克思描寫成資產階級的人性論者，竭力利用『異化』觀念來宣揚所謂『人道主義』。這當然是徒勞的。」①

①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號「紅旗」第二十四期。

「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無慈悲地屠殺知識份子，譚「手稿」的何思敬當然不能倖免。依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北平新華社電：何于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共，抗戰時任延安大學法學院院長，延安新哲學學會負責人（按毛澤東曾參加這團體學習馬列主義哲學），一九四六年隨毛飛重慶。中共政權成立，任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他曾譯這些著作：「哥達綱領批評」、「哲學的貧困」、「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以上均爲馬克思著）、黑格爾的「大邏輯」和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儘管有那麼多的工作，「文革」時他受「迫害」，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死亡（壽七十二歲）。



天安門事件是反抗中共政權的最強烈「異化」。

四人幫垮臺，情勢一變，但是政權還握于華國鋒、汪東興派之手。爲抵抗華汪派，一九七七年一月鄧派利用周恩來逝世一週年發動天安門大示威，要求鄧復職，各地也有擁鄧運動。儘管華汪派於同年二月七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學好文件抓好綱」，高唱「兩個凡是論」：凡是毛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却被迫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恢復鄧小平的職務。

回朝的鄧小平，派胡耀邦爲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正張平化）兼中央黨校副校長（正華國鋒），改組「人民」和「光明」兩報編輯部，展開反擊「兩個凡是論」，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同時強調「民主與法制」鼓動知識份子反華汪。

在這政治情況下，鄧派控制的出版機構，發行一些內容不利于共產黨政權的書籍和論文。

一九七九年六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劉丕坤于一九七八年九月譯的「手稿」。他是根據一九五八年俄文版，校訂時參考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委會直屬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馬恩全集」補卷第一分冊，日本大月書店版「馬恩全集」第四十卷，蘇聯外文出版社的英文版單行本和蘇聯政治書籍出版社的「馬恩全集」一九七四年俄文第二版第四十二卷，因此它的譯文比何思敬譯的好。

同年九月「人民出版社」又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內收「手稿」



，它是根據劉丕坤譯文校訂，參加朱光潛和熊偉的意見。

由上述「手稿」翻譯和出版的經過，說明鄧小平派對「手稿」的態度。不僅此也，「北京之春」階段，還出版(一)內部限制閱讀的斯大林女兒史維特拉娜，阿里魯也娃(Svetlana Alliluyeva)到美國後著「給友人二十封信」(Twenty Letters to a Friend)內中描寫斯大林們的生活，斯大林特工對她行動無理的嚴密監視，虐待長子，和被溺愛幼子的悲慘下場等等，使讀者想到毛澤東的類似生活情況。(二)公開販賣費邊主義者的柯爾(G.D.H. Cole)著「社會主義思想史」(A History of Socialism Thought)。這部書，當然不是宣傳馬列主義，由它的豐富資料和公正論斷，使讀者們明白馬克思主義的來源，和它的各式變種，同時對毛澤東的胡說一定有反感。(三)萊塞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著三卷「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Main Currents of Marxism)由這部波蘭哲學家的著作，讀者們除了馬克思主義的來源和發展，還明白列寧以後的蘇共內部理論鬥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使人不無驚訝之感的是該書第三卷末章最後一節「毛澤東的農民馬克思主義」，如三聯書店出版「現代外國哲學論集」中易克信的「評述」：著者對毛的思想觀「往往出言不遜，語多詆譏。」事實上，如果中譯本不加刪節(本文作者未見過該譯本)，讀者們不會贊同易氏的評語，但諒解他那樣說。科

拉科夫斯基對毛澤東思想的批評，雖用諷刺和輕視的語氣却非常中肯。

僅由上面的事實，許我們如此說：善讀「馬恩全集」和那些譯作的讀者，產生王希哲、魏京生、陳爾晉們的反馬、列、斯、毛理論，是該有的。思想是革命的前奏，那些思想的種子，必然會產生否定中共政權的花朵。

## 一、二、三個形式的 共產主義

「手稿」何以成爲徘徊大陸知識界的「怪影」？

關於「手稿」公刊的歷史、內容和批判的異化說」(發表于國立政治大學學報)有簡要的論述。它也許是台灣最早介紹這問題的論文。(以後評介它的人，陸續增加。)

「手稿」的主要論點是：

「沒有自然界，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麼也不能創造。它是工人用來實現自己的勞動，和在其中展開勞動活動的，由其中生產出和藉以生產出自己的勞動的材料。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這樣的意義上給勞動提供生活資料，即沒有勞動加工的對象，勞動就不能存在；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狹隘的意義上提供生活資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體生存所需的資料。」



可是工人越是通過自己的勞動佔有外部世界，感性的自然界，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來越不成爲他的勞動的生活資料，和越來越不給他提供肉體生存所需的資料。結果工人首先要得到勞動的對象，即得到工作；其次，他要得到生存資料。因而，他要生活，須先作爲工人，再作爲肉體的主體。「他只有作爲工人，才能維持作爲肉體的主體的生存，並且只有作爲肉體的主體才能是工人。」

①人民出版社「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第九二頁，方體字是原有的（下同）。  
馬克思考察資本主義社會工人和他們生產物的直接關係，發現這事實：「工人生產得愈多，他能夠消費得愈少；他的創造價值愈多，他自己越沒有價值，越低廉；工人產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創造的對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蠻；勞動越有力量，工人越無力；勞動越機巧，工人愈愚鈍，越變爲自然界的奴隸。」①馬克思把這事實叫做「勞動的異化（Entfremdung）」。

①同上書第九二至九三頁。

此外，馬克思還見到這事實：「勞動對工人說來是外在的東西，也就是說不屬於他的本質的東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因此他們的勞動不是自願的勞動，而是被迫的強制勞動。」①這種外在的勞動，是使自己外化（Entäusserung）的勞動。

①同上書第九三至九四頁。

黃桐森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八二年第五期）發表〈試評人的本質的異化〉，如此介紹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

異化勞動的具體內容，包含四個方面：  
(1) 勞動產品的異化，即勞動所生產出來的勞動產品成爲奴役和統治勞動者的異己的力量。  
(2) 勞動活動的異化，即勞動者的勞動成爲一種被迫的強制勞動。  
(3) 人的本質的異化，即把作爲人的本質的自由自覺的改造世界的活動，變成他的個人生存的手段。人的生活與蜜蜂等的生產沒有什麼根本區別。既失掉自己的本質，人就不再是人而非人了。  
(4) 人從人那裏的異化，即勞動產品爲他人所佔有。

馬克思問：如果勞動產品不僅不屬自己，反作爲異己力量同自己對立，它究屬誰呢？如果工人活動不屬於自己，而是異化的、被迫的活動，那活動究屬誰呢？他自答：「屬有別于我的另一個存在物。」也就是「屬于工人之外的另一個人」，他就是資本家。社會之有資本家和工人，馬克思以爲由于私有制。

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主義勞動「異化」和「外化」的事實，早在本世紀初孫中山先生也已見到。所以，他有這理想：用「民生主義」免使未來的中國因資本主義技術的發展而產生勞動的「異化」和「外化」。

可是，馬克思却走另一條路，即以爲要消除「異化」只有揚棄私有制，實現「共產

主義」。

他指出有三個形式的共產主義：(1) 粗陋的共產主義，「用普遍的私有財產來反對私有財產」如用「公妻制」（也就是把婦女變爲公有的和共有的財產）來反對婚姻（它確實是一種排他性的私有財產的形式）。：：：這種共產主義由于到處否定人的個性，只不過是私有財產的徹底表現，私有財產就是這種否定。：：：普遍的和作爲權力形成起來的嫉妒，是貪欲所採取的並且僅僅是用另一種方式來滿足自己的隱蔽形式。一切私有財產「就它本身來說，至少都對較富裕的私有財產懷有嫉妒和平均化慾望。」總而言之，粗陋的共產主義不過是這種嫉妒和平均化慾望。這種嫉妒和平均化慾望甚至構成競爭的本質。「粗陋共產主義不過是這種從想像的最低限度出發的平均化的頂點：：：對整個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的否定，向貧窮的、沒有要求的人：：：的非自然的單純倒退，恰恰證明私有財產的這種揚棄決不是真正的佔有。」①

①同上書第一一八頁。

細讀這段話，「十月革命」後，全世界共產黨人都是「粗陋的（筆者以爲可稱爲「卑鄙的」）共產主義者」，利用嫉妒和貪欲的人性，先煽動一部分人以暴力實現財產平均化，到後來他們充當財產的真正主人，這不是馬克思所理想的「共產主義」。

第二形式的共產主義：(1) 按政治性質是民主的或專制的共產主義；(2) 廢除國家，但尚未完成，並且仍然處於私有財產即人的異化的影

響下。這兩種共產主義「還沒有弄清楚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本質，也還不理解需要人的本性，所以它還受私有財產的束縛和感染。」這種共產黨人，就是吉拉斯所說的「新階級」。

第三形式的共產主義，馬克思說：「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爲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爲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爲完成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鬥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樣解答。」①

①同上書第一二〇頁。  
這種共產主義，還是馬克思的幻想。用這說法，證明今日全世界自稱爲馬克思主義者的共產黨人，所實行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而是第一個和第二個形式的共產主義。

### 三、對「人性論」者的殘暴鬥爭

馬克思的「手稿」經盧卡契的介紹，給東歐、西歐和美國許多思想家們——內有馬克

思主義者——以很大的啟示。早對斯大林獨裁的殘暴和控制東歐各衛星國家不滿的人，由「手稿」得到兩個結論：第一、馬克思主義是以「人道主義」爲本，蘇聯和其他共產黨國家的「專政」和「鬥爭」，屬於馬克思所說其他兩個形式的「共產主義」；第二、馬克思恩格斯自建立第一國際起，是以國際主義爲本，不是任蘇聯「老大哥」的榨取和控制。總一句話，布爾什維主義不是真正馬克思主義。蘇聯等共產黨國家不是他們所宣傳的共產主義天堂。蘇維埃型的社會，當然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如大家所知的，自一九五六年東歐發生反蘇反共革命後，在斯大林主義者心目中，「手稿」確是徘徊鐵幕內的「怪影」。就共產黨思想家而言，除了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們，還有匈牙利的盧卡契、波蘭的沙夫（Adam Schaff）、法國的加魯蒂（Roger Garaudy）都是異化論的擁護者。除了吉拉斯（M. Djilas）的著名「新階級」，沙夫還認爲：生產資料國有後的共產黨專政，仍有「異化」。

反對那結論，蘇聯帝國主義的理論家們，堅持這主張：「手稿」是青年期馬克思的思想，因此，成熟期的馬克思，不用異化論。這主張，引起反駁，尤其是在成熟期馬克思著作中，仍有「異化」的術語。對異化論的論爭，筆者捨而不述，本文的目的是介紹中共理論工作者的意見。

自周揚公開反「異化論」起，我們有理由說，在那命令似的訓話後，中共不許一般人閱讀那類的作品，換句話說，馬克思的「

手稿」和盧卡契的作品都列爲禁書，何思敬還因之受「迫害」！筆者說「一般人」，似周揚們屬於例外。由若干事實推想中共中央宣傳部曾秘密地翻譯不利于統治的國外著作，供高層參考和幹宣傳工作者的研讀。因此，到反四人幫後，由于鄧小平們宣傳「四大自由」，各種反共的西歐名作和異化論，如雨後春筍似的發表。李連科在一九八二年「哲學研究」第五期的「近幾年國內關於人的本質異化問題的討論經過」如此說：

「粉碎『四人幫』以來，特別是近兩三年來，我國學術界關於『人』的問題的討論，又熱烈起來。到今年三月底，據一一五一種期刊和四十二種報紙的不完全統計，談『人』的問題的論文就有三百多篇。」

到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一日李又在「人民日報」發表「近年來關於馬克思主義和人性論的討論」有下面的報告：

「三年來，據國內二九四種報刊的統計，關於『人』的問題的文章，有四二四篇。其中有一部份文章專門探究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人道主義的關係；爭論的問題，主要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

對「手稿」如此熱心研討（內分贊成與反對兩派，詳後），使人回憶五十年代「人性論」的慘劇。一九五七年一月號「新港」發表巴人（「左聯」時代中共文學家，建立政權後第一任駐印尼大使王任叔）的「論人情」。接著有徐懋庸（同年六月七日上海「文匯報」）的「過了時的紀念」、王淑明（同年「新港」七月號）的「論人性與人情」

馮雪峰、何其芳等發表與文藝和人性關係的論文。他們有這共同的意見：「人性」或「人情」是人和人之間共同相通的東西。巴人說：「飲食、男女，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鳥語，這是人所共同喜愛的。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這是普通人的共同希望。如果這社會有人阻止或妨礙這些普通人的要求、喜愛和希望，那就會有人起來反抗和鬥爭。這些要求、喜愛和希望，可說是出乎人類本性的。」徐懋庸補充地說，人類存在著「共同的一般人性」即勞動、親子之愛和兩性之愛以及樂生惡死等等。在階級社會裏，除了少數被階級弄得滅絕了人性的剝削者以外，一般的人們都是追求自己的勞動、誠摯的愛、健康的生活。

這是否說他們不注重階級性呢？不。巴人和徐懋庸還指出：在階級社會裏，一般人性被階級性排擠到人性的次要地位，而且往往因階級性而變質，特別是在階級鬥爭劇烈的時候，一般人性以一種曲折的形式存在着、表現着。階級性是人類本性的「自我異化」，並不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它只是人在階級社會裏的一種特性，不是人性的全部，更不能代替「人類本性」。而階級鬥爭之後，人類還要「回復本性」，並使之日趨于豐富和完善。就文學而言，巴人認為：偉大的文學作品，總是具有充分的人道主義或「人性」的作品。它大多是鼓勵人要從階級束縛中解放出來，或悲憤大多數人民過着非人的生活，或反對社會的不合理性、束縛人的才能智慧的發展，或希望有合理的人的生活，足

以發揮人的本性。鑑于左聯文學家的作用，他有這論斷：這種作品一送到階級社會裏，或就為搗亂階級社會秩序的武器。可是巴人對五十年代的文藝認為由于機械地理解文藝上的階級理論的原型而缺少「人情」和「出于人類本性」的「人道主義」。

上面的意見，儘管用馬克思的術語，但與毛澤東的意見不同。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如此說：當然有人性。「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裏就是只有帶着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所謂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因此在他們眼中，無產階級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現在延安有些人們所主張的作爲所謂文藝理論基礎的『人性論』，就是這樣講，這是完全錯誤的。」

延安時代被斷定爲錯誤的觀點，到一九五七年還敢違反地提出來，所以當一九六〇年「批判修正主義」浪潮掀起時，他們都被冠上「人性論」的罪名，作爲反面材料受嚴厲的打擊，內中被迫害的巴人在鄉村發瘋而死！

在批評巴人們「人性論」中，筆者要舉後日「異化論」論戰大將蔡儀。他在一九六〇年「文學評論」第四期「人性論批判」上說，儘管工人農民都「要求」飲食、男女，都「希望」生存、溫飽和發展，可是怎樣得到飲食，工、農、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資本

家不盡一致。農民覺得芹菜很好吃，而「鄉豪」嘗一次就不會舒服。至于有關「男女」婚姻、家庭要求，同人的實際物質生活的關係更爲密切，也隨着人的實際物質生活而顯然大爲不同，他有這結論：人都要「生存」、「發展」，但是有人要發展社會主義，有人要發展資本主義，怎麼能共同呢？因此，在階級社會裏，根本就沒有抽象的「共通人性」，只有具體的、現實的、從屬於某一特定階級而又受一定歷史條件限制的「人性」，即使到共產主義社會，人性的發展也是難于「共同相通」的。對於「異化」，他認爲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會消失，那時人的個性與社會發展又將一致。也就是「以自覺方式並具備已有發展的全部豐富性而對自己的完全復歸。」如說無產階級爲共產主義而鬥爭就是恢復那種抽象的「人類本性」，那觀點是對無產階級革命和對共產主義社會的歪曲。後面這段話，是補充毛澤東所未說的，在延安時何思敬可能還沒有對毛說「異化論」。

一九六四年前後批評文藝作品的功過得失時，又牽涉到人性問題。到文革階段，人性問題被斥爲「一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理論基礎」，所有主張人性論的人，精神和肉體都受摧殘！這是該有的事，在以暴動起家的毛澤東腦中，只有張獻忠的七殺，決不許有「人性」！

（本文轉載自青年戰士報

七十二年七月二十一至二十三，待續）

# 日據下

## 台灣史年表

● 葉榮鐘 編  
● 李南衡 編註

一些說明：去年（一九八二年）七月出版的「暖流」雜誌紀念葉榮鐘先生專輯中，我曾寫了一篇「葉榮鐘先生不原諒我」，回憶一下認識葉先生的經過，最後提及葉夫人及其二公子蔚南兄託付我整理的葉先生未竟遺作：「日據下台灣史年表」——這是葉先生退休之後，日夜不休趕寫的。

在那篇文章中，我曾這樣寫道：「……我竟不自量力答應下來，提着十幾斤的原稿，却像千斤的重擔壓在我的肩上。時間很快地過了三年，葉先生的遺作我却僅僅整理了一半而已……我必得立下決心，早一點把葉先生的遺稿整理編輯成書，否則，葉先生不原諒我。」

一年又過去了，雜事纏身，依然未完成校註工作。這次不原諒我的可不僅僅是葉先生了。七月二十二日夜晚，葉先生的二公子蔚南兄來電話，話中頗多指責，直逼問我何時才能完成？理屈的我當然沒有什麼話好說。掛了電話馬上找「夏潮」總編輯商量，可否先分期刊載已整理好的部分，感謝蘇小姐答應撥出這塊寶貴的版面，且充當日後催逼我不停整理的人。或許這樣未整理好的部分，拼了命也會整理出來吧？

葉先生編這份年表的一大特色，是他把這段時期的世界史、日本史、中國史和台灣史並排在一起，因為許多史事牽連極廣，互有影響，非這樣編排無法通盤瞭解。

葉先生本意可能要以這份年表做為「台灣民族運動史」（自立晚報叢書，著者列名蔡培火、林柏壽、陳達源、吳三連、葉榮鐘，實際執筆的是葉先生。）的補充材料，我却認為這份年表可以單獨存在，因此大膽擅自加上了許多材料。為了保存葉先生遺作的風貌，特地将葉先生的原稿以宋體排出；我加上的文字以楷體排出，以為識別。其中如有葉先生之筆誤而我未校出者，那是我的疏忽；我加上去的文字如有謬誤，過失責任在我。

在校註這份年表時，承蒙楊碧川兄提供許多寶貴的資料和意見，藉此深致謝意。

清光緒 21 年 (乙未), 日明治 28 年, 西元 1895 年										紀元	
5. 25.	5. 15.	5. 10.	5. 8.	4. 26.	4. 22.	4. 20.	4. 19.	4. 17.	3. 23.	日期	史 台 灣 事
<p>日軍混成一個旅團登陸澎湖列島, 26 日佔領。 (一說 25 日, 總兵周振邦遁台灣。)</p> <p>日清媾和條約簽署, 其第五款規定本約批准互換之後, 限二年之內, 日本准清國讓與地方人民, 願遷居於外者, 任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 尚未遷徙者, 酌宜視為日本臣民。</p> <p>台灣紳民留巡撫唐景崧守台北罷市, 紳民請英領事設法, 擬以該地歸英保護。</p> <p>台北兵變 (撫署親兵李文奎為亂)</p> <p>英軍艦到淡水。</p> <p>日清媾和條約批准書於芝罘交換, 台灣及澎湖島歸日本領有。(清方代表李經方, 日方代表伊東已代治)</p> <p>日本任命海軍大將子爵樺山資紀為台灣總督。6. 2 樺山與清朝所派全權李經方在基隆港外交割台灣與澎湖島。</p> <p>台灣紳民開割台之耗謀獨立, 電奏清廷以阻割地之議, 有桑梓之地義與存亡之語。台灣島民獨立, 成立台灣民</p>											
4. 1	3. 30.	3. 27.	3. 24.	3. 20.	3. 15.	3. 8.	3. 6.	3. 4.	2. 19.	日期	史 日 本 事
<p>日艦隊攻擊威海衛 (2. 12 占領)。</p> <p>日清兩國全權, 於廣島縣廳舉開會議。</p> <p>日本全權 (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陸奧宗光) 以清國全權張蔭桓、邵友濂所持之委任狀有瑕疵為理由拒絕交涉。</p> <p>清國任命李鴻章為全權代表, 經由美國公使通告。(此條應為 2. 13. 日)</p> <p>日第二軍佔牛莊。</p> <p>日第二軍佔營口。</p> <p>德國公使提出德國政府關於講和條件倘日本要求割讓土地恐惹起干涉之警告於陸奧外相。</p> <p>征伐台灣混成艦隊由佐世保出發。</p> <p>伊藤、陸奧兩全權在下關春帆樓與李鴻章舉開第一次會議。</p> <p>李鴻章於第三次講和會議之歸途被小山六之助狙擊負傷因李全權負傷, 勅許無條件停戰。</p> <p>中日停戰條約簽定, 停戰 21 日。</p> <p>伊藤提出和議條件: 朝鮮自</p>											
4. 22.	4. 17.	4. 14.	4. 4.	3. 16.	2. 28.	2. 21.	2. 14.	2. 12.	2. 6.	日期	史 中 國 事
<p>日軍在山東成山榮成灣登岸, 陷榮成。</p> <p>英教士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在南京見張之洞, 勸變法。</p> <p>「定遠」鐵甲艦在威海衛被日雷艇炸沉。</p> <p>「定遠」、「威遠」、「寶筏」三艦在威海衛被日雷艇炸沉。</p> <p>提督丁汝昌、總兵張文宣自盡, 北洋艦隊覆滅。</p> <p>威海衛海軍與日本艦隊司令伊東議投降條約十一款。</p> <p>孫中山先生改組興中會合併輔仁文社, 倡導樹立合眾政府。</p> <p>張之洞電請以台灣作保, 向英借款, 以杜日本要求。</p> <p>孫中山先生之興中會在香港計劃攻擊廣州, 以青天白日旗為革命軍之軍旗。</p> <p>翁同龢力陳台灣不可棄。電諭李鴻章, 如條件無可商議, 即可定約。</p> <p>清國與日本簽署馬關媾和條約。</p> <p>翁同龢力陳台灣批准宜緩, 李鴻章奏請早日批准。</p>											
10.	10. 8.	8. 23.	7. 6.	7. 6.	6.	4. 16.	4. 8.	1. 30.	1. 20.	日期	史 世 界 事
<p>俄國決定增強極東艦隊及為保障朝鮮獨立與英法協力。朝鮮處死東學黨教主全琫準 (1854~)。</p> <p>俄國向英德提議共同干涉割讓遼東半島與日本事 (英國拒絕, 德國接受)。</p> <p>古巴詩人獨立運動領袖馬蒂 (Jose Marti 1853~) 為建立共和政府反抗西班牙統治, 組古巴革命黨, 登陸戰死。</p> <p>俄國御前會議決定對日干涉, 德威廉二世致書俄尼古拉二世支持俄國之極東政策。</p> <p>朝鮮宣佈為獨立國。</p> <p>法俄供與清國 4 億法郎之借款。</p> <p>朝鮮閔妃勾結俄公使實行政變驅逐親日派, 登用親俄派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 (東京) 英國拒絕加入三國政府「建議」日本放棄遼東半島。</p> <p>朝鮮政變, 朝鮮大院君李熙應得日使三浦梧棲的幫助, 引兵戡閔妃。</p> <p>土耳其人虐殺亞美尼亞人, 列國抗議。</p>											



清光緒 21 年至 22 年，日明治 28 年至 29 年，西元 1895 ~ 1896 年

6. 22.	6. 17.	6. 14.	6. 7.	6. 6.	6. 6.	6. 2.	5. 29.
主國發表宣言。 唐景崧為總統，劉永福為民主將軍，丘逢甲為義勇統領，陳季同為外務大臣，俞明震為內務大臣，李東瑞為軍務大臣，林維源為議院議長（林未就，明日走廈門。） 日本軍（近衛師團）登陸台灣北部澳底。 李經方與日本台灣總督華山紀會於基隆口外，簽訂台灣交接文據。 唐景崧乘德船 Arthur 號自滬尾（淡水）逃上。 鹿港人辜顯榮偕洋人至永返脚（汐止），引日軍入台北。 日本軍佔領台北。 日本內閣公佈台灣事務局官制，6.18.任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為台灣事務局總裁。 台灣總督府舉行始政式（典禮），以後每年此日定為始政紀念日。 近衛師團佔領新竹城。丘逢甲、林朝棟先後內渡，義民軍抗日激烈，圍日軍於大科坎（桃園大溪），反攻新竹，不克。義軍領袖姜紹祖死。	主，割遼東、台灣、澎湖、賠款三萬萬兩，限三日答覆。 公佈（占領地總督部條例） 李鴻章提出和議條款全部修正案。伊藤提出和議條款最後修正案，限三日答覆。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第五次會談，承認日本條件。 日清媾和條約簽約「下關條約」（承認朝鮮獨立、割讓遼東半島、台灣、澎湖列島，賠償金二億兩，締結與歐美同等之通商條約，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通商港口，日本臣民在中國通商口岸，得自由從事各種製造工業。威海衛之保障佔領等）。 德法俄三國公使各訪外務次官林董（陸奧外相臥病）提出勸告將遼東半返還清國之覺書（備忘錄）。（所謂「三國干涉」）。 日本決定對三國讓步，對中國則一步不讓。 英外相通告加藤駐英公使謂關於三國干涉愛莫能助。	4. 29.	4. 25.	4. 23.	4. 17.	4. 15.	4. 9.
7.	6. 3.	5. 12.	5. 11.	5. 4.	5. 3.	5. 2.	5. 1.
張之洞電請廢約。 福世德晤總署大臣翁同龢、榮祿、張蔭桓等，勸練兵，改西法、造鐵路、理賦稅如實力變更，十年可致富強，若因仍不改，則不可問。 康有為等十八省舉人一八〇〇人公車上書（請求拒和、遷都、變法）。 批准中日和約，帝與翁同龢相顧揮淚。王之春自巴黎電張之洞，已商法外部保台灣。 伊藤博文電李鴻章，換約期五月八日決不能緩。 唐景崧電，法欲保台灣，先立一約為據。電諭王之春、龔照瑗速與法務部密商。 法使施阿蘭告總署大臣奕劻等，對台灣不便干預，謝絕保護之請，請召王之春回國。 唐景崧電請與德國商保台。 康有為上書請變法。 法俄供與清國四億法郎之共同借款。 康有為創刊「中紀聞」宣傳變法。八月在北京成立「	4. 30.	4. 25.	4. 30.	4. 25.	4. 30.	4. 25.	4. 30.
3.	2. 11.	1. 15.	1. 3.	1. 3.	1. 3.	1. 3.	1. 3.
美人摩爾斯獲得朝鮮京仁（漢城一仁川）鐵路敷設權。四月俄人獲得咸鏡北道慶源	列寧與馬爾托夫在聖彼得堡組「工人階級鬥爭協會」被捕。 倫琴（Røntgen）發明 X 光。 黎明（Gustave Le Bon）著『群眾心理學』（Psychologie des foules）。 恩格斯歿（Engels 1825 ~ ）。 波蘭顯克微支 Sienkiewicz（1846 ~ 1916）著『汝往何處去？』（Quo Vadis） 克魯格電報事件，德皇拍電祝賀克魯格總統，支持南非波爾人反抗英國統治成功，一時英德關係惡化。 英法簽署關於暹羅（泰國）之協定。英國承認法暹九三年之條約，兩個同意尊重暹羅之獨立與領土之保全。 俄公使遷移朝鮮國王與世子於使館（俄館播遷）翌年 4. 2. 遷回宮廷。	12	12	12	12	12	12

清光緒21年至22年，日明治28年至29年，西元1895 ~ 1896年		紀元										
9.	9.	8. 28.	8. 26.	8. 15.	8. 8.	7. 16.	日期	史	台 灣			
<p>，至此相持兩月。 開設國語（日語）傳習所於台北士林芝山岩，集士林街士紳子弟補習日語是為日人教育台人之嚆矢。 台北本島士紳為保護良民起見成立保良局。 （其實是日本佔領軍為清查反抗義民，才設保良局，任辜榮顯為局長，一九〇三年六月十八日撤廢該局。） 日軍陷苗栗，義勇吳湯興、徐驥、吳彭年退彰化、大甲。日軍入彰化攻八卦山，為日近衛師團入台未有之激戰。近衛師團佔領彰化城。 日軍援兵入台北，編成南進隊，任高島為司令官。十月六日由海路，八日抵澎湖。日本政府公佈台灣人民退出之規定。（註） 註：根據馬關條約第五款，規定台民之國籍謂：「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限二年之內，日本准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視為日本臣民。」</p>												
11. 8.	10. 18.	10. 17.	10. 8.	9. 11.	8. 6.	5. 18.	5. 10.	5. 5.	5. 4.	日期	史	日 本
<p>俄外相通告駐俄公使西德二郎對日本佔有旅順表示不滿。閣議決定全面的放棄遼東半島。 通告德、法、俄三國公使。任命海軍大將樺山資記為台灣總督。 伊藤電李鴻章謂台灣變亂之事，勿庸兩國會議。 陸軍省制定台灣總督府條例（實施軍政）。 三菱合資會社設立銀行部。住友銀行設立。 京城事變日本駐韓公使指使漢城之日本浪人及軍隊侵入韓國宮廷殘殺閔妃，擁立大院君實行暴力政變。 因閔妃暗殺事件召還三浦梧棲公使，改任小村壽太郎為駐韓公使。 駐澳城內由田領事命令岡本柳之助等日本人二十七人退出韓國。 簽署遼東半島交還條約及附屬議定書（清國補償日本三千萬兩）。 ★豐田佐吉發明自動織機。</p>												
2. 26.	1. 21.	1. 12.	12. 10.	12. 8.	11. 7.	10. 3.	8.	日期	史	中 國		
<p>強學會」（翌年被清廷禁止）。 命翁同龢、李鴻章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廣東韶州會黨梁堂被捕殺。粵省會黨紛起，自五月以來，被捕殺者二百餘人。總督譚鍾麟自謂「以殺人為事」。 興中會幹部陸皓東等在廣州殉難。孫中山第一次革命失敗。興中會廣州起義，發表英文對外宣言。 命溫處道，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 露清銀行成立。（露即露西亞，俄國）。 孫中山設興中會分會於日本橫濱。 此年中澳陽煉鐵廠成立。張之洞創自強新軍。 康有為等之「強學報」在上海刊行。 御使楊崇伊奏請封禁強學會，翁同龢於此舉深為不滿。張之洞奏於江南創設儲才學堂，分立交涉、農政、工藝、商務四門，與原有之同文館合併。</p>												
8. 26.	7.	5. 23.	4. 6.	3. 1.	日期	史	世 界					
<p>鐘城鑛山採掘權，摩爾斯獲得平安北道雲山金鑛採掘權。 阿都亞戰爭（Adua）衣索比亞人擊敗意大利軍隊。意承認衣國獨立。 近代奧林匹克第一次大會在雅典舉開（4. 6. - 4. 15. 十三國選手二八五人參加）。 英法共同供與清國一六〇〇萬鎊之借款。 法人獲得朝鮮京義（漢城—新義州）鐵路敷設權，9. 月俄人獲得茂山鴨綠江鬱陵島木材採伐權，九七年三月德人獲得江原道堂峴金鑛採掘權。 菲律賓要求獨立，武裝暴動。 12. 30. 獨立運動領袖尼薩（Pinol）被處刑。 亞美尼亞革命份子攻擊鄂大曼銀行（君士坦丁堡），引起土耳其人大屠殺亞美尼亞人、英、俄抗議。</p>												

# 巴札洛夫的虛無主義

徐曙

最近，台大學生在國立藝術館公演屠格涅夫的「父與子」，曾引起文化界的一陣震盪，開明派人士紛紛讚揚這是「藝術與思想結合的具體表現」，認為優秀的文學作品透過舞台形式的展出，更容易令人為之心靈悸動。保守派人士却引以為憂，惟恐劇中主角巴札洛夫那種辛辣而粗獷的虛無主義氣質，會感染時下那些不滿情緒正在高漲的大學生或智識份子，蔚成反抗傳統，反抗權威的「逆流」，嚴重影響整個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的「安全」。

但不管如何，屠格涅夫的「父與子」，是以探討俄羅斯虛無主義為基調的思想性小說，它不只屬於俄羅斯的、更是世界文學史上的名著，值得我們對它作進一層的瞭解和研究。

## 「四〇年代的人物」：

### 徘徊在改革運動的

#### 十字路口

「父與子」發表於一八六二年，當時的俄羅斯社會正處於農奴解放、新時代來臨的

轉型期。小說的內容則以十九世紀中葉智識階級改革運動的過程，所發生的上下代、新舊觀念衝突為背景。換句話說，它是在反映四〇年代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地主貴族，與六〇年代受西歐唯物實證科學洗禮的新興智識份子之間的思想矛盾。

在該書裏，四〇年代的人物以帕威爾和尼古拉為代表，他們是屬於「父輩」的老一代。帕威爾是一個崇拜英國的自由主義貴族典型，從來不讀俄文書報，桌子上却擺著一個銀色煙灰碟子，狀似俄羅斯農人穿的鞋子；他曾在國外飄泊四年，過著一種自我放逐的生活，後來回到祖國土地上，全部生活大都按照英國方式來安排，平時很少和自己的同胞往來，偶爾會在地方的貴族選舉大會上用一些自由主義的言論來揶揄或恐嚇那些封建的舊式地主，但對新一代主張改革的智識份子却保持「距離」，不屑與之接近。

尼古拉則是一位純樸、和善，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地主，喜歡音樂、詩歌、幻想和大自然，但經常會無緣無故的自艾自憐、流露出抑鬱、傷感的眼淚；他是一位農業經營家，曾扶助農民建立起農場，也被選為地方

推行新政的調解人，然而，一方面因為自己身上還存留著「貴族的遺痕」，使得他萬分苦惱；另一方面則認為自己的知識落後，為了能趕上現代水準而操心煩悶。他是個懂得自我反省，感情豐富的人，可是缺乏實踐能力，充滿無力感。

這些所謂「四〇年代的人物」，大多屬於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空想人物，他們受過黑格爾唯心浪漫哲學的影響，喜好藝術、美學，具有高雅的人生觀，講求尊嚴的社交儀式，不斷致力於調和內在，外在的生活，也懂得作好事和一些自由主義的理論，比較起早期農奴經濟的剝削者、殘暴跋扈的舊式地主貴族，他們是「人道主義」多了。但他們只可說是「開明」而已，却不足以說是「進步」，畢竟他們對自己的階級權利一點也不放棄，因此也略為尊重別人（農民）的權利；他們嘴裏所說的自由，是由貴族階級賜與，也由貴族階級來維持的，並不是真正民主主義底下的全面自由。所以，一面臨時代的大變遷，他們並不能扮演起「積極性的作用，只能徬徨在改革運動的十字路口」。

## 「六〇年代的人物」： 反叛傳統、反抗權威的 虛無主義者

至於六〇年代的人物，以阿卡狄和巴札

地主貴族帕威爾與虛無主義者巴札洛夫，有強烈的思想衝突。



洛夫為代表，他們是屬於「子輩」的新世代。阿卡狄畢業於彼得堡大學，幾乎成為同學巴札洛夫的「小跟班」，他原先認為俄羅斯農民生活痛苦，智識份子沒有權利只滿足個人的利己心，改革是絕對必需的，目前祖國人民應該來個「大掃除」。但是，囿於貴族階級的侷限性，他始終表現得一如他的父親尼古拉的「溫馴」、「心腸軟弱」，甚至在拜倒在凱吉亞小姐「美麗的小腳」旁，就不再往從前追求理想的地方去追求理想了。後來，阿卡狄成為一位極其熱心的農場主，經濟收入不錯，註定了要跟隨自己父親的足跡，走向歷史的灰燼裏去。

然而，真正代表新一代「改革」力量的，則以巴札洛夫為典型。巴札洛夫以虛無主義者崛起於當時的俄羅斯，具有相當普遍的社會性和歷史意義。虛無主義者（*Ничейство*）這個字，是從拉丁語 *Nullus*，即「無」字衍生而來的，它是指一個人對什麼都不承認。巴札洛夫對什麼人都不承認，不相信任何未能獲得具體證明的原理，不管這個原理受到別人怎樣的重視。他否認藝術、美學的價值，反對感傷主義、浪漫主義、理想主義、神秘主義，只有承認理性、邏輯和實用性所界限的事物。他認為「一雙鞋子的重要性的勝過莎士比亞」，「普希金的詩是懶人因無聊打發時間的產物」，「一個化學家比二十個詩人還有用」，「自然不過是一座工廠，我們人便是這工廠的工人」；對於奧汀佐夫人出色的身體，他却說：「正好可以陳列在解剖室裏的試驗桌上！」

巴札洛夫醫科出身，是一個無神論者，高唱唯物主義，他只信仰科學，矢志要改造現實人生，對於一切不合理的社會秩序和制度一概加以反抗。譬如他在反駁帕威爾「貴族制度是一種原理」的論調時，憤怒的宣稱：「貴族制度、自由主義、進步、原理，對俄羅斯人來說，都是一堆沒有用的字眼！」「目前最有利的事，就是否定！」他同時也提出為什麼要「否定」的理論基礎，他說：「對我們的社會弊病只空發議論，是毫無用處的，我們整天忙著幹一些無聊的事情，我們白費時間談著藝術、無意識的創造性啦，議會制度啦，陪審制度啦！……可是事實上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我們怎樣得到麵包？」麵包是生存的物資，十九世紀中葉的俄羅斯，地主貴族因坐收農民的勞動成果，物質條件不虞匱乏，可以高談闊論藝術、議會制度、陪審制度，但是苦難的勞農大眾，是被剝削的階級，他們最需要的正是「麵包」以果腹。

另外，他對改造社會也提出了強烈的呼籲，他說：「道德上的病症，是從壞的教育來的，是從人們自小就被填塞在腦子裏的種種胡說來的，從不健全的社會情形來的，一句話說完，改造社會，病症就不會有了！」這是對道德、教育、社會制度、家庭權威的一種「總反抗」。尤其對貴族階級的「偽善」，他更痛恨入骨，他說：「你們（貴族）可以不再鞭打侍僕為偉人自居，好像這樣使已臻至完人的頂尖似的，但是，我們只求去鬥爭，去攻擊！」後來，巴札洛夫在與帕威

爾的決鬥中，槍傷了對方，即意味著硬挺的新生代勢必取代衰退的老一代，躋身當時俄羅斯的歷史舞台上。

## 巴札洛夫的「造反」， 不是沒有道理的！

巴札洛夫就是這樣一個誠摯、正直、敢戰鬥的「虛無主義者」，他的虛無與時下一般頹廢青年墮落的迷失行爲大異其趣。巴札洛夫所要破壞的，是以舊有的秩序、制度、封建的傳統思想和道德觀念爲對象。他的「造反」不是沒有道理的，他有某種堅強的、新的信念，企圖以這個新信念去替換原有的舊信念，因而除了必要的事實證明以外，任何憐憫、尊敬、愛和友誼都不能動搖或改變他的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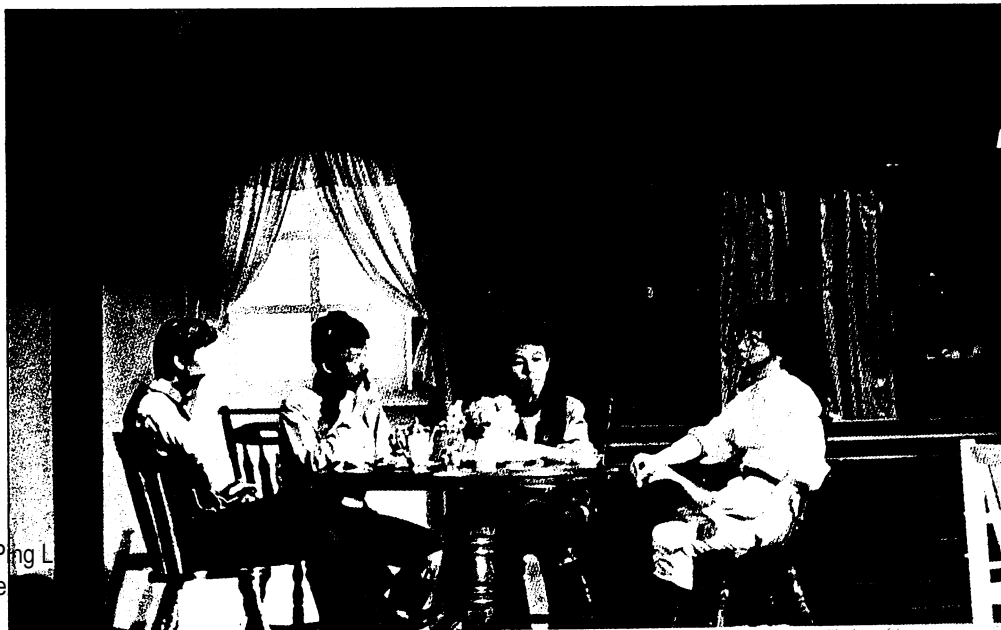
考量俄羅斯當時歷史的發展，巴札洛夫之所以具有這種否定週遭一切的信念，是有其客觀環境的需要，並非他的主觀意識作祟，胡亂幻想一通。一八六一年農奴制度雖然已經廢除了，但是農奴制度實施二百五十多年之間，所養成的一連串封建社會的惡習俗，如家庭的奴隸教育、對個人人格的蔑視、父權的壓迫、子女虛偽的服從等卑劣的文化質素，却依然存在；加上當時沙皇政府的專制統治之下，法律無法「解決」這些事情，新一代以剷除「惡根」爲職志的改革運動，遂因應而生。屠格涅夫筆下的巴札洛夫的形象，正好標誌著上下代、新舊思想矛盾的一場慘烈的爭鬥。

## 「我還要打倒那麼多東西， 我不情願死！」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屠格涅夫在「父與子」一書，却把巴札洛夫描寫成「壯志未酬」、早夭的悲劇性人物。巴札洛夫爲了替因傷寒病死亡的農民作屍體解剖，意外感染細菌而死去。他像一位孤獨的戰士倒了，他的命運只有到墳墓裏去。臨死前，他一直抱怨說：「這是一個多麼可厭的景象：一隻蟲豸給壓得半死了，可是還在蠕動。……我還要打倒那麼多東西，我不情願死。我爲什麼要死呢？我還得解決一些問題，我是一個巨人：」「俄羅斯需要我：……不，顯然，我是不需要的。那麼誰又是俄羅斯需要的呢？鞋匠是需要的，裁縫師是需要的，屠戶：給我們肉吃……」可見，巴札洛夫的時代任務尚未完成，他要打倒的東西還很多，那爲什麼他會被描寫成失敗的英雄？

針對巴札洛夫的早死，一些急進主義左派人士猛烈提出指控，說屠格涅夫對未來俄羅斯的改革前途缺乏信仰，竟讓巴札洛夫這樣一位勇敢的鬥士死在祖國黑暗和愚囊的時代中。照道理說，虛無主義者的出現，是革命來臨的信號，因爲只有敢拋棄傳統的人，才能沒有歷史包袱地走向革命的大道去。可是，巴札洛夫終其一生，只停留在言論的反叛，並沒有來得及展開實際的改革行動，就某個角度而言，他仍舊是個孤獨的「無用人」！

屠格涅夫之所以這樣處理巴札洛夫的結



「一個好的化學家比二十個詩人還有用。」  
——巴札洛夫（右一）

局，並不是錯誤的。一八六〇年代正逢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大力推行「開明專制」政策，如採行陪審制、實施地方自治、舉行選舉，改善兵士待遇，放寬書籍管制，以徹底廢除「沙皇尼古拉惡政」，站在這樣一個歷史轉折點上，革命英雄的出現是不合時宜的。

## 巴札洛夫的早夭，表示 智識階級為人民服務、 犧牲的決心！

評論家沃洛夫斯基（一八七一—一九三二）分析得好，「巴札洛夫只是俄國非貴族出生的智識份子發展過程中一個初期的過渡階段，在歷經一個短暫的純巴札洛夫模式之後，新興智識份子不得不進化了！」所以，巴札洛夫在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裏，雖有渾厚的發展潛力和遠景，却是個未成熟的新興智識份子。

巴札洛夫的早夭，對他本身而言，或許不會具有任何意義，但是在俄羅斯智識階級與老百姓長期隔閡和對峙的狀態下，却顯示了新興智識份子已跳逾出自己的階級框框，表現了為人民服務、犧牲的決心！這種決心，正是七〇年代廣大智識份子「到民間去」運動，以及後來無政府主義和布爾雪維克勞農革命的力量泉源之一。

除這個看法外，我們也注意到另一個不同意見的推論。有人認為屠格涅夫本身可能具有地主貴族的階級性格，以致於對新生代挑戰舊社會的改革力量感到懷疑，同時因為不能預見在地主貴族式微後，誰將是未來俄羅斯的救世主，只好讓巴札洛夫「生得不合時代」、「死得孤獨淒涼」。但不管這個推論是否屬實，屠格涅夫能充份刻畫出巴札洛夫這個不成熟的形象，以反映俄羅斯當時的歷史現實，也堪稱為嗅覺靈敏，偉大的寫實主義作家了。

## 沙皇的血腥政策，迫使 虛無主義變為恐怖主義

基本上，巴札洛夫是屬於「良心不安」型的智識份子，他是十九世紀中葉對抗沙皇專制政府及傳統貴族主義偽善的象徵。他的虛無主義，與後來所謂的「恐怖主義」有很大的差異。前者只接受科學真理，相信科學事實可以消滅無知，而無知正是罪惡的淵藪，這些罪惡又包括政治上的專制、經濟上的剝削、封建思想教育和父權主義的家庭制度等。後者却是以憤怒、暴力和毀滅為主要信仰，企圖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採取一種政治鬥爭的特殊狀態。

但是，保守的沙皇政府却不能容忍所謂「虛無主義者」的存在，專以有色的眼光來看待有「贖罪感」的新興智識份子，繼而不分青紅皂白濫加逮捕；這些新興智識份子只有呼籲下層人民群眾起反抗沙皇的鎮壓行動。部份虛無主義者遂一個個聯繫在一起，甚至集體加入地下革命團體，以「全面流血、人民復仇」的口號誓與沙皇政府抗爭到底。於是，一場無情的鐵血鬥爭終於展開了序幕，並且為一九一七年布爾雪維克革命奠定了基礎。所以，如果說虛無主義者與恐怖主義者有什麼關連，也是沙皇的血腥政策所強迫促成的「不得已」的合作。

## 替巴札洛夫在台灣登場， 作歷史性的詮釋和紀念

哲學思想家貝查耶夫在他的「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本質」一書，曾對虛無主義作了很高的評價。他說：「虛無主義是俄國默示的背面。它是反抗歷史的不公道的革命，又是反對假文明的革命。它要求歷史應當結束，開始歷史之外的新生活。虛無主義者要求坦白，希望除去人自己的所有文化陷阱，取消全部歷史的傳統，准許自然人享有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束縛。虛無主義，表現於唯物論中，任何更精製的哲學（指唯心哲學），都被宣佈為一種罪惡。」又說：「當虛無主義影響到他們（指智識份子）時，他們就準備犧牲自己，願受勞苦的刑罰，甘願上絞首架。他們是為將來而鬥爭，但他們本身却無任何的私望——不管是對現世的生活，或是對他們所否認的永生。」由此可見，虛無主義是一種知識力量的解放運動，更是一種利他主義、合理的「反叛」，並非盲目的否定、為破壞而破壞。

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再來探討屠格涅夫筆下的巴札洛夫，就不致於產生誤解或偏見了。所以，對於台大學生能公演「父與子」這件事，我們必須給予相當的肯定，同時，我們也深切期待，在未來的歷史發展上，集體的（不是孤立的）利他主義的智識份子，能早日超越虛無主義的侷限性，進一步跳脫出自己階級的障礙，替人民大眾作更徹底、更全面性的服務。本文的寫作，希望能替巴札洛夫在台灣登場，作一歷史性的詮釋和紀念。



# 「父與子」的啓示

七月十二、三日，台大外文系的學生在國立台灣藝術館演出屠格涅夫的名著「父與子」，連續兩夜皆告爆滿。該劇於三月間在台大學生活動中心演出時，也曾得到同樣熱烈的反應，據云觀眾多達二千人，打破了歷年校園戲劇演出的記錄。

據領導該劇演出的台大外文系王文興教授，他之所以鼓勵學生演出「父與子」，是因為他認為「父與子」是「藝術與思想結合的具體表現」，但是我們認為學生觀眾對該劇熱烈的反響，應有超越藝術與思想範疇的意義，因此本刊特地在演出之後，訪問數位台大同學，討論「父與子」原著的意義，與該劇演出所帶給他的啓示。

◎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本刊編輯部



# 巴札洛夫的 俄羅斯本土 精神是值得 效法的

台大圖館系二 林少予

巴札洛夫應算是俄國知識份子 (Intelligentsia) 的典型人物，他和上一代——如帕威爾——皆是關心俄羅斯民族生存問題的。祇是巴札洛夫這一代從他們上一代的經驗中，意識到僅僅談論一些些烏托邦式的理想是沒有用的，而應該積極的從事實際的社會改革。一些貴族高高在上，衣冠楚楚的談論國計民生，實是一件可笑的事。

我覺得「父與子」它也顯示俄羅斯社會在一特定歷史階段中的景像。特別是處於西歐的政治理想（如理性、自由）影響之下，但尚未導引經政體制的徹底變革，在此種狀態之下，知識份子無可避免會產生心靈的失衡與苦悶。政治腐敗、經濟凋敝，而自己却連自己看到的景像一點改變的力量都沒有，於是才有巴札洛夫這麼一個虛無的聲音出來，也才有他對象徵上一代思想的帕威爾的對

立。

看這齣戲，你不能否認巴札洛夫能贏取大部份觀眾的同情。第一、在現代的時空裏，我們有時感知到雷同於巴札洛夫時代中的許多宿命似、無可改變的壓力，舉個例子來說：科學至上主義決定了我們的升學制度，我們家長對我們的態度，交友的選擇等，而這麼大的壓力是整個時代的潮流，不必說它帶來了知識的齊一化，人文精神的欠缺，社會角色的僵化（一個女工祇在裝配線上重複她重複過的工作）等等，至少它引起了人與人之間莫大的疏離。在我看來，這個壓力幾乎是個人能力所無法拒絕與排擠的，在我們文學院裡的學生幾乎連反抗的聲音和勇氣都沒有。在有著巴札洛夫似的反叛潛意識裏，他的反抗和死亡幾乎是現代青年某些敢特立獨行者之投影。第二、我們這一代多少也覺得上一代的束縛，尤其是我們的想法和作為，常受到他們錯誤的詮釋和價值判斷，或者以我們認為不公平的理念強加在我們身上，而社會規範也約束我們不能直接反抗他們。在這種苦悶之下，巴札洛夫的聲音多少也替了我們心中或多或少的抗議。第三、青年大部份都是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當我們看到社會上的不公和不義，總會有或多或少或多的批判和質疑。而巴札洛夫勇於向整個頹圯的制度宣戰，其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以及永遠與俄羅斯土地、人民結合的草根性，我想能博取大學生純潔的心靈認同絕非偶然。

巴札洛夫的死似乎反映了這一類典型知識份子的悲劇英雄下場。我覺得我們的知識

份子大可不必把巴札洛夫看成一個偶像。他有他的精神，但中國目前的經驗是不太可能產生出巴札洛夫的。我認為，當代知識份子該效法的是巴札洛夫的俄羅斯本土精神，虛無幾乎是一種無法成事的情緒，我們如果不預設我們的反叛有意義，那麼我們就不應反叛，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先批判自己的知識與經驗，再來批判社會。至於另外那些不讀書，現世主義化很強的大學生，他們至少該學些巴札洛夫式的眼光與勇氣。這些都很難，而且都必須從深刻的自我反省作起。

這個時代的處境幾乎比那時的俄羅斯時代還更有潛在的危機，一個核子彈就能解決十萬個巴札洛夫。在這種末世世紀情調中，知識份子所洞識的世界必定要深而且遠。要扭轉時代的趨向是太難了，但也不是沒有希望。雖然一個核子彈就能殺死十萬個巴札洛夫，但如果我們的世界有十萬個類似巴札洛夫勇氣的人，則我們有可能阻止一百個核彈的生產也不一定。

對巴札洛夫虛無思想，我認為一定要批判，不可作情緒性認同。



行動之前先  
 考量自身的  
 力量和信仰  
 文大企管系二 洪 貫

嚴格說來，屠格涅夫在「父與子」中創造的角色仍稍嫌簡化，讀者固然可以在這篇小說中看到當時俄國社會衝突中的許多典型角色，但對其角色構成的因素仍缺乏完整的瞭解。事實上，我覺得巴札洛夫虛無主義式的反抗精神，除了受其社會意識的影響之外，其人格塑造過程中的許多要素，像家庭生活、教育背景，在小說中均無明顯的脈絡可尋，我想，這個題材如果由杜斯妥也夫斯基來處理，當能提供更多心理學上的資料，滿足讀者這方面的需求。當然，這種比較，是沒什麼意義的。

巴札洛夫的困境，在於他無法調合其社會意識和浪漫情懷的衝突，由於他強烈的民粹精神，迫使他認為凡對於人民無益的便不被允許，以是他否決了他的愛情，他的矛盾源自他的「劃清界線」，然而他又無可避免的徘徊在界線邊緣，自苦自艾，引起我們無限的悲憐。這讓我想起屠格涅夫「處女地」中涅滋達諾夫和沙羅明兩個角色，在此，屠

格涅夫將「父與子」的要素延伸分割成兩個部份，涅滋達諾夫代表他政治上悲觀的一面，沙羅明則演化成一個理想的角色，穩重、



踏實、理智而成熟，他成功的協調、折衷、前進。這個角色的塑造，可能來自屠格涅夫創作巴札洛夫的經驗，他代表了「更為完美的巴札洛夫」，他在現實的層次上穩健地堅持他的理想，這也正是屠格涅夫對虛無主義最主要的批判。

巴札洛夫的角色功能，我想是從其他幾個角色側面烘托出來的。像阿卡狄這樣的時代青年，應是社會上最普遍的表徵，他有傳統的家庭背景，同時由於他的年輕，他能感到時代脈膊的跳動，他亦有勇氣接受新思潮的衝擊，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狂飈來臨之時，他亦是像許多時代青年一樣，精神上支持變革，卻無法在行動上投入。因為他意識到「狂飈」可能導致的恐怖和殘酷。致於帕威爾，則是巴札洛夫「反抗」的對象，藉由這個角色，屠格涅夫突出了巴札洛夫虛無主義式的反抗精神，有批判亦有同情。

如果你能理解巴札洛夫的困境，便能理解知識份子對社會改革的無力感，實由於在理想之外，我們無法調合現實加諸我們的種種衝擊，進而將理想落實在現實的層次。基本上，知識份子和社會大眾的階級屬性是有差別的，如果知識份子在心理上無法認同社會大眾的喜怒哀樂，在理智上無法瞭解社會大眾的習性，那麼採取什麼行動都是無益的，巴札洛夫的人道主義是值得讚賞的，但他無能平衡自身的情感，以致癱瘓了行動的力量，卻又令人惋惜！知識份子在採取任何社會行動之前，應考量自身的力量和信仰，關於這點，沙羅明提供了一個典範！

# 知識份子應

## 積極建構

### 光明面

台大外文系四

王友華

「父與子」的演出實際上以四個男角為主，這四個男角可以代表那時代中人的四種典型。以巴札洛夫來講，他等於就是對現實社會制度的一個全盤的推翻跟否定，但假如要建立一個新的東西，他可能有一些想法，但並不清楚，所以可以說是虛無主義的化身。另外就是巴札洛夫的追隨者——阿卡狄，他對傳統有一些依戀，但他同時又對新社會有一些憧憬，所以他等於是處在二個時代，二種意識形態之間掙扎。再就是阿卡狄的父親尼古拉，事實上尼古拉也認知到過去的可能終必要被淘汰，但他可能不知道被淘汰的原因何在？為什麼這套制度不好，為什麼他要被年青人推翻，他不清楚！但他已經抱著一種「認命默許」的態度，迎接著新時代的到來。另外一個極端的就是帕威爾，也就是尼古拉的哥哥，他可以說是對傳統完全固守，對整個新時代新社會年輕人思想的一個徹底反對。「父與子」成功的地方就是屠格涅夫在二個思潮中塑造了這四種人物，他們在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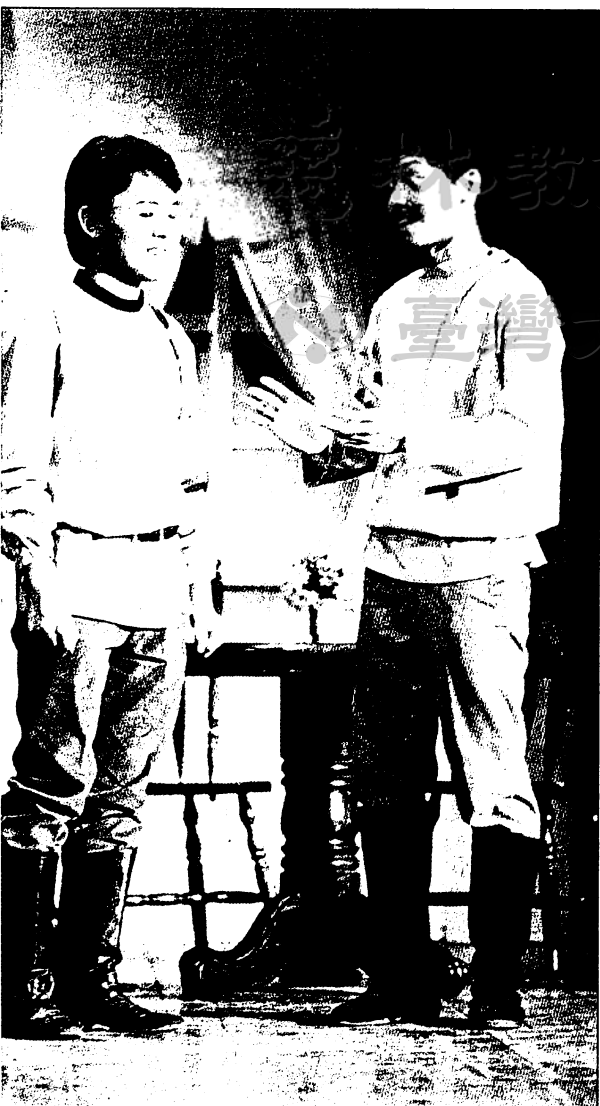
面掙扎，在裏面跳動。

我覺得虛無主義是即使是巴札洛夫也沒有能力去信奉的一個東西，因為他發現他無法打破一切，在他和奧汀佐夫夫人的戀情中，他無可避免地也會捲入情感的泥淖，而這也正是過去他所極力否認，蔑視與排斥的。雖然他極力避免受到一些東西的牽制，但是在這個世界上他沒有辦法活在真空裏。像在巴札洛夫臨終時的英雄式描寫，以及他死前的夢囈中「俄國需要我嗎？不，俄國不需要我，俄國需要屠夫，俄國需要裁縫師，不，俄國不需要我。」事實上，屠格涅夫對這樣一個結局以及巴札洛夫死的方式的安排，也已經暗含了他多少對虛無主義的多多少少的不認可。

巴札洛夫的角色事實上是二難的，像在劇中他的台辭：「我們的政治腐敗，我們的官吏貪污，我們沒有公平的審判！」然後帕威爾問他說：「哦！我知道你們是想改革。」

「但巴札洛夫却嘲諷那些高談民主議會的改革者浪費時間，在經濟破產的俄羅斯社會中，人民最需要的是麵包，而他們的政府却高談些和人民的痛苦沒有什麼關聯的事情。但巴札洛夫又能做什麼呢？他除了反抗這一切之外，他又能做些什麼呢？」

在我們的時代中，因為類似帕威爾的人會越來越少，我們也越來越不需要巴札洛夫了。一個知識份子不能祇看到黑暗的一面，而不積極地去架構一個光明面。巴札洛夫預設了一個「善」，但他找不到合理化它的方法。除此之外我們倒是可以肯定他人道主義的精神以及他做為時代先聲的意義。但重要的是除了反抗之外，還必須知道如何去做的，我對我們的時代遠沒有像當時俄羅斯社會那般悲觀，因為我知道我們的時代中除巴札洛夫之外還有其他的人，他們可以做許多巴札洛夫所不能做到的事情。



# 重要的是 反抗之後 積極的想法 和行動

台大政治系一 黃長玲

屠格涅夫在「父與子」中透過巴札洛夫這樣一個角色去對當時的時代作一個無言的抗議。事實上，屠格涅夫之所以選擇巴札洛夫這個角色多少包含了個人某些理想。

巴札洛夫之所以成爲一個虛無主義者就是他已經清楚的知道他要抗拒一些東西，至於以什麼方式去抗拒，他還是並不清楚的。

巴札洛夫要求的就是一個社會公義，對人性的基本尊重，他讓人感受到一個制度的不公平，制度帶給人的不幸。

但是巴札洛夫也祇知道過去跟未來的「非正確」；但對未來却仍是無助的。如果他對未來有定見的話，那他就不會在帕威爾問他：「你破壞一切後，你要怎麼辦」之時，說：「這不關我的事情，我們現在要作的，就是先把地面清除乾淨！」。破壞之後，他們甚至沒有能力，也不願意去思索，我覺得

巴札洛夫之作爲一個時代知識份子其最大意義在「覺醒」，他對周遭事物的強烈敏感，促使他成爲比較早覺醒的人。他祇能說是一個「過渡性知識份子」，有強烈的民粹精神，也同樣有雷同於俄國知識份子所共有的「強烈尋求自己出路的渴望，反省現實狀況的能力很強，但尚談不上批判，反抗和批判是不同的。

單有巴札洛夫式的反抗是不夠的，他的反抗是無力的，因爲他不知道反抗之後他接下來要怎麼辦。

「父與子」這齣劇文學意義也很大，也應該重視。就其社會意義來講，它展示了二

種思潮的衝突，二種不同的思索態度跟審視事情的方法。而其焦點就是集中在巴札洛夫一人身上。照現代社會的觀照來看，他是個人人嘆息的角色，部份憐憫、部份同情，而不是令人崇拜，不是令人可以爲他鼓掌的角色。

對於現代社會而言，我們該談的不是需要多少巴札洛夫的問題，而是需不需要的問題，我的答案是需。不僅是需，而更希望巴札洛夫的角色能不斷再向前跑，不侷限於反抗層面，單有覺醒本身是不夠的，更緊要的是反抗之後積極的想法和行動，去建構他心中的善。

## 腐敗的美國

(二冊)

Michael Harrington 合著  
Fred J. Cook  
卜如維 / 翻譯

定價：二五〇元

美國學者透露：  
美國墮落、靡爛與犯罪手  
法之內幕專書  
爲什麼美國  
金玉其表、敗絮其中？  
本書正是一把解剖刀，旨  
在手術與醫治美國的瘡疤  
，同時亦在使世人認清血  
淋淋的美國人！！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